

留东外史

(2)

留東外史第二集

成舍我評
不肖生著
王無爲批眉

第二十一章 異客他鄉招魂此日 情談綺語回首當年

羅福是有切已
關係才低頭嘆
息不然便是燒
城還說是一對
鬧劇那裏見得
可惜
胡莊道這樂町
的風景安可不
賞鑒火燒旁觀
人燒火笑熱心
世人心理大

話說姜清回家。天已大亮。劉越石張裕川等爭着問他替誰救火。姜清祇是含糊答應。胡莊望着他。微笑點頭。姜清不好意思。搭訕着尋羅福取笑。劉越石等也不理會。便將羅福穿衣的故事說給姜清聽。直個笑得姜清前仰後合。句中有眼可見取笑是假胡莊道。張全那厮不知逃往那兒去了。羅福生氣道。那樣沒良心的人理他呢。他祇知道有自己。他倒攔住他的朋友不許上樓。幫我胡莊道。你不必埋怨人家。他的朋友自然是來幫他救火。他有東西自然教他朋友大家搬。都在匆忙的時候。那裏顧得許多。你若是將那穿衣服的工夫來搬東西。這幾件不值錢的行李。早不知搬到那兒去了。何必求人家幹甚麼。羅福無言可說。祇低着頭嘆息自己的被包燒了。可惜。胡莊盥漱已畢。吩咐下女煮飯。拉着姜清道。我們找張全去。姜清道。你知道往那兒去找。胡莊道。救火的時候。我彷彿看見他的同鄉朱繼霖。在本鄉元町的衫音館。我們且去問他。必知端的。姜清點頭問道。你的意思。從那邊走好。胡莊道。自然走水道橋去。御茶水橋雖近。點冷清清地。有甚麼味。且猿樂町一帶的火景。安可不賞鑒。二人說着。一同下了駿河台町的阪。向神保町走來。見滿街的什物亂堆。兩邊的房舍都燒得七零八落。敗

我也招呼火
神快燒金城館
天下最不平事
莫若死了有真
心的人沒了心
如芳井奈何不
燒死讀至此吾
欲問天

椅。殘。椽。支。撐。於。廢。井。頽。垣。中。猶。時。時。裊。煙。出。火。還。有。無。數。的。消。防。隊。執。着。噴。水。管。在。那。裏。儘。力。撲。滅。恐。怕。死。灰。復。
 燃。日。本。交。通。便。利。神。田。方。面。的。電。車。照。例。開。行。甚。早。今。日。雖。途。中。搬。運。什。物。的。擁。擠。不。堪。電。車。却。仍。是。照。常。行。走。
 此。時。還。不。到。七。點。鐘。電。車。的。鈴。聲。已。是。噹。噹。的。喊。人。避。道。胡。姜。二。人。走。到。三。崎。町。的。街。口。上。祇。見。一。大。堆。的。留。學。
 生。在。那。灰。燼。中。尋。覓。甚。麼。似。的。胡。莊。拉。了。姜。清。一。把。道。同。去。看。看。那。曉。得。不。看。猶。可。看。了。好。不。傷。心。原。來。一。個。個。
 的。在。灰。燼。中。尋。取。骨。殖。呢。這。骨。殖。是。甚。麼。人。變。成。的。哩。後。來。才。知。道。是。一。位。湖。南。人。姓。余。的。名。字。却。沒。有。打。聽。得。
 出。來。兩。年。前。同。他。哥。子。自。費。到。日。本。來。留。學。很。能。實。心。讀。書。住。在。三。崎。町。的。金。城。館。內。二。十。來。歲。的。人。日。間。功。課。
 疲。勞。夜。間。又。自。習。過。晚。自。然。是。一。落。枕。便。沈。酣。睡。去。湊。巧。起。火。的。地。方。就。在。他。的。房。間。隔。壁。從。夢。中。驚。醒。的。都。祇。
 知。願。自。己。的。行。李。金。城。館。的。主。人。芳。井。又。素。無。天。良。他。早。知。道。隔。壁。發。了。火。却。怕。驚。醒。了。客。人。擾。亂。他。搬。運。器。物。
 的。秩。序。一。言。不。發。的。督。着。他。幾。個。女。兒。各。收。拾。自。己。情。人。送。的。衣。服。首。飾。在。芳。井。那。時。的。意。思。恨。不。得。那。火。慢。慢。
 的。等。他。將。家。中。所。有。一。切。並。廚。房。裏。的。殘。羹。賸。汁。都。搬。了。個。乾。淨。才。燒。過。來。方。無。遺。憾。奈。火。神。雖。有。意。庇。護。他。却。
 有。一。班。在。空。中。觀。望。的。鄙。吝。鬼。羨。慕。他。的。本。領。都。說。這。厮。的。能。耐。實。在。不。小。真。可。為。我。們。隊。裏。的。都。管。便。有。一。個。
 大。鄙。吝。鬼。說。我。們。羨。慕。他。不。如。催。着。火。神。進。攻。將。他。燒。死。他。一。縷。陰。魂。便。可。為。我。們。的。都。管。如。是。大。家。圍。繞。着。火。
 神。叫。快。燒。過。去。火。神。無。奈。將。火。鳥。一。縱。直。撲。過。金。城。館。來。那。曉。得。芳。井。命。不。該。絕。早。逃。了。出。來。鄙。吝。鬼。却。悞。攪。了。
 這。一。位。姓。余。的。青。年。學。子。去。姓。余。的。雖。是。死。於。鄙。吝。鬼。之。手。便。說。是。死。於。芳。井。之。手。亦。無。不。可。奇。思。妙。語。胡。姜。二。人。當。
 時。看。了。這。焦。炭。一。般。的。骨。殖。雖。不。知。道。是。誰。但。見。拾。骨。殖。的。都。淚。流。滿。面。哽。咽。不。已。禁。不。住。也。揮。了。幾。點。無。情。之。

這一場大火燒得人人幾乎蕩產，只有幾家真得算不得損壞。他還掛在口裏。

姜清想起意中人便要吃力處，著者下筆吃力。人情鬼域純聲，粧頓特其小耳，又安得溫嬌之，厚照歡世人肝。

淚回首看姜清正拿着手帕不住的揩眼，再看那站着遠遠的日本人，也一個個愁眉苦臉的，呆呆望着姜清拉着胡莊的手，道儘看怎的胡莊聽他說話的聲音，帶顫道：「他見着不忍自己，也覺得淒楚，便攜着姜清的手，懶洋洋的向水道橋走來。」衫音館便在水道橋的附近，轉盼之間，到了胡莊。上前問訊，張全果在這裏。胡莊同姜清上樓，張全已迎至樓口，望着二人笑道：「這火真要算是亘古未有之大火，幸喜我起來得快，東西一點不曾喪失。」胡莊笑道：「我倒損失不少。」張全詫道：「你那裏也着了嗎？」胡莊一邊進房，一邊笑答道：「倒不是着了。」朱繼霖起身迎客，見姜清不覺吃了一驚，心想：「世間那有這樣美人一般的男子？」我以為張全就算是極漂亮的了。心中這般想，一雙眼不轉睛的釘住姜清。張全問道：「你家既不是着了，怎的損失不少？」胡莊一面與朱繼霖點頭，一面就坐答道：「我所說的損失與你們不同，我所受的是精神上的損失。」因火驚了他與弄得我一晚全沒有合眼。朱繼霖笑道：「住在神田方面的人，昨晚想沒有一個能合眼的。這裏是本鄉館子裏的客人，昨晚也都跑出去了。」隔壁東肥軒（旅館）住的盡是中國人，更是鬧得煙霧騰天，也不知來了多少避火的。姜清看朱繼霖年紀三十來歲，面皮黃瘦，留着幾根老鼠鬚，似鬍子說話時，隨着他的嘴一起一落，見他時時用那黑白不分明的大眼睛，瞟着自己，不自心中有些不自在，忽然想起他意中人陳女士，便起身告辭。朱繼霖忙笑着挽留，姜清也不理會，和張全點點頭，拿着帽子對胡莊道：「我先走了。」你道到那兒去麼？胡莊道：「我便回去。」朱繼霖乘着這時間，說道：「二位都在這裏用了早點，去不好嗎？」姜清祇作沒有聽見，匆匆下樓。張全、朱繼霖都趕着送了出來，望着姜清穿好靴子去了，才轉身回房。朱繼霖道：「這位是誰？我倒沒有會過。」張全向他說了，朱繼霖嘆道：「這才算是築脂刻玉，可惜我無緣與。」

是紅樓夢寫寶
玉愛秦鍾美麗
知道又是懷著
什麼鬼胎

看他寫蓮花如
面楊柳如腰之
少年男女依約
玉人並肩眼中
現出畫圖

第二十一章 異客他鄉招魂此日 情談綺語回首當年

四

他同住不知他的妻子修了幾世才能得他這樣的一個丈夫張全笑道你所見真不廣我去年四月和周正勳到澀谷去在神保町等電車見已有一男一女并肩兒站着在那兒等男女都在十七八歲的光景男的穿一套青灰色的秋洋服戴着平頂草帽脚上的那雙黃皮靴磨刷得光可鑒人左手抱着個書包右手挽住女子的手那女子頭上縮着西洋幼女的粧髻穿一件淡青繡花紗夾衣露出幾寸藕也似的白臂套一個珠釧手中提一個銀絲編的小提包左手挽在男子手內看不清楚下面繫一條西洋式的青紗裙那靴光直與鬢影同其炫灼至於這兩個人的容貌祇我與周正勳及當時見着的人知道罷了若果是用口來說便是一百張口恐怕也不能恍惚其萬一我祇將當時同見着的人的情形說給你們聽就知道了我當時見了不知怎的心中總是躍躍的跳動他兩人並着肩祇是啣啣細語並不知有旁人似的站着同等車的人都悄然不語沒一個不望着二人表示一種羨慕的樣子不一刻往江戶川的車到了我心中很怕他坐這乘車走了不得久看而一班往江戶川去的人則惟恐不得與二人同車都睜着眼睛看二人的舉動見二人祇是說話並不擡頭移步以爲二人必是貪着說話忘了上車便有人故意喊道往江戶川的電車到了喊了幾句見仍沒有動靜電車又要開行才一個個攀登上去有兩個年輕日本學生一步一回頭的走到電車旁邊恰好電車緩緩的開行若在平日日本學生趕電車的本領恐世界上沒有人能比得上此時脚上生了根似的那裏趕得上呢故意趕了幾步舞着書包說道你要開這樣急我就等第二乘罷了兩個學生笑說了幾句話仍走近二人立住失魂喪魄的張開口望着有兩個老頭兒鬚髮都白也望着他兩人出了神不住的點頭顛腦一個中年人立久了精神疲倦想打一個呵欠又恐

風。戴。揚。柳。葉。雨。
潮。海。棠。花。是。正。
筆。不。是。旁。筆。

情。景。湧。現。如。同。
親。炙。細。看。來。是。
滑。稽。筆。墨。不。是。
旖。旎。筆。墨。

善。爲。歌。者。餘。音。
親。梁。善。爲。文。者。
餘。意。滿。紙。知。此。
史。可。與。證。留。東。外。

輕。薄。兒。口。吻。

怕。就。攔。了。眼。睛。的。時。間。極。力。的。忍。住。這。人。胃。口。必。是。很。弱。那。裏。忍。得。住。呢。祇。忍。得。胃。氣。橫。口。而。出。這。人。喉。嚨。又。仄。
一。口。氣。噲。得。他。淌。出。淚。來。兩。個。小。男。女。仍。是。聚。着。頭。說。他。的。話。那。裏。知。道。這。人。爲。他。受。這。難。言。之。苦。呢。又。等。了。一。
會。工。夫。往。青。山。的。車。到。了。小。男。女。便。說。着。話。走。近。電。車。等。下。車。的。走。盡。了。才。從。容。而。上。我。心。中。已。算。定。了。到。青。山。
一。丁。目。再。換。往。澀。谷。的。車。恰。好。周。正。動。也。和。我。的。心。理。一。樣。不。約。而。同。跟。着。上。車。此。時。等。車。的。人。男。女。老。少。都。爭。
着。上。來。車。掌。連。忙。懸。起。滿。員。的。牌。急。急。的。開。車。這。車。上。的。客。本。來。坐。得。不。少。加。上。這。些。人。更。擠。得。沒。有。空。隙。我。看。
那。兩。個。趕。車。的。學。生。也。擠。在。裏。面。探。頭。探。腦。的。望。這。一。對。小。男。女。這。一。對。小。男。女。上。車。的。時。候。坐。位。都。滿。了。有。一。
個。日。本。人。望。了。他。們。一。眼。隨。即。立。起。身。來。讓。坐。男。子。見。了。推。小。女。子。坐。女。子。望。男。子。笑。了。一。笑。搖。搖。頭。用。手。推。男。
子。我。看。他。的。意。思。是。教。男。子。坐。男。子。也。笑。着。搖。頭。還。有。個。坐。着。的。日。本。人。彷彿。知。道。這。一。對。小。男。女。不。肯。拆。開。似。
的。也。立。起。身。來。空。出。了。兩。個。坐。位。兩。個。才。笑。着。坐。了。仍。是。緊。緊。的。貼。着。說。話。絕。不。舉。眼。看。人。我。揣。他。兩。人。的。意。思。
必。是。恨。不。得。鎔。成。一。個。或。如。趙。松。雪。所。說。你。身。上。有。我。我。身。上。有。你。當。時。滿。車。的。人。都。鴉。雀。無。聲。莫。不。恨。電。車。開。
行。的。聲。響。太。大。阻。了。二。人。說。話。的。聲。浪。車。一。停。又。都。恨。車。外。賣。新。聞。紙。的。不。知。車。中。人。方。靜。聽。鶯。聲。嚶。囀。祇。管。放。
開。喉。子。在。那。裏。喊。一。個。銅。板。兩。張。一。個。銅。板。兩。張。張。全。說。到。這。裏。朱。繼。霖。胡。莊。都。大。笑。起。來。張。全。道。這。都。是。真。的。
若。有。虛。言。天。誅。地。滅。你。們。說。我。當。時。心。中。作。甚。麼。感。想。朱。繼。霖。道。你。有。甚。麼。好。感。想。除。非。是。想。吊。那。女。子。的。膀。子。
還。有。甚。麼。張。全。道。胡。說。莫。說。是。我。隨。是。甚。麼。不。要。臉。的。人。也。不。敢。作。這。樣。的。妄。想。我。心。想。他。兩。人。若。不。是。夫。婦。便。
願。他。兩。人。不。是。兄。妹。旁。的。都。可。祇。是。兄。妹。則。永。無。成。夫。婦。的。希。望。了。他。兩。人。若。既。成。了。夫。婦。我。的。願。心。就。更。大。了。

如此便好但
易謝不禁一喚
奈何也

講愛情是悟道
語其明如鏡其
細若塵

當局者迷旁觀
者明張全蹀脚
其載在迷

蓮似昌宗柳如
張精美瘦環肥
各臻美如未必
除却賀蘭進明
不如如此小男女
美也

又是講些悟道
語來哄看官

洪鐘雖欲必有
餘音他們在四
谷警察署前下
了車二句是餘

筆有餘鋒故寫
且亦繞有餘直
法如此寫法致
實第二十六卷

伏練天衣無縫
可謂善用伏兵

作者口裏說不
管他下文又寫
他看官不可被

他騙過

願他兩人生世。世為夫婦。並願他生生世世。是這樣不老不少。不識憂。不識愁。世界上更不許有第二個人。侈口講愛情。污辱愛情。這兩個字。胡莊笑道。你這話就太武斷了。你要知道。世界上的人。個個都具了這神聖。不可侵犯的愛情。其厚薄。固不在乎美惡。且美惡也有什麼定評。都是從各人愛情上分別出來的。即如你說的那一對小男女。幸那時所遇者好。尚皆同故。各人都從愛情中生出一種美感。然不能必天下之人。皆以他為美。張全不待胡莊說完。即蹀脚說道。老胡。你當時沒有看見。所以是這般說。若是看見了。必不得另具一副眼光。我敢斷定說。天下的人。有能說那一對小男女不好的。除非是賀蘭進明的後身。說時。望着朱繼霖。道。你說小姜美。與那男子比較起來。才真是有天淵之別呢。胡莊心中不悅。道。凡物數見。則不鮮。你和小姜時常見面。故不覺得怎的。朱繼霖也說道。確有此理。三人說着。話不覺已到了八點鐘。下女端着三份牛乳麵包上來。胡庄笑道。貪着談話。忘了時刻。怎好取擾。朱繼霖謙遜了幾句。各人吃喝起來。朱繼霖忽問張全道。你的話還沒有說完。倒打斷了。後來那一對小男女到底怎樣了。偏是他張全道。他們在四谷警察署前下了車。不知往那裏去了。朱繼霖道。可惜不知道住處。你聽他說話。可知道他是那裏人。偏是他張全道。他們說話的聲音極小。我於今還有些疑心。聽他們的語調。彷彿是說日本話似的。朱繼霖道。那就奇了。日本女人怎的會穿中國衣哩。張全道。我也是這般疑心。胡庄笑道。管他是中國人。是日本人。老張。我且問你於今。你的巢穴。燒掉了。你就在這裏住嗎。張全道。還沒有定規。等公使館發了津貼費。再說。於是沒有錢貸家。貸間都不能就。朱繼霖說道。這館子的料理太惡劣。並且中國人住得少。待遇亦不佳。我不是有安土重遷的性質。早已搬了。張全笑道。你不要掩飾。誰不知道你住在這裏。

口噴不能出聲
故用鼻是書不
待繪圖自有攝

張全道不
招了是作者特
揭隱微不是當
時果有此一語

銀子是白的眼
珠是黑的良心
是土壓木雕的
得冒領便冒領
只是留學生平
日最講道難
道這行爲不
備的忍說留學
者不忍說留學
生貪許只說留
學生大半窮苦
可謂仁恕

是想弔這老闆的女兒。朱繼霖聽了，覺得對胡莊面子上有些下不去。鼻子裏哼了一聲道：「我弔他的膀子。我見了他和那通身生黑毛的日本鬼談話，我的氣就不知是那裏來的。胡庄正含着一口牛乳，聽着這醋氣撲撲的話，忍不住呼的一聲，將一口牛乳直笑了出來，噴了一席子。張全更是大笑道：「不打自招了。胡莊連忙從袋中取出手巾要揩席子。朱繼霖已順手拿了條抹布搶着揩了。朱繼霖雖覺得有些不好意思，到底事屬尋常，在留學生自是尋常小事。終不甚以爲意。三人早點用完，又閒談了一會。胡庄告辭出來，過了幾日，孫先生因這次大火燒得太酷，特和公使商量，被火之生，每人多發津貼費三十元。這三十元由各該生本省提給，暫由中央代發。合之照例火災津貼費四十元，每人共發七十元。這慈善之局一開，留學生素來窮苦，見財起心，出而假冒的就也不少。仗着燒燬的人家太多，神田又是留學生聚居之所，公使館一時那裏調查得出來。周撰鄭紹畋一般人，少不得借着大方館也沾光幾個。張全領了津貼費，與朱繼霖商議搬家。朱繼霖道：「我想在市外尋個貸家，就是我和你兩個人同住。請個下女，每人一個月也不過花十多塊錢。你的意思以爲何如？」張全道：「住市外也好，祇是去神田太遠，上課不甚方便。」朱繼霖驚道：「你進了學堂嗎？從沒聽你說過。你進了什麼學堂？」留學生聞人上課而吃驚，作者無情之筆亦太刻矣。張全道：「上課是奇事嗎？我前年就在明治大學商科報了名。明年這時候就快畢業了。」朱繼霖道：「原來是明治大學有什麼要緊。我不是在日本大學也報了名的嗎？冤枉送他點學費罷了。還花電車錢上甚麼課。我想這些私立的大學，也沒有什麼學可求。」上課怕花錢學費爲冤枉自己不肯求學，偏說私立大學無學可求。張全沉吟道：「也好。市外省儉多了。」朱繼霖道：「我也是因爲圖省儉，才作住市外的念頭。你不知道我們都是將近畢業的人，畢了業不能還攔在東京久住。必

留學生選未畢
業先預備做官
禮服官熱欲薰
人矣况又留學
飾老成然使學
生皆學有根底
則猶稱可人意
如是聞留數
年學上學課
綱如贅疣不關
二名詞亦不關
心金玉其外敗
絮其中倒店撐
門面打腫假胖
子基矣其自甘
暴棄也

張全見館主女
兒便故意揆延
漫言無莫無形
却是有意有聲

須歸國謀事。你想一個堂堂法學士歸國。豈可不有幾件漂亮的先生衣服。就是禮服。也得製兩套。遇了大宴會。才不失體面。我三十來歲人。本可不留鬚。為將來歸國壯觀瞻起見。故預先留着。並且在中國謀事。全仗着言談。隨機舉動闊綽。方能動人。你家中尚稱小康。我家中則一無所有。不趁現在於官費中存積點下來。將來一個人負書擔囊的跑回去。祇怕連討口飯都沒有路呢。言雖惡俗亦有至理在我的意思。連下女都不用請。瓦斯煮飯不過四五分鐘。左右閒着無事。作者怨極傷心之語便自炊有什麼不可。但這是我一個人的意思。你如定要請下女。也好商量。居然市儈口吻張全道。我也不必要請下女。不過弄飯我不慣。恐弄不來。反糟蹋了米。朱繼霖道。那容易。我一個包弄就是。張全道。累你一個人。我怎麼過意得去。我來弄菜就是。朱繼霖道。這就好極了。你的意思。想在那方面尋房子為好哩。張全道。我沒有成見。我們且同到高田馬場大久保一帶去找找。有合意的。便定下來。沒有時。再向目白柏木去找。朱繼霖道。好。柏木我住過幾個月。那一帶的房子很便宜。我們不如徑到那裏去找。張全點頭道。就是這樣罷。我們便去看房子何如。朱繼霖答應了。二人遂收拾一同到水道橋。坐高架電車。在新宿換了去上野的車。到目白下車。在落合村左近尋覓了一會。沒有合意的。便從大久保練兵場穿出柏木。在淀橋町尋了一所房子。二人都甚合意。房子大小四間。廚房在外。每月租錢六元。張全當下給了定洋。吩咐三日內將電燈瓦斯裝好。仍坐車回衫音館。才到衫音館門首。祇見館主的女兒。打扮得如花似玉的站在門口。等誰同走似的。張全便借着解靴子。故意的揆延。朱繼霖以為必是和他的母親同出外。正打算尋話和他說。顯顯自己的本領。給張全看。伏線剛打點了一句。問他將到那兒去的話。好笑還沒有說出口。忽然從賬房裏走出一個黑大漢來。這黑大漢。便是朱繼霖那

吹縷一池春水
底事千癩朱繼
實與已無干

寫朱繼霖不自
量已達極點

放心二字直欲
令人絕倒

山東黑大漢最
多故以山東人
爲黑大漢代表

吾與作者同居
一室第見其案
頭一秃筆耳如
河忽有此怪筆

日說見了他。氣就不知是那兒來的。那一個日本鬼。朱繼霖會看他和館主的女兒。在一個浴桶內洗澡。黑大漢光着身子。教這女兒擦背。朱繼霖見他通身的黑毛。有一寸來長。不由的氣得發抖。其實朱繼霖與這女兒。並沒有絲毫苟且。不過朱繼霖愛這女兒的心太切。女兒有時亦引着他玩笑。朱繼霖那裏知道日本女人的性格。無財無貌的蠢然一物。又是中國人。怎能得他的歡心。況這日本鬼是他將來的役夫。役夫略同於贅婿。有夫權無財產權。他那裏肯棄而就這樣不成材的中國人。當時朱繼霖見日本鬼穿得和富商一樣。下領的絡腮鬍子也剃得祇賸一塊光滑滑的青皮。挺着胸膛。腆着肚子。一步一步的從賬房走了出來。登時身上冷了半截。忙將打點的這句俏皮話咽住。跟着張全脫了靴子上來。站在樓梯旁邊。眼睜睜望着他二人。鷓鴣比翼的出了大門。才放心上樓。張全生性最喜滑稽。口頭鋒利。與胡莊差不多。陰柔且過之。見朱繼霖受氣。便故意笑道。那小鬼丰采雖不佳。倒還魁梧得好。日本女人喜體魄強實的。宜其中選。你若身體略佳。他最歡中國人。必不得與那小鬼同飛同宿。從前有個山東人住在這裏。祇第二日這女兒便去曬就他。你知這女兒有種甚麼毛病。他最喜學上官婉兒窺浴。他中意的一些兒不費力。張全這話是因與朱繼霖同過浴。故是這般說。朱繼霖聽了一點兒也不疑惑。祇是低着頭自怨自艾的吁氣。張全心中非常得意。復故意說道。近來有個醫學士發明了一種生殖器空氣治療法。還有幾位醫學博士替他證明有效。不知到底如何。張全這話也是無意中見朱繼霖箱裏有這空氣治療的器具。故意打趣他的。朱繼霖恐他窺破自己的底蘊。也故意的問張全試驗過沒有。是個甚麼樣兒。張全暗自好笑。過了兩日。二人遂搬入新居。欲知後事如何。且俟下章再寫。

第二十二章 脈脈含情張生遇艷 盈盈不語朱子銷魂

朱繼霖如此打粉飾無鹽膏沐東施諸粉兒戴面具其堆捧腹

紅樓寫齡官畫舊何等旖旎生動讀者如見今朱繼霖也要學起齡官弄巧翻成拙可憐如斯艷探門徑

說者楊度說他話虧他說得出

話說張全朱繼霖新組織貸家。布署一切。不待說是十分勞頓。朱繼霖道。這地方我有幾家熟店。我祇出外。走一輪各店。家必來兜攬生意。說時換了件半新的布夾和服。從箱底掏出幾年前在上海買來的一條藍湖縐腰帶。繫了打一個尺來長的花結。垂在後面。提一根十錢均一買的手杖。鞞一雙在講堂上穿的草履。科着頭去了。張全看了好笑。朱繼霖走到衙堂口立住脚。躊躇了一會。大搖大擺的鞞着草履。向西首走去。轉了幾個彎。到了家門首。這家用樹編成的牆垣。足有七尺多高。朱繼霖從樹縫裏張看了幾分鐘。又跑到大門口看牌子上寫着東條兩個字。朱繼霖點點頭。退到牆角上呆呆的站着。一雙眼釘住這家的大門。睛也不轉。足站了半點鐘。一雙腿太不爭氣。祇管打顫。朱繼霖便蹲下去。用手杖在地上畫字消遣。畫了一會。猛聽得門響。忙擡頭張望。祇見一乘極精緻的包車。載着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子。緩緩的從門裏出來。那門即啞的一聲關了。朱繼霖看了。心中一跳。想立起身來。走上前去。奈一雙脚。麻了一步也不能提。祇急得他眼睜睜的望着車子跑了。朱繼霖嘆口氣。擰着腰揉腿。一扭一拐的走到一家從前做過往來的米店。找着店主。說了一會。店主答應送米來。又跑了幾家肉店雜貨店。均被他說得人家愁眉苦臉的答應。再做往來。朱繼霖回到家裏。見張全蹲在廚房裏洗碗。朱繼霖擰着鼠鬚。笑道。我的信用到底不壞。許多舊相識的店家。見了我都扭着要我照顧他。我在這裏住了兩三年。那家生意做得規矩。我都瞭如指掌。他們絲毫也不敢欺我。我出去的時候。心中已定了認那幾家做來往。心中既有了把握。任他們如何的糾纏。我祇是回說已經定妥了。張全在日本住了三四年的人。又素知朱繼霖的性格。

三個錢的鹽兩
個錢的醬油真
會理家只是陋
同村處非留學
生所宜

行間市儈嚴核
不爽毫釐齒夫
不可與語大哉

朱繼霖不說白

怎麼不知道是牛皮。但是也不便說。穿着說笑了。幾句碗已洗好。便到自己房內坐着吸煙。不一刻果然米店送了米來。隨着醬油店也來了。問要些甚麼好搭便送來。張全因想是我弄菜。這些東西得歸我買。遂走了出來。見朱繼霖已在那裏與醬油店的夥伴說話。叫他送三個錢的鹽。兩個錢的醬油來。張全搶着說道。這東西橫豎天天要用的。又不會壞。叫他多送點來。有什麼要緊。三個錢兩個錢的。像甚麼樣兒。人家也難得跑路。難得記帳。朱繼霖連忙揮手道。你不知道理家。你不要管。復叮嚀那夥伴道。你趕快依我的話送來。日本人極會做生意。不論大小。都是一般的恭敬客人。夥伴雖心中鄙薄朱繼霖。面子上却仍絲毫不露出來。恐得罪了主顧。受東家的叱責。自點頭道謝而去。吾國之商人聽者朱繼霖走到張全房內。笑向張全道。你那裏知道此間商人的狡猾。你買四個錢的鹽。和三個錢的鹽比。一點兒不差多少。這人必是理財科的學生。故能如此精核入微。醬油這東西。有了鹽本可以不用。不過買一兩個錢。攔在這裏。我去年住這裏的時候。一個人租一所房子。房租每月四元。火食電燈費不過六元。還時時用下。女張全笑道。電燈五燭光。每月五角。一個人火食每月五塊多錢。還可敷衍。祇是那裏得有下女用哩。人家說。娘子有恩客。你難道做下女的恩主嗎。朱繼霖笑道。你們紈袴子。那裏知道此中奧妙。連我也不知道。你不用我就用給你。看包你不花一個錢。有下女使。張全笑道。我知道了。你不過巧語花言的騙隔壁人家的下女使。我也是這般想。這算得甚麼呢。祇落得人家笑話。朱繼霖搖頭笑道。不是不是。任你是個什麼聰明人。也想不出我這樣的法子來。不獨沒有人敢笑話我。還要特別的尊重我。說時眉飛色舞。點點頭拍拍腿。那種得意的樣子。人家見了。必疑他在學校裏畢業試驗。取了第一張全聽他說得這般神妙。兀自想不出是個甚麼道理。我也因他說得太神妙。捲卷想了幾點鐘。兀自想不出是個甚麼道理來。便

便下女均法于
羅道有胡桃滋
味怕南貨店知
乎

原來朱繼霖是
女所以不須一
錢嗚呼人非鬼
錢地豈爾半狼
貪牛頭馬面如
此風槍污靈留
東學子品格矣

直罵天下賤
心之筆

笑道。你且說出來。是個甚麼法子。使我也得增長點見識。這樣見識誰也
想要增長一點朱繼霖道。我和你說了。你可別告訴人。

這法子行的人一多。便不好了。就是我於今要行。也得從遠處下手。近處我都使盡了。張全說道。人家側着耳聽

你說法子。你偏要繞着道兒扯東話西的討人厭。我亦云然。然文心費曲。作者蓋欲
以巧勝人。盤馬彎弓。故不發也朱繼霖道。你急甚麼。我不是在這裏

說嗎。你知道往人口雇役所（上海名薦頭行）請下女。有甚麼規矩。張全道。有甚麼規矩。不過請他紹介下女。如

合意。照下女的月薪提三成給他。作手數。料就是不合意。則一錢沒有。朱繼霖點頭道。怎麼才知道能合意。哩。張

全道。照例先試做三天。朱繼霖拍手笑道。你既知道這規矩。却為何不曉得討便宜。哩。你祇想。無論如何懶得做

事的下女。到人家試工。沒有個不竭力賣弄他。能幹的我們趁這時分。地板也得教他抹。厠屋也得教他洗。院子

也得教他掃。凡一切粗重的工夫。都不妨在這三天內。教他做盡。等到三天一滿。隨意借件事。將他退了。就是

如過幾天。要是廚房穢了。或衣服破了。又找一個來試做三天。你看這不是最奧妙的法子嗎。張全聽了。翻着一

雙眼。睛望着朱繼霖。開口不得。朱繼霖以為他是震驚這法子神妙。顛了顛頭。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笑道。我這

種算計。不對人家說。人家必以為我的古怪。有誰敢笑話。張全忍不住說道。虧你還這般得意。你不想想。討下女

便宜的人。把自己的身分。當作甚麼。我說句你不見怪的話。也未免太下賤了。朱繼霖聽了。張全的話。反笑道。

你這人。年紀小。終欠閱歷。我自有的身分。難道討便宜的人。就沒有身分嗎。並且這種事。不是和你同住。死也

不得對。你說人家既不知道。我暗中得便宜。與身分有何關係。並且這也要算是居家應有的算計。不復知人間
有廉恥矣張

全知道。他鄙畜成性。多說徒傷感情。便不再往下說。次日。胡莊。姜清。羅福。都來了。胡莊進門。便笑道。把我尋死了。

寫朱繼霖像窮
鬼像窮鬼像窮
色相沁骨波肌
難有善處莫能
難容而留東外
史能出以整暇
老不吃力繪影
繪聲入情入理
三讀是書始知
其筆墨如鬼斧
斤不可捉摸

胡莊對張全道
鄉村女兒見了
你倒要小心
點才好意思若
淵筆銳有芒

你的郵片又不寫清楚。姜清笑道：「我知道老張搬到這偏僻地方的意思了。張全道：「你說是什麼意思？姜清道：「不過因神田來往的客多，住遠點可以避避，所以他的郵片也不寫清楚。朱繼霖見了姜清，連骨髓都融了，想讓到自己房裏坐，祇見胡莊問道：「老張你的房間在那裏？張全笑着和姜清說話，引三人到自己房內。朱繼霖也跟了進來。羅福趕着請教朱繼霖的姓名。世間唯有靈物，偶好應酬。朱繼霖鞠躬致敬的答了，復問了羅福。張全笑着向羅福道：「你定了地方沒有？胡莊道：「他今日看了個房間，在四谷檜町，說是很好，明日就得搬去。問羅福偏用胡莊答此等處，書中屢見，是文章曲折處，與張全不答胡莊之間而笑着和姜清說話，同是一樣筆法。羅福道：「老張，你這房子多少錢一月？張全說了羅福，屈着指頭數了一會道：「我的房間上了當六疊席子的房間，一個月連火食得十五塊，不是上了當嗎？若不是交了定錢，一同住這裏倒好了。你這裏不是還有一間四疊半的房間空着嗎？就是要請下女門口的三疊房，怕不殼下女住。隨便談來都是後文伏線，留東外史無間文字讀者但細心識之。姜清起身，走至四疊房裏，一看道：「這間房緊靠着廚房，光線又不好，怎麼住得？隨走到廊簷下，觀望胡莊等也跟了出來。姜清道：「市外的風景比市內真好了，祇是夜間有些怕。賊張全笑道：「什麼倒了霉的賊來偷我們？胡莊笑道：「你却不怕賊偷。鄉村女兒見了你，你倒要小心點才好。朱繼霖道：「說不怕賊是假的，不過此間人家尙多，夜間警察梭巡得利害，賊不敢來。就是姜清點點頭，五人又笑談了一會。姜清向胡莊道：「我們去罷。羅福道：「我首先贊成，我做了被蓋，今天還得去取。胡莊道：「我們多走點路，到大久保去上車，免得在新宿等換車，等得心裏燥。姜清點頭道好。於是三人同拿帽子出來。胡莊拉着張全的手道：「你送我們到停車場，方才尋你這房子實在尋苦了。張全笑道：「你尋苦了，難道教我賠償你嗎？小姜說我是避客，我倒甚願意戴上這個聲名，免得人家來要我，還脚步張

看官記清此時
正是三月將盡

第二十二章 脈脈含情張生遇艷 盈盈不語朱子銷魂

十四

中國男淫日本
女淫以淫遇淫
斯謂同心

朱繼霖所遇與
張全同所不同
者一個有笑緣
一個偏慳緣耳

全笑說着拿帽子戴了。教朱繼霖聽門跟着胡莊等向停車場走來。此時正是三月將盡村中樹木綠陰。鬱加上那淡紅色的夕陽更成了一副絕好的圖畫。張全送三人到了停車場。站在欄干外面等着電車來了。他們上了車。正要轉身回家。忽見由電車內下來了一個女子。因相隔太遠。看不清面貌。但看那衣服之鮮艷。態度之妖嬈。張全已銷了魂。心想這女子肩上的折彷彿還沒有解。（日本女子在二十歲以內者衣之肩上有折）年齡必不大。何不等他出車站門看看面貌。遂仍靠着欄干立住。那女子嬈嬈婷婷的走近身來。張全下死勁的釘了幾眼。真個是秀娟天成。登時心中怦怦的跳了起來。那女子看了張全這種出了神的樣子。又見張全唇紅齒白。也不因不由的送了幾個美盼。張全更是骨軟筋酥。不待思索的跟着那女子便走。那女子知道張全跟在後面。却不敢回頭再看。祇是低着頭向前走。張全見他向往來人少的地方走去。以為他有弔自己的意思。但一時還拿不住。不敢冒昧。又走了一會。那女子忽然停了步。回頭向張全瞟了一眼。那一對秋水盈盈的目光恰好與張全的鵲冷淥老打一個照面。那女子登時羞得澈耳根都紅了。張全雖說在風月場中有些微閱。歷到底還算臉嫩。不覺也面紅俯首。再擡頭看時。那女子已輕移緩步的走到一家門首。推開門俯身而入。更不回首。張全緊走了幾步。趕到門首。見門已關上。便就門縫貼着耳聽。那女子進去。喊不揚聲。便知道他是這家的客。還是這家的人。聽了一會沒有聲息。知道是這家的人了。弔弔子之道無他細心而已便擡頭看那門上的牌子上面寫着東條二字。呵原來還是這裏張全看那房子的規模。不小心想這女子弔上了倒還值得看他的情形。不是甚麼難下手的。不過他的家庭。祇怕管束他嚴點。不容易到手罷了。既又心想他一個人既能出外。必是沒有十分的管束。這倒不可不一心一意。

閉坐小窗讀周
易不知春去幾
多時忘機也紅
樓夢寶哥看
齡官畫簪渾忘
甚雨忘機也張
全不知晚來已
近黃昏亦曰忘
機而已

張全想得異常
周密見頗小
經緯惜其兒女
情是爲未免
病試牛刀吾爲之

南華遊戲十醒九
富言北海醉全
縱橫義張額
魚頭災手灼額
以味于烹治也今

的對付他幾天一個人站在門口胡思亂想了許久也忘記自己是站的什麼地方祇覺得漸漸的眼中黑了起來才知道天已暮了連忙回到家中朱繼霖埋怨他道你送客怎的送了這半天我要出外有事等你回來看家你就死也不回來張全道祇許你每天下午出去我送客回來遲了你就有的是話說且問你有甚麼要緊的事非出去不可朱繼霖道我要去洗澡呢太遲了滿澡堂的人臭氣薰薰的張全道此刻正是吃晚飯的時候去洗正好朱繼霖終是悶悶的拿着帕子去了張全走到廚房裏見飯已燒好便弄起菜來心中計算明日早起便去東條門首等候出來見了面當如何咳嗽如何使眼色他若不拒絕便如何挨近他的身走他若不畏避便如何與他說話他若答白便如何問他的家世他若問我便如何的答覆看他的面色若歡喜便如何的引誘他去看活動寫真或去看戲他若肯去則他家庭的管束必不嚴便可強着他同往旅館裏去住夜心中越想越樂想到同往旅館裏去住夜祇覺得一種甚麼氣味鑽鼻透腦而來細嗅之知道是煙這一口煙却把張全冲醒了眼睛有了光便看見鍋裏煮的白菜被那瓦斯燒得他焦頭爛額語妙那裏還說得上是白菜直變成了一鍋黑炭張全急得連忙伸手去拿那鐵鍋的把這一拿却受了大創連掌心的皮都燙起了泡痛得張全眼淚都淌了出來幸有朱繼霖買來壯觀膽的兩個錢醬油放在手邊即將他倒在創上賭氣將瓦斯扭息抱着手回到自己房裏坐着。一口一口的氣往掌心上吹吹了好半晌朱繼霖才回進門便問張全的弄菜好了沒有張全氣得不答白朱繼霖跑到廚房裏一看祇見滿地是醬油鐵鍋裏還在那裏出烟一時心痛得不可名狀也不知道張全何以弄到這步田地一肚皮沒好氣的跑到張全房裏想發作幾句見張全屈做一團的捧手呻吟便問怎的張全忿忿

儉約秋波通綠
紅情凝春簾掩
固足以顯大觀
千宜乎朱繼霖
已爲看中了自己

恐是黃昏有約
切莫遲誤佳期
情滿頭倒一筆
寫盡

爲同章中人可

於承教幸而是中國人百分中他尚有一二分加青之意若是日本人早就驚嘆燕死了朱繼霖並不知道文子性情如是見他不跑不怒的兀自以爲看中了自己一個人在柏木住了兩年時弔時輟的也沒有得一點甜頭賭氣搬到本鄉過年於今同張全搬到這裏來終是此心不死初到的那一天便等得個精疲力竭無奈弔膀子倒運的人到處倒運語奇偏偏文子坐車出來頭也不回的去了想追上去報到可恨爺娘生的那一對不爭氣的一點能力也沒有偏於這時分發起麻來後來每天下午候補老爺上衙門似的來伺候不是遇着文子同他母親同走便是男男女女一大堆的從沒有咳嗽使眼色的機會大凡誠心誠意弔膀子的人每天的伺候時間差不多成了好學人的功課女的分明沒有約他他心裏總覺得不去是失了信似的朱繼霖也就是這種心理此種心理不知作者從那裏得來所以今日張全回遲了誤了他的功課心中不勝氣惱後來雖借着洗澡補足了終覺得遲了時刻罪該萬死並且他在那裏補課的時候文子並沒有來鑒臨他的誠懇尤覺得是來遲之過更恐怕未來之時文子已出來盼望見他忽然不在那裏伺候因此怪他心意不誠他一個人坐在房裏無所不想那知道張全也正在被裏忍痛的打主意兩邊各不相聞的想了許久朱繼霖倒有一件事真討了便宜看官猜是甚麼不知因爲他弔文子的經歷已多思潮旋起旋伏伏的時候也就可以成寐張全今日是初經又得了文子的青睬轉輾反側的那裏睡得着呢更兼手掌雖塗了藥水還是隱隱作痛直到四點多鐘才勉強睡去他沒有睡的時候本預算明日早起卽去等文子一睡着了便一心在夢裏頭尋找全忘了醒時的思想朱繼霖素愛睡早覺平日都是張全喚醒他今日張全不醒朱繼霖也不醒兩個人賭睡似的青菜店醬油店來喚門也沒有工夫答應都白

帶勝帶書包是
掩耳盜鈴而無
意中書包居然
生出驚聞伏線
如蛛心細已極

喚了一會去了。直到十一點鐘，還是張全賭不過朱繼霖，先醒了。窗門都關着，電燈照得房子通紅，也辨不出是。早是晏祇記得昨晚睡得很遲，居然睡醒了，必已不早。從墊被底下掏出錢來，看才吃了一驚，連忙坐了起來。喊老朱，喊了幾聲，朱繼霖才從被裏含糊答應。張全起身推開了窗子的外門，祇見滿園的紅日，隔壁人家曬的小兒衣服，都要乾了。張全忙將朱繼霖蹴醒，洗臉吃飯，畢已是一點鐘。張全即託故說要往神田朱繼霖不樂，叮嚀復叮嚀的教他快回。張全今日出外就不比平常，穿了明治大學的制服，還是嶄新的靴子，也刷得和他去年在神保町遇的那一對小男女的時候一樣，戴一頂方帽子，假裝了一個書包，提着去了。欲知他去那裏，且俟下章再寫。

第二十三章 桑間濮上結帶訂鴛盟 月下風前對花愁蝶夢

話說張全校，章炫灼，金紐輝煌的，提着假書包，挺胸豎脊走了出來，不待說是向東條家那條路走。途中想起昨日之遇，真算僥倖。今日這般打扮，那怕文子見了不動心，不過右手燙傷了，綁着白布，損了點觀瞻，但大致不差，也不十分要緊。心中得意，兩條腿就如紮了神行太保的甲馬似的，不住的向前走。本來路不多遠，一刻工夫便到了。張全昨天雖在這門首立了許久，因為那時天已垂暮，又與文子初次見面，祇一個臨去秋波，早轉得他眼花撩亂，所以這地方的景物一點兒都不曾領略。今日到這裏，才一點多鐘，看那大門緊緊的閉着，彷彿告訴張全說，文子還沒有出來似的。張全就門縫向裏面張了一會，祇見綠樹遮雲，紅簾翳日，芳春畫永，燕語鶯啼。張全恐有人來，走到生垣（日本名樹編成之垣，為生垣）角上站了眼光時時射在那大門上，足站了一個鐘頭，毫無

得神而引起下文
尤覺新穎近
日自命小說家
寫幾句隱約支
離之語便以為
曲折離奇掩為
藏而驕絕色視
賦則嗟乎後矣

噴笑淫媵擁住
寶玉以爲妙人
笑他走了老曹
了此處寫張全
看文字進去急
同却對面攝影
影法無蹈襲
之繁不可測究
說吾不知其爲
者吾不知其爲
而雲不波也
此書說謊萬端
時而不也波也
不入山陰道其
物如入山陰道
目寫不暇接去

第二十三章 桑間濮上結帶訂鴛盟 月下風前對花愁蝶夢 二十

老太太伸着手要來捉他似的頭也不敢回跑不了幾步劈面又來了個人張全一看不是別個正是東條文子張全登時覺得自己的醜態畢露羞慚滿面一雙脚不待命令的已停了心中雖覺得十分羞慚然捨不得不將那乞憐的眼光望望文子文子今日見了張全却比昨日開放了許多從容不迫的走近張全故意丟一條汗巾在張全腳邊俯着身子去檢張全不敢冒昧連忙彎腰拾了起來恭恭敬敬的遞給文子文子接了鞠躬道謝張全滿心想趁這時機說話無奈心中的話太多反塞住了喉嚨一時間尋不出那句是當說的話出來這千載難逢的機會一縱即失等你慢條斯理尋話他已不能再等輕移玉步的走了這時候張全却想說話來了祇是文子已走近了大門張全回身跟了兩步文子望張全笑了一笑進去了張全祇急得跳腳心想剛才那老太太是誰怎的就沒看見了說不定他已看見我抬手巾給文子便走到樹林裏四處張望了一會祇有幾個小雀在樹上啾啾小語如談論方才的事更有幾個燕子在樹林中穿梭也似的飛來飛去以外就祇有一半含山的日光也從葉底穿到自己臉上那裏有甚麼老太太張全出了會神忽聽得門響連忙探望門開處文子走了出來換了一套素淨衣服赤着一雙白玉一般的脚靴着拖鞋手中牽一條白花小狗在他那身身後一跳一撲文子回身將門關了也舉頭四面探望張全穿着青衣站在樹裏文子一時看不見張全咳了一聲文子即低着頭左手拈着繫狗的皮條右手引着狗豎起前足跟着文子走文子並不理張全祇管引着狗向前走張全心中領會便分草拂柳的和小狗一樣跟着走文子一還不回頭的走到地久保練兵場才住了脚回頭望張全笑着點頭張全猝逢恩召反羞縮不知怎麼才好勉力走到跟前文子笑嘻嘻的問道你是中國人麼我歡喜中國人所以

儘來忽視忽視
筆墨天矯如龍
截其不可及

竄去像擺攤盤
的却是朱繼霖

不知喜怒哀
亞環借文子
中罵得朱繼
靈如麗家

文子不看信
言中有逆耳
信也個生朱
霧跟他背後
給他聽必以
子之言逆

帶你到這裏來。張全見他舉動出人意外，祇得笑笑點頭。文子見張全不說話，笑得低着頭，也不做聲。張全見小狗可愛，即彎腰去捉，將一個書包丟在草地上。文子將皮條遞給張全，隨手拾了書包，打開。張全想阻住已來不及，這書包裏包的並不是教科書，也不是講義，乃是張全常置案頭的某譜小說。張全原是假裝書包嚇人的，可噴料想沒有人開看，所以隨手檢了幾本書包。文子打開一看，乃是布石精要兩本（某譜）魔風戀風（小說）。三本文子望望張全，張全低着頭，弄狗。文子笑道：「這魔風戀風上面寫些甚麼故事？」張全道：「不是我的，我沒有看過。這書是個朋友託我買的。」文子笑道：「你住在那裏？怎的從前沒見過你？」張全恐怕朱繼霖已和他通了情，不敢告訴他的實在住址，隨便說了個番地給他聽。文子道：「柏木住了多少中國人？你知道麼？」張全道：「我才搬來不久，不知道。」文子道：「有一個三十多歲的中國人，穿着破爛的和服，靴着草履，遠遠的看去，就像那夜市上擺攤盤的你曾見過他沒有？」張全知道他問的是朱繼霖，便有心探聽。朱繼霖演了些甚麼醜態，隨口答道：「不是。時常提着一根手杖，留下幾根鬚鬚的。」文子點頭，應是張全道：「那人我見過多次。」文子道：「你去年見着他嗎？」張全心想：我從前雖認得他，却沒有來往，便搖頭道：「這幾天才在這街上時常見着他。你問他怎的？」文子道：「不怎的，因為他這中國人，蠢得好笑，也不知道人家的好喜，怒一味歪纏他。兩三年前就住在這裏他的地方，我也知道不過。沒有去看過，可笑他見着我，就涎皮涎臉的討人厭。有時他還會寫些似通非通的日文信，弔塞在我袖子裏面。我看了真好笑。有時我掏了出來，丟在地下，不看他，他便拾着，跟在我背後，念你看那人蠢不蠢？」張全聽了，笑得喘氣。文子翻着魔風戀風第二本，見上面畫着一個女子，背面低頭站着，一個男子站在背後，握住女子的

要寫全與文
子接吻先寫
野無人天又
黑心思紙密
此可見

或謂桑間濮上
最易文人筆墨
合似不應寫
日桑濮不應寫
何子謂當不見
夫子謂當不見
獨不聞夫風
以義不聞夫風
般救俗也今
般救俗也今
規矩防此過
揭載不事方
焉是事方
語可與者第
言不足與者第
道亦以此為病
子不病也

你才真是活見
鬼一語針鋒相
對口角伶俐氣
描出口角伶俐
虎虎之朱繼霖
尤為快人快語

第二十三章 桑間濮上結帶訂鴛盟 月下風前對花愁蝶夢

二十一

手俯着頭去接吻笑着指與張全看張全到這時份還有什麼客氣曠野無人天又將黑便也照那圖畫的樣子
接了個極美滿的吻登時春意融融實是平生初經之樂張全問文子夜間在外面歇宿可能自由文子搖搖頭
張全道然則怎麼才好哩文子笑着不做聲丟了手中的書牽了小狗張全將書包好提在手中文子笑道回家
麼張全這早晚回家幹甚麼我們再談談不好嗎文子笑着牽了狗往樹林深處走張全已知道他的用意隨着
走去文子回頭問張全道你一個人住嗎張全道還有一個朋友同住文子笑道那却没有法子不能到你家來
頑張全見四野俱寂幽輝入林便將綠茵當作寬繡榻與文子竟野合了這雖是張全的容貌動人也要是日本
女子才有這般容易一霎時淫婦蕩兒都十分滿意又坐着各談了會各人的身世張全才知道遇的那老太太
便是文子的母親兩個珍重了後約才携手同行的離了練兵場張全直送文子到家方得意揚揚的回來朱繼
霖滿腹牢騷要發又不敢發暗着眼睛望了張全埋怨道你出門便不記得家裏留着我當看家狗以後我和你
定條約你要出去午前總得回家我午後是不能在家的疑人張全知道他有說不出的苦處故意說道你午後
出去不行我今日在德文學校報了名信手拈來每日下午兩點鐘起四點鐘止是不能不去的你下午又沒有功課
要辦甚麼事趕上午去辦了不好嗎朱繼霖氣得冷笑道住在神田的時候沒見你上過課搬到這裏倒忽然心
血來潮的要上起課來口吻逼肖真是活見鬼張全聽了本可不生氣但故意要給苦他受也冷笑了。一聲道我上課
不上課與你有甚麼關係在神田我不高興上課故不上課此時我想上課散散悶公使館有錢給我做學費學
校裏許我報名難道你能禁止我不許我去嗎你才真是活見鬼呢朱繼霖更氣得幾根鬍子都撐了起來說道

無意逢他，要
拉住有心，訪
反被推開，妬
朱繼霖也

朱繼霖說世界
上只有面孔生
得好的，人佔
宜酸風際約掃

隨。便。的。樣。子。道。又。不。是。甚。麼。有。名。的。人。說。了。你。也。不。會。知。道。朱。繼。霖。道。你。且。說。說。何。妨。或。者。我。知。道。亦。未。可。知。張
全。道。說。是。沒。要。緊。東。條。筱。實。你。知。道。不。知。道。朱。繼。霖。極。力。的。鎮。靜。說。道。不。知。道。是。甚。麼。樣。人。你。怎。的。和。他。認。識。張
全。笑。道。我。那。裏。是。認。識。他。不。過。他。女。兒。在。江。戶。川。女。子。家。政。學。校。上。課。我。同。羅。默。子。住。的。那。日。本。人。家。有。個。親。戚
與。他。同。學。時。常。會。帶。着。他。到。那。家。裏。來。所。以。認。識。他。昨。日。送。客。無。意。中。遇。了。他。定。要。拉。着。我。到。他。家。裏。去。坐。所。以
遲。了。今。日。在。神。田。又。遇。了。他。同。坐。電。車。回。的。他。的。母。親。待。我。很。好。今。日。又。在。他。家。談。了。會。天。剛。才。還。是。他。送。我。回
的。一。派。朱。繼。霖。聽。了。認。作。真。的。一。刻。工。夫。灰。心。到。了。萬。分。嘆。了。口。氣。道。原。來。你。早。就。認。識。他。了。張。全。故。意。吃。驚。道
的。鬼。話。朱。繼。霖。聽。了。認。作。真。的。一。刻。工。夫。灰。心。到。了。萬。分。嘆。了。口。氣。道。原。來。你。早。就。認。識。他。了。張。全。故。意。吃。驚。道
難。道。你。也。認。識。他。嗎。極。惡。朱。繼。霖。道。你。還。裝。什。麼。假。惺。惺。你。當。是。馬。鹿。〔蠢。物。之。意〕。嗎。我。且。問。你。文。子。對。你。怎。麼。樣
說。我。張。全。笑。着。將。文。子。形。容。他。的。話。說。了。朱。繼。霖。倒。氣。得。笑。起。來。道。不。待。說。你。和。他。是。已。有。了。關。係。張。全。微。笑。搖
頭。道。沒。有。之。筆。朱。繼。霖。道。我。不。信。你。這。色。鬼。與。這。樣。的。美。人。往。來。了。差。不。多。一。個。年。頭。還。沒。有。關。係。不。必。瞞。我。我
也。不。吃。醋。我。祇。遇。了。他。得。問。問。看。我。怎。像。擺。攤。夜。攤。的。張。全。笑。道。那。我。更。不。能。說。了。你。去。質。問。他。他。還。要。怪。我。挑。撥
是。非。呢。朱。繼。霖。道。你。說。不。妨。你。就。不。說。我。未。嘗。不。可。質。問。他。不。過。我。想。聽。你。說。着。頑。頑。張。全。笑。道。你。說。我。當。你。作
馬。鹿。你。自。己。說。不。是。馬。鹿。是。甚。麼。你。祇。想。他。對。我。說。的。話。可。是。沒。有。關。係。的。人。說。的。朱。繼。霖。想。了。一。會。點。點。頭。道
已。有。過。了。多。少。次。張。全。道。你。問。了。做。甚。麼。誰。還。準。備。了。賬。簿。寫。數。嗎。朱。繼。霖。笑。道。這。樣。說。起。來。就。有。多。次。了。接。着
嘆。了。口。氣。道。世。界。上。總。是。面。孔。生。得。好。的。人。佔。便。宜。若。論。起。認。識。他。的。資。格。來。誰。也。不。比。我。老。隨。用。手。措。着。他。自
己。的。臉。道。就。是。這。點。東。西。不。爭。氣。教。人。沒。有。法。子。張。全。聽。了。大。笑。起。來。道。我。若。老。實。說。給。你。聽。你。更。要。恨。你。的。尊

朱繼霖處處要
討便宜先是找
下女討不給備
工的便宜此處
又想找下女討
白嫖的便宜奇
頓想天開妙語解

容的不濟呢。朱繼霖道：「這是甚麼道理。張全笑道：「你以為我真是早認識他嗎？實對你說，昨日才是第一次呢。今日他便引着我到大久保練兵場，談了許久的心，還真個銷魂了一回。」死朱繼霖聽倒搖搖頭道：「不相信，不相信。張全心中也隨即翻悔不該和盤托出的說給他聽。假使他遇了文子拿着去問他，不教文子難為情，媽必怪我。太輕薄，沒有涵養，連忙翻過口來道：「這樣容易事，也不能說一定沒有。不過文子不是那樣人罷了。」朱繼霖點頭道：「那是自然。莫說是文子，便是初音館那東西，算得什麼？他還那麼看得自己寶貝似的哩。」人家都說日本女人容易到手，我看不盡然。我的面孔不好，吊不到手，難怪就是有些面孔好的，我看他們也時常會不順手。張全見已瞞了過去，便不多說，搭訕着抽了本書看。朱繼霖歸到自己房裏想了一會，復跑到張全房裏說道：「我想請個下女來，你贊成麼？」張全笑道：「你又想騙人用嗎？朱繼霖搖頭道：「不是我倒想個年輕的，可借着洩洩火。」張全道：「祇怕難得好的。」朱繼霖道：「我自己到神田人口雇人所去找，必有可觀的。」張全道：「神田的盡是淫賣婦，請來做甚麼？倒惹得隔壁人家笑話呢。」不如到麻布深川那一帶去找，或者有好的。」朱繼霖點頭道：「就到那一帶去找也容易。」我明日便去看看，你說何如？」張全笑道：「你找了來，可得小心點兒，不要又被我抽了頭去了。」朱繼霖笑道：「這倒可以放心。我守在面前，任你本領高強，祇怕也沒得地方施展。」張全笑笑不做聲。次日，朱繼霖果然到麻布找了一個年紀十六歲模樣，也還去得不過初到東京來的人，有些鄉頭鄉腦的，望着人祇是笑，紹介人帶着來的時候，恰好朱繼霖不在家。張全出來當招待，那下女叫年子，樣子雖說是鄉裏人，却狠聰明，不討人厭。他在鄉村長大，又沒有在大戶人家當過下女，那裏見過張全這樣的風流人物，見面便看得張全如神仙一般。張全本來無

不道章臺楊柳
枝業經攀折他
人手朱繼霖總
算有得氣黃雀
翻共鴟齊飛
勝敗之數不待
龜卜

人美如花意深
老可夜深若許
斷當奈何

第二十四章 朱痴生揚颿航醋海 羅跋子破浪趁情波

意。嫖。下。女。因。爲。朱。繼。霖。誇。嘴。偏。要。顯。點。本。領。給。他。看。紹。介。人。去。了。便。和。下。女。扯。東。拉。西。的。說。話。下。女。見。張。全。這。般。和。靄。可。親。喜。得。無。話。不。說。倒。是。鄉。裏。人。不。知。道。狡。滑。房。裏。又。沒。有。別。人。隨。着。張。全。一。人。擺。佈。張。全。更。和。他。訂。了。條。約。一。個。月。工。錢。之。外。給。他。八。塊。錢。祇。不。許。與。別。的。男。子。多。說。話。須。一。心。一。意。跟。着。他。下。女。自。然。是。百。依。百。隨。的。當。下。張。全。就。拿。了。一。塊。錢。給。他。算。是。放。了。定。錢。教。他。到。廚。房。裏。去。抹。洗。地。板。自。己。到。浴。堂。裏。去。了。洗。了。澡。回。來。朱。繼。霖。已。回。了。操。着。手。站。在。廚。房。門。口。望。着。下。女。做。事。張。全。不。作。理。會。坐。在。自。己。房。裏。看。小。說。下。午。六。點。鐘。約。了。文。子。在。練。兵。場。相。會。吃。了。晚。飯。張。全。因。爲。洋。服。太。不。方。便。穿。着。和。服。去。了。朱。繼。霖。見。張。全。已。去。便。預。備。尋。着。下。女。開。心。還。沒。有。上。燈。便。叫。下。女。鋪。了。被。蓋。想。引。着。下。女。閒。談。爲。進。身。之。塔。才。要。喚。下。女。進。房。祇。見。下。女。拿。着。胰。皂。手。巾。說。要。去。浴。堂。朱。繼。霖。不。便。阻。止。他。不。教。他。去。仍。然。一。個。人。的。坐。着。呆。等。直。等。到。八。點。多。鐘。下。女。才。回。還。沒。有。坐。張。全。已。回。了。下。女。即。跑。到。張。全。房。裏。替。張。全。泡。茶。上。煙。鋪。被。蓋。疊。衣。服。還。拿。着。帶。來。的。針。線。坐。在。張。全。房。裏。趁。電。光。做。活。朱。繼。霖。借。事。叫。了。過。去。做。完。事。就。跑。了。好。像。朱。繼。霖。房。裏。有。老。虎。咬。人。似。的。心。中。實。在。詫。異。面。孔。好。的。有。這。樣。的。魔。力。抵。死。不。服。這。口。氣。叫。着。下。女。說。道。你。到。這。房。裏。做。活。計。不。好。嗎。定。要。坐。在。那。房。裏。是。甚。麼。理。由。張。全。聽。了。掩。住。口。笑。個。不。了。故。意。推。下。女。去。下。女。不。知。就。裏。那。裏。肯。去。呢。不。知。後。事。如。何。且。俟。下。章。再。寫。

第二十四章 朱痴生揚颿航醋海 羅跋子破浪趁情波

話。說。朱。繼。霖。見。下。女。屢。叫。不。來。急。得。沒。法。一。納。頭。倒。在。被。上。便。睡。不。知。怎。的。居。然。被。他。叫。了。幾。個。睡。魔。來。送。他。到。黑。甜。鄉。去。了。他。在。黑。甜。鄉。裏。逛。了。一。會。心。中。終。覺。忘。不。了。下。女。仍。跑。了。回。來。此。時。靜。悄。悄。的。一。點。聲。息。都。沒。有。掏。

雨滴芭蕉瀟瀟
城柳吹楊柳
蕉柳任他風
雨却無如啼
何風無如啼
與楚同蝶夢
偏借宋玉訂
藍借殺登徒
矣

殺雞嚇猴打
雞此主意不
差是張算不
下女並不理
丁主意就他

出。輪。匙。開。了。抽。屜。取。錶。一。看。如畫剛。到。一。點。鐘。將。錶。仍。放。在。抽。屜。裏。面。扯。了。張。紙。蓋。了。看。官。你。說。朱。繼。霖。的。錶。爲。何。這。般。珍。重。原。來。他。這。錶。買。來。的。時。候。實。在。去。的。錢。不。少。整。整。的。去。了。二。塊。五。角。錢。在。一。家。荒。貨。攤。子。上。買。的。人。家。見。他。收。藏。得。這。般。秘。密。以。爲。他。是。怕。人。見。了。笑。話。其。實。他。不。是。這。個。意。思。當。下。收。好。了。錶。鎖。好。了。抽。屜。心。想。這。時。分。下。女。必。睡。熟。了。我。交。待。他。睡。四。疊。半。房。內。不。知。他。是。靠。着。那。邊。的。門。睡。等。我。悄。悄。的。去。摸。着。他。不。分。皂。白。奸。起。來。一。個。下。女。斷。沒。有。抗。拒。我。之。理。主。意。已。定。輕。輕。爬。起。來。躡。足。潛。蹤。的。走。到。隔。門。口。端。開。了。門。見。電。燈。已。息。了。執。着。自。己。房。裏。的。電。燈。一。看。祇。有。一。條。墊。被。鋪。在。地。下。蓋。被。捲。做。一。團。丟。在。一。旁。那。裏。有。下。女。的。影。子。呢。祇。氣。得。朱。繼。霖。目。瞪。口。呆。放。了。電。燈。灘。化。在。席。子。上。心。想。張。全。這。東。西。可。惡。他。明。知。道。我。是。爲。這。個。才。請。下。女。他。既。有。文。子。那。樣。的。美。人。相。好。爲。甚。麼。還。要。奪。我。的。下。女。不。是。有。意。與。我。爲。難。嗎。這。下。女。也。不。是。東。西。太。不。要。臉。怎。的。敢。明。目。張。膽。的。和。人。整。夜。的。歇。宿。等。我。咳。聲。嗽。看。他。們。怎。樣。神情可掬便。高。聲。咳。起。嗽。來。如聞咳。了。一。會。靜。聽。沒。有。動。作。心。想。他。們。必。是。睡。着。了。復。爬。起。來。故。意。放。重。脚。步。走。到。廁。屋。撒。了。一。泡。尿。推。開。板。門。看。看。夜。色。但。見。煙。霧。迷。離。夜。沈。如。死。更。夫。敲。木。鐸。的。聲。音。也。如。病。夫。手。軟。斷。續。不。成。節。奏。朱。繼。霖。好。不。淒。涼。神之筆意。懶。心。灰。的。關。上。板。門。聽。隔。壁。房。裏。還。沒。有。動。作。復。重。重。的。走。到。廚。房。裏。重重放。開。自。來。水。管。沖。得。水。槽。一。片。聲。響。妙想不知作朱。繼。霖。洗。了。會。手。又。咳。了。兩。聲。嗽。閉。了。水。管。回。到。房。內。輕。輕。走。到。張。全。房。門。口。此處忽用輕輕真描寫入化蓋此時知。彼。二。人。已。醒。欲。竊。聽。其。作。何。語。也。閉。着。一。隻。眼。睛。就。門。縫。裏。張。看。電。燈。也。息。了。黑。漆。漆。的。看。不。出。甚。麼。來。便。側。着。耳。朵。就。門。縫。聽。也。聽。不。出。聲。息。祇。是。捨。不。得。走。開。更。聽。了。一。會。裏。面。已。低。聲。說。起。話。來。但。是。一。個。字。也。聽。不。清。楚。朱。繼。霖。聽。得。忿。火。中。燒。賭。氣。不。聽。了。回。到。房。裏。想。主。

學生做賊尚復
 成何事體且當
 是偷書明賊然
 而此書非言多
 也謂之無便自
 僅博魚非適
 稱博魚非適
 後物有創足適
 爲私棍之病賊
 却書籍也
 偏是做賊的敢
 公然寫人嘴生
 此段然非願有
 現形筆墨願有
 外史有污點實
 留學生污點實
 東外史呼冤
 東外史呼冤

第二十四章 朱痴生揚颯航醋海 羅默子破浪趁情波

勸業場那兩邊擺滿了的東西人來人去的隨手拈一兩件那個知道我看看那個人有些默頭默腦的難怪他被
 人拿住胡庄笑道你這默子還說人家默頭默腦我又不是問你做賊的法子你說這一大堆的話幹甚麼我問
 你知道他是個甚麼人怎的會被警察拿住羅福道聽說那人姓黃那裏人就沒有打聽得明白始作者爲那人平其人諱耶
 日本歡喜作賊世竟有歡喜作賊之留學生一歎時常會偷人家的東西他偷了自己却不要白白的送給別人別人若在甚麼地
 方見了可愛的東西叫他偷他很願意去是豈人之情也哉他昨日並沒有在三省堂偷書他的書是在岩山堂偷的
 他偷了書從和服袖口裏插在背上岩山堂並沒有知道走到三省堂他買了一本書再想偷一本不知怎的手
 法不乾淨被三省堂的夥伴看見了便指着說他是賊他不服順手打了那夥伴一個耳刮子夥伴大喊起來說
 強盜打人登時店中的人都圍着那人那人口還不住的罵夥伴瞎了眼夥伴那裏肯罷休呢硬指定那人是賊
 店中有精細的見那人實在有些可疑仔細的將那人周身相了一會一把抓住那人要搜那人身畔那人還沒
 有答話已有人敲得他背上的書拍拍的響圍着看的人都鬧起來那人氣得一拳將敲書的打倒了自己從背
 上抽出書來道這是你家出版的書嗎此時警察已來了見打了人卽伸手來抓那人那人用手一推將警察推
 跌了一交警察爬了起來啣着警笛一吹登時跑來了七八個警察那人還要動手因見來的人太多了便高聲
 說我買的書由我放在甚麼地方能因我插在背上就說我是偷的真好生無理幾個警察見那人有些雄氣
 又見他推跌了一個警察嚇得沒人敢先動手來拿你推我我推你的推了許久決議是幾個警察一擁而上將
 那人裏住趣語祇是不似羅福口吻那人既被警察拿住了便沒有法子隨着一羣的警察往警察署去了胡莊聽了點頭笑道

獻頭獻腦騰飛
紙上而隱伏二
十文章事未紅
而九章事能事
學矣

寶弄手姿是上
海野鷄慣技羅
非姿令人絕倒

要訣得有道理
便不成訣子

這人真是倒。辜張全笑道：「作賊若能永不破案，倒是件好勾當了。」三人接着談了會閒話，張全將弔文子及偷下女的事說給胡莊聽。大家拿着朱繼霖開心。餘羅福忽然低着頭想甚麼似的，過了一會，望着張全道：「我同到你家裏去頑頑好麼？」張全道：「有甚麼不好去嗎？」回頭問胡莊去不去。胡莊搖頭道：「太遠了，我懶得跑。」跌子一個人去罷。羅福因近來領了七十塊錢的津貼費，做了一套新洋服，拿出來穿了。同胡莊二人出來，胡莊自歸家不提。張羅二人徑向四谷停車場走。羅福此時穿了新衣，非常得意，一步一擺的向前走，覺得人家穿的衣服都沒有自己的稱身，沒有自己的漂亮。亮正走得高興，忽然張全在他手捏了一下。羅福忙止了步，翻着眼睛，望了張全，問道：「甚麼？」張全向前面努嘴，輕說道：「你看對面來了個美人。」羅福一看，真是有個美人，劈面來了。看他年紀不過十七八，穿一身半舊的衣服。羅福連忙整頓精神，復大搖大擺的走。張全嘆了口氣，道：「可惜老胡不同來，他若來見見這個人，也可証實我那日在初音館說的話不錯。」羅福不暇和張全答話，用盡平生氣力的裝紳士模樣，誰知那女子低着頭，祇顧走。那裏知道有人在旁邊賣弄呢？轉眼之間，走過去了。羅福才問張全道：「這美人你認識他嗎？」張全道：「去年在神保町等車見過一次。那時他穿的中國衣服，還同一個年紀和他差不多的男子。我剛才見了，吃了一驚。這樣看來，那男子也是日本人了。祇是去年他們兩個比翼鳥似的，今日爲何獨自一個人低着頭走，並且他那面上，狠現一種愁苦的顏色，是甚麼道理呢？」羅福道：「你知道他住在那裏？」張全道：「跌子我知他住在那裏，又好了。我不過從去年八月看過他一面，直到今日才是第二次見着。」羅福道：「你去年見了他的時，和他說話沒有？」張全笑道：「你這人真，真得沒有道理。我說了在電車場遇着他，他還同了一個男子，又不認識他，有甚麼」

夜色沈沈忽變
散天明月最
足引人勝此
段忽接張全
覺凝雲著事
再寫他可事
實不如何者
情厭久談一
易事則聽者
津有味矣

話。可。說。羅。福。尋。思。道。祇。怕。不。是。那。個。你。不。過。見。了。一。面。又。隔。了。這。麼。久。那。裏。還。認。得。清。楚。張。全。搖。頭。道。不。會。認。錯。我。雖。祇。見。過。他。一。回。他。那。影。子。已。深。入。了。我。的。腦。筋。便。再。過。兩。三。年。也。不。會。忘。記。羅。福。道。你。於。今。想。怎。麼。樣。張。全。笑。道。發。發。感。慨。罷。了。能。怎。麼。樣。二。人。說。着。話。已。到。了。四。谷。停。車。場。坐。電。車。中。到。家。途。中。無。事。將。到。家。門。的。時。候。張。全。輕。輕。的。教。羅。福。站。着。不。動。自。己。也。躡。足。潛。蹤。的。走。近。門。口。也。字。直。照。到。昨。晚。見。門。已。由。裏。面。鎖。着。張。全。知。道。是。朱。繼。霖。恐。怕。自。己。倉。卒。跑。回。推。開。門。進。房。沒。有。聲。息。撞。破。他。的。好。事。不。由。得。一。般。酸。氣。直。從。丹。田。冲。到。腦。頂。由。腦。頂。再。回。到。喉。嚨。裏。奔。騰。而。出。這。酸。氣。既。脫。了。喉。嚨。便。發。出。一。種。異。聲。遠。遠。的。聽。去。好。像。是。開。門。兩。個。字。把。羅。福。嚇。了。一。跳。不。是。羅。福。這。樣。的。膽。小。因。為。他。站。得。稍。遠。那。想。偷。聽。聲。息。的。心。思。比。張。全。還。加。幾。倍。所。以。寧。神。靜。氣。的。站。着。連。身。子。都。不。敢。晃。恐。亂。了。聲。浪。形。容。得。出。陡。然。聽。了。這。樣。的。聲。音。幾。乎。將。耳。鼓。都。震。破。了。你。道。他。怎。的。不。嚇。了。一。跳。張。全。一。聲。才。畢。接。連。第。二。三。聲。如。連。珠。一。般。的。發。了。出。來。這。聲。音。中。間。還。夾。了。一。種。拍。拍。拍。的。聲。音。這。拍。拍。拍。的。聲。音。却。是。張。全。的。手。和。鎖。好。了。的。門。組。合。成。的。羅。福。見。張。全。敲。了。幾。下。門。裏。面。沒。人。答。應。他。那。副。賽。過。傳。粉。塗。朱。的。臉。登。時。變。了。顏。色。提。起。脚。用。死。勁。踢。了。幾。下。裏。面。才。有。答。白。的。聲。音。羅。福。聽。去。知。是。下。女。門。開。了。張。全。見。下。女。蓬。髮。惶。恠。的。更。是。有。氣。也。厲。聲。叱。道。還。不。給。我。滾。開。些。青。天。白。日。鎖。了。門。幹。甚。麼。笑。好。下。女。嚇。得。戰。兢兢。的。道。朱。先。生。句。張。全。冒。火。道。朱。先。生。怎。樣。聽。下。下。女。道。朱。先。生。出。去。了。我。一。個。人。在。家。裏。想。睡。恐。怕。賊。來。所。以。將。門。鎖。上。剛。才。我。正。睡。着。的。求。先。生。恕。我。張。全。聽。了。一。肚。皮。的。氣。不。知。消。到。那。裏。去。了。見。下。女。倚。門。站。着。那。可。憐。的。樣。子。直。使。張。全。連。心。窩。都。痛。澈。了。羅。福。也。替。下。女。抱。屈。說。張。全。魯。莽。張。全。此。時。恨。不。得。立。刻。拉。着。下。女。到。私。處。溫。存。謝。過。祇。是。礙。着。羅。

子作態者往往
都於無人處謝
過當著人前罵
老婆進了房子
跪踏板娘子軍
張夫人城圍作
者想亦不敢擾
其緣故有此心
理才描摹得逼
肖

那全也只徒喚
奈何而已

福在旁。不得不裝出點對情人有身分的樣子。便點點頭道。客來了。去泡茶罷。下女等羅福進房。關好了門。自去廚房泡茶。張全讓羅福坐了。也跑到廚房裏輕輕問下女道。朱先生什麼時候出去的。說甚麼沒有。下女半晌答道。剛出去不久。張全道沒說甚麼嗎。下女望着張全笑笑。張全心中好生疑惑。追問道。你笑甚麼。趕快說給我聽。下女低着頭不做聲。張全知道必有意外。急得跺脚道。你爲甚麼不說。我知道了。他一定是對你無禮。極下女望着張全搖頭。張全怒道。你不說。我便認定你與他已有關係。你認定了便怎麼樣下女沒法說道。你去之後。他在被裏叫我拿衣服給他。換我拿了衣服給他。他乘勢扯住我的手不放。教我進被同睡。我怕人來。掙脫手。就走他衣服。也不換爬起來抱我。張全睜着眼睛問道。抱了你怎麼樣。下女道。我要喊張全道。你喊了沒有。下女道。沒喊。句張全急道。你爲甚麼不喊。下女道。沒喊。出已有人來了。張全道。誰來了。下女道。青菜店。張全道。青菜店去了之後。他沒說甚麼嗎。下女道。他拿一塊錢給我。我沒要。他就沒說甚麼了。張全復盤詰了幾句。下女始終抱定宗旨。說沒有。有句中有眼張全也沒得法子。叫下女端茶出來給羅福喝。張全兩人在廚房問答的時候。羅福已躲在門外聽了半。天。祇是羅福的日語。尙不能完全聽懂。然也知道了一大半。他就疑惑這下女已與朱繼森有染。心想這種鄉裏人。祇知道要錢。有一塊錢給他。他有甚麼不肯的。日本女人把這件事本看得不值甚麼。況且他又是個下女。那裏還有比這個再便宜的弄錢方法。再留心看下女的舉動。在羅福眼中。便覺得有十分風致。且如小鳥依人。送茶給羅福的時候。還印了個頭。喉嚨裏說了兩句聽不清楚的話。羅福實以爲意外之榮。便也有了個不可告人的念頭。雖有張全監着他。仍是乘機便要瞞下女。兩眼下女却也可怪。剛剛羅福望他。他也用眼望羅福。不消

幾眼險些兒把羅福的靈魂都望掉了。羅福坐着遍身不得動的。張全明明知道。然料定他們當着面。決鬧不出甚麼花樣來。偏故意裝沒有看見。羅福高興得無可不可。找着張全。指手舞腳的高談闊論。以買弄他的精神。活潑張全。暗自好笑。此時抑何暇也。殆所謂關心者亂耶。懶得和他叫纏。隨意拿了本書翻看。取惹羅福想再胡扯見張全已不答白也。覺有些難為情。便搭訕着也拿本書看。張全見天色將要黑了。吩咐下女。煮飯各自無言了一會。朱繼霖回來了。欣欣的對張全。笑道上課回了。嗎。張全知道是打趣自己便也笑着答道。我今天那能上課。昨晚整整的沒有合眼也。忘記起來了。多少次朱繼霖見羅福在這裏也有些不好意思。便不更往下語。跑到廚房裏。指揮下女弄菜。張全心想。我本不應與他爭。這下女不過見他的意思。太拿穩了。下女是他的。所以顯點手段給他看。何必與他這般鬧醋勁。真是糊塗一時了。他這種鄙吝鬼。花掉他愛個冤枉錢也。好我看獸子這東西。狠有染指於鼎的意。思。何不順水推舟的。送個敵手給老朱。心中一想。早定了個主意。起身到廚房裏。叫下女去買酒。朱繼霖問誰要喝酒。張全道。買給老羅喝。羅福聽了得意。朱繼霖接下女的手。弄菜。下女去了。不一刻。買了酒回來。已弄好。吃喝起來。張全殷勤勸羅福喝。酒下女跪在一旁。執壺羅福本來喜酒。更兼有絕美的下酒物。喝得個壺倒杯空。便裝出十二分醉態。望張全道。我今晚不能回去了。你有舖蓋。沒有張全點頭道。舖蓋很多。羅福道。沒有也不要緊。和你睡便了。張全道。我不喜同人睡。你還是一個人睡好。羅福笑道。我曉得怕我吵。你放心。我睡了。甚麼事都不管。張全知道他是有意探聽口氣。便也笑道。不要胡說。放着你同睡一房。你是死的嗎。將來落到你口裏說得好聽。羅福喝多了酒。也不吃飯了。借了條手巾去洗澡。洗了澡回來。已到九點鐘。羅福催着要睡了。兩塊錢。

猶樂有心知權
兩樹枝可爲紅
顏薄命者言而
下女雲雨水性無
心任他朝暮無
不必稍入卷簾
而此章寫出憐
如洪憲時代衰
皇帝對國民
傷心人別有
抱歎抑何難
患之紛乘者憂

彩雲易散好事
多磨難默子空
歡喜一場不吃
羊肉惹得一鼻

納在裏衣口袋內預備半夜起來送給下女買片時的快樂。下女攤被的時候，他就乘着張全不見，搜了。下女一把下女笑着對張全努嘴。羅福心花怒發，摸出票子給下女看。醜下女點點頭，羅福恨不得便將他擄住連連的催張全睡。張全真個睡了。朱繼霖也是巴不得早睡。三人都雅雀無聲的。各人想各人的心事。惟朱繼霖覺得今日有些美中不足，悄悄從箱子裏檢出張全看見的那副空氣治療器來，如法泡製。心心思想說明書，祇須四十天便見成功。我怎的施用了兩個月，還一點效都沒有。放在管子裏面，將空氣拔了的時候，還覺可觀。一鬆手又復了原。便再治兩個月，恐怕也沒有甚麼效驗。但是已經花錢買了來，不用也覺可惜。且再治兩個月，看是怎樣這邊房裏羅福假裝睡着，聽張全落枕沒二十分鐘，便打起。廝來，心中甚喜，側着耳朵聽下女在隔壁翻來覆去的擦着席子響。知道他沒有睡着，輕輕爬起來聽。朱繼霖房裏沒有動作，以爲他也睡着了。其實他正在被裏用空氣治療器羅福握着一團慾火，真是色膽天來大。爬到下女門口，端開門。日本的門，純是紙做的，不仔細聽，不出聲。息羅福端開了門，心中跳得和小鹿兒撞頭，巍巍的看張全醒也沒醒。復聽朱繼霖有沒有動靜。微微的聽得有拖着被窩響的聲音，便嚇得不敢過去。靜心再聽，祇見下女望着他搖手。他此時心中急得比熱鍋上螞蟻還難過。更回頭看張全嘴閉眼閉的睡了。起先還有鼾聲，此時連一點兒聲息都沒有了。有對聲者促羅福下手也如何下手也。默子烏能見及此哉。心中忽想道：老朱多半也睡着了。且過去再說他們就知道了。也不能拿我怎麼樣。主意已定，即跨了過去。下女睡着不動。羅福剛伏身下，擄定抽出票子交易了。還不到兩分鐘，張全已醒了。翻身咳嗽。朱繼霖也翻身咳嗽。倒好像報個暗號。羅福嚇得不敢動。下女推他走。羅福不知怎樣才好。正在猶疑的時候，張全蹴得

入廁者將
必被捉
之解却
逃之活
筆之新
近之舊
會徒已
以爲不
巴說之
共下不
上宜能
里計此
以遊當
後第加
上之陵
井爲流
俗人足
此也

也還稱手捏着一把汗跑了出來。日本房子的門有甚麼牢實。羅福拚命一擠已擠做兩開。朱繼霖張全低着头。推羅福上前。廁房裏黑洞洞的。羅福也踏了進去。日本的廁屋本來極小。其中若是有人第二個人決不能再容身進去。此時羅福既能踏了進去。自然是沒人了。張全見沒人。便一把推開朱繼霖。爭着向裏角裏尋找。眼見得那賊是不知去向的了。朱繼霖見賊人已去。膽忽壯起來。一個人跑到廚房裏來。探下女的死活。下女幸得羅福一脚踢了轉來。已爬到他自己的房裏。揉傷去了。朱繼霖跟他房裏極力的溫存安慰。羅福尋賊不着。出來見了二人的情形。不由得發生一種新鮮的醋意。朱繼霖不知羅福的事。自己倒覺得不雅。回到張全房內。議論賊人從何處進來。張全拖着羅福到門口踏看。一會一點形跡也沒有。轉到後面見糞坑的出糞門開了。才知道他是由這裏出進。登時教羅福關上。張全的意思以爲羅福是不知污穢的。誰知羅福也一般的怕臭。用腳踢關了門。還掩住鼻子叫臭。張全嗤的笑了一聲。拍着羅福的肩道。馱子仔細嚇出淋病來。羅福一回頭。張全用指在他臉上戳了。下道好大膽的東西。居然割起我的靴腰來了。羅福忙搖手道。低聲些。老朱聽見不雅。張全笑着點頭。二人復轉到前門。朱繼霖和下女正待出來。見了張羅二人便停了脚。問可有甚麼形跡。張全道。這狡賊從毛坑裏出進的。已跑得無影無蹤了。隨望着下女笑道。嚇壞了麼。好好的跑到廚房裏幹甚麼。下女不做聲。四人一同進房。張全問朱繼霖道。老朱你不是沒有睡着嗎。爲甚麼一點兒聲息也沒有。聽見朱繼霖道。我睡着了。因爲聽得響聲才起來。我還以爲是你呢。張全道。我睡夢中祇聽得哎喲一聲。把我驚醒了。睜眼看老羅已不知去向。說時望羅福一笑。急得羅福忙使眼色。張全便又對下女道。你確沒有睡着。祇聽得擦得席子一片響。下女紅了。

微波渾不動冷
浸一天星詞冷
善描景物者此
其此處細寫
景緻以下人情
上回餘波是下
寫起點虛接
箭筆墨蓋無不
不臻無美不備

借人作房家敗
無此二語意中
何居乎有語時
呼噫嘻我知之
矣非謂禮防廢
堅人倫滅心可
苦口婆心可絕
感應驚讀

盛筵無不散好
月未易圓此若
段風流公案便
不覺留口開河
如得信然中斷
歌筆方酣忽景
為愁生委令人
魂

臉朱繼霖起先本有所聞因疑在下女房裏的必是張全故祇想打草驚蛇的爬起來阻張全的與此刻聽張全這般說法明明在下女房裏弄得席子響的又是一人這人不待猜疑已決定了是羅福這一個醋浸梅子直酸得朱繼霖五臟冒火七竅生煙登時橫着眼睛瞪了羅福幾下羅福幾乎嚇出汗來那種極新鮮的醋意立刻冰消了朱繼霖氣忿忿的跑回自己房內發話道我們這個貸家也太沒有體統了難怪賊人不從毛坑裏進來自己人還要引賊上門呢張全聽了推羅福教他答白羅福張開口望着張全張全正待對壘朱繼霖已叫着下女罵道你這小淫婦要偷多少人才設醜態百出難為作者寫得下下女哭着答道誰偷了人人家要來找我叫我有什么法子張全忍住笑跑過去道老朱你發甚麼醋勁夾七夾八的罵人公共的東西公共人用誰是誰的老婆不許人家窺伺的朱繼霖聽了翻着雙眼睛望了張全半晌歎口氣道神出我罵下女與你有甚麼相干你一個人毫無禁忌罷了你難道不知道借人行房家敗人亡的話嗎何得來張全聽了又要笑心想這宗蠢物不與他說也罷了這早晚何必替人家爭閒氣我的意思原不過使他嘔嘔氣他現氣得這樣也就可以收科了便笑道我竟不知道有這種話怪道進賊呢活畫出個聰明小兒口吻笑了一句回房又打趣羅福一會各自安歇無話於今且說那住在浩養館的汪祖經自從去年吳品廠因避外差逃去上海之後他無精打采的住到於今有時遇了秦士林他橫眉怒目的握着拳頭恨不得將他打死秦士林生得金剛一般汪祖經自揣不是對手咬緊牙關的忍住那秦士林也是此心不死時時會跑到浩養館來向館主打聽吳品廠來了沒有他何以跑到浩養館打聽哩他因為知道吳品廠的行李寄在浩養館料定他到日本時必來取行李所以祇管來打聽真可謂抵死不相饒矣汪祖經咬牙切齒的痛恨一

蠅逐臭人逐勢
利如明蠅是人而
曰如若蠅逐臭
此語匪夷所思

老賊如吳品
還說是芳心
跳筆下有機

秦士林用脚
墊子移近吳
廠坐下倚紅
翠細膩之極
惜吳品月賤
梁士林亦風
場中門外漢
鬼配蛇神雅不

日汪祖經接了吳品一封信教他到上海去他那敢怠慢連夜向同鄉的籌措盤費同鄉的問他忽然去上海做甚麼他說譯了部書賣與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要本人去簽字不得不走一過同鄉的人都有些犯疑說他從來不講究學問的為甚麼無端的譯起書來並且他是個好吹牛皮的人若是譯書他必張大其辭逢人遍告那有譯完了還沒人知道的但是他同鄉雖是這般疑惑却沒有人肯說出來有錢的還是借錢給他他本是官費又作過一次江西經理員同鄉的也不怕他沒得還他一夜工夫籌好了盤費次早便乘火車到長崎恰好搭築後九到上海吳品廠給他的信地點寫得極其詳細恐怕他走錯了路耽擱了見面的時刻作判太刻矣汪祖經到上海一找便着兩人久旱逢甘雨說不盡各人心中的快樂歡娛嫌景短的已住了幾日仍舊同回東京兩人的行李都在浩養館不待躊躇的選投原處來第二日秦士林便如蒼蠅一般的噴着了腥氣插翅飛到浩養館問明了吳品廠的房子笑嘻嘻的走進去此時汪祖經正和吳品廠促膝談心猛然見了秦士林祇嚇得吳品廠芳心亂跳汪祖經與致頓消秦士林見了二人情景心中大樂便操日語呼著吳樣道久違了自你去後我朝思暮想的好不難過呢不知到這裏打聽了多少次你也太過於寡情了怎的連信都不給我一個無賴口甚麼時吻如畫分到的老汪你不是往上海去了的嗎怎的也回了吳品廠不敢不作理會祇得忍住氣起身讓坐汪祖經也怕他再說出不中聽的話來隔壁人聽了笑話他也知人怕道笑話這就奇了便也微微點頭招呼他坐秦士林用脚將墊子移近吳品廠坐下道你在家裏住了多久府上人口都好麼吳品廠一面移坐墊避開一面答道承你掛心家人都好秦士林對汪祖經笑道聽說你譯了部書賣給商務印書館交易已經成了嗎汪祖經有意無意的點頭並不答白

宜人意而兩情
未治一味相欺
是市僧論其出
男女料情尤非
人意唯其出此
人意料方爲此
書特色

男子宜創業重
不朽耳豈便不
值錢不值錢者
等紳腐耳何若
士林斯乃可
是之薄生之可
自留學之愛者
自必不匹夫匹
婦殺不得已始
爭自殺留學生

第二十五章 吳品厂噴蜂叱蝮蝶 秦士林打鴨驚鴛鴦

秦士林又笑道難爲你有本事譯書賣錢你們兩個人想是在商務印書館遇着的了。真算是天緣湊巧。吳品厂不覺紅了臉。汪祖經那裏按納得住呢。瞪着秦士林正待發作。秦士林已回過頭對吳品厂道。你此次從家中來。手中必定寬裕。我這响窮死了。光光的一名官費。應酬又大。又沒本事譯書賣錢。你借給我幾個罷。吳品厂身子一扭臉一揚。說道我那裏有錢。我到上海要不是。旬說到這裏忽然停住了口。過了一會才接着道。不是有人借錢給我。幾乎困在上海不得動身呢。秦士林笑道。你怕甚麼。自然是有人接濟的女學生。估便宜就在這些地方。要是我。秦士林困在上海祇怕一天一個電報也打不出一個人送錢來。男子值得甚麼。你記得我們同住的時候。官費發得不應點。你要錢使我甚麼東西不給你當了。祇少當舖蓋給你。用你不想想。我圖着甚麼來我做夢。也不料到。有今日。吳品厂聽了。急道。你說話不要太沒良心。我當了你幾件東西同住的時候。就當了。難道是我一個人使嗎。當了你的東西。我都記得。總共不過二十來塊錢。我自己使的。僅買了一把傘。四塊五角錢。剩下的都是公共着使了。虧你還拿着當話說。秦士林笑道。就據你說。也有二十多塊。我於今也不和你爭多爭少。橫豎我都有帳在家裏寫得清清楚楚。祇是也得算算才好。我使了錢。還討不得個好收場。不值得。吳品厂氣得變了色。說道。你有帳算更好。總算是我背時。遇着了。你這沒良心的人。秦士林搖搖頭道。我是沒良心。你有良心的。且憑着你的良心想。我當日待你的情形。應得受今日這般的報答嗎。汪祖經久要發作。因秦士林提起往日的事說不能插嘴。此時見逼得吳品厂哭了起來。心中說不出的難受。便拔地立了起來。指着秦士林道。你們是親戚。就用了你幾個錢。終久得還的。算得甚麼。況且是同住時。大家使的。也值這般裝形作色的逼人嗎。至於講到

太歲頭上抽毛
老虎嘴邊拔鬚
真走了眼色

秦士林是吃飯
主義還說將來
要上江西舞臺
江四舞臺秦
士林何用融三
個料斗吃兩碗
米飯罷了雄碗
算得餓色要砥
柱中流麼

預備嫩夜句伏
線突兀如危峰
十筆無漏筆合前
筆無漏筆合前
後而成一事謂
非神工香斯未
之能信

現在他有甚麼得罪了你。秦士林不待他說完，即揚着頭道：老汪，你坐。這事不與你相干。論禮我和他說話，你應得躲避。才是你。既知道我和他是親戚，我來了，要你這外人，屬在裏面做甚麼。我因看同鄉的面子，不與你計較。也算對得住你。你還要多嘴，這就使我太難了。汪祖經見秦士林動氣，反坐下笑道：老秦，你倒會拿架子。祇是你說話太過了。頭莫說我和品廠是同鄉，便不是同鄉，我在他房裏，他不說來了秘密親戚，教我迴避，我也不必走。開況且我和他是朋友，又先在這裏坐着，爲甚麼叫做屬在裏面，你不看同鄉的面子，便當怎樣。我倒要請你計較。計較給我，看我起來說話，原是調解的意思，甚麼叫做多嘴。我看你欺人慣了，這回可走了眼色。欺到我頭上來了。口鋒真秦士林冷笑道：誰還敢欺你。我知道你差不多，以這房裏的主人自命了。祇是我勸你斂迹些的好。將來都要在江西上舞臺的。將來自然都是活動人物吳品廠聽了，更傷心痛哭起來。秦士林汪祖經一時都默然無言。吳品廠嚶嚶的哭了一會，下女送上晚飯來。吳品廠揮手叫端去，我不吃飯。秦士林忙止住道：既端來了，讓我吃了罷。省得跑回去遲了。又得補開下女，即將飯菜放下。問汪祖經道：汪先生也在這裏吃嗎？汪祖經點頭答應。下女笑着去了。須臾之間，送了進來。二人聲息俱無的吃了。個飽。預備嫩夜，下女進來收碗。秦士林問道：這館子還有空房間沒有？下女道：底下有一間三疊席子的。但是光線不好。這對面一間六疊的。客人說就在這幾日內搬去。不知道幾時能搬。秦士林點點頭道：等他搬了，我就搬來。下女答應着，收了碗去。秦士林見吳品廠伏在桌上，哽咽個不住，無心再尋話。說順手拿了個墊子，折疊起來，當枕頭躺下。在書架上抽了本書，借着電光，消遣。汪祖經見了心中，悔恨自己何以想不到。這着被他佔了便宜。登時眉頭一縷，忽然得了一計。也借着到書架上拿書。乘秦士

三國之所以成
相時也人才足
敵勢均力敵而
后此并立而
播此段秦士林
成楚漢相向
乘相與相許
龍進秦士林
亦進秦士林
汪祖經亦進
虎祖經亦進
如運門我俱
自其設疑以
解其疑設疑
所無事能寫
應合筆若得
衣之無拍若
經才大若海

第二十五章 吳品厂噴蜂叱螻蝶 秦士林打鴨驚鴛鴦

林不意。捏了吳品厂一把。並推了一推。吳品厂知道是教他。走便起身嘆了口氣。開櫃拿了裙子。收拾停當。秦士林問到那去。我陪你走。吳品厂道。我去走人家。要你陪甚麼。秦士林笑道。我不去就是。何必動氣。回頭對汪祖經道。你也出去嗎。汪祖經道。定不定出去。我還不知道。若有事。也是要出去。的你問了做甚麼。秦士林道。不做甚麼。你出去。我也得同走。你若不出去。我就再在這房裏輪一會。汪祖經道。我出去。你為甚麼得同走。秦士林道。你們都出去了。我一個人坐。在這裏。幹甚麼。汪祖經恐怕秦士林跟着吳品厂跑。便說道。我不出去。祇是我不能多陪。你坐。吳品厂不顧二人說話。推開門。走了。秦士林笑道。陪陪我何妨。我們難道不算是好朋友嗎。汪祖經也不答。

話搶着秦士林的地方睡了也。抽了本書來看。留學生的書都這樣看法可嘆秦士林知道吳品厂一刻工夫不得回。坐着沒有

趣味。拿着帽子。推開門。一搖一擺的往外走。汪祖經恐他去追吳品厂。連忙爬起來。跑到自己房裏。拿帽子。躡足躡手的跟了他走。秦士林並不回頭。逕走到電車路上。兩邊望了一望。沒有吳品厂的影子。一步一步的踱到北辰社。喝牛乳。汪祖經就在門口站着。等了點多鐘。不見出來。悄悄的走近玻璃。探望。祇見秦士林蹣跚着腿。坐在裏面。左手捏着幾張新聞紙。擱在桌上。右手膀搭在椅子靠上一個。年輕俊俏。下女站在一旁。掩住口笑。隔着玻璃。聽不出秦士林說些甚麼。祇見他搖頭晃腦的。嘴唇動個不了。汪祖經心想。我怎的這般糊塗。祇管站在這裏。等他幹甚麼。何不回館子裏去。老吳回了。就教他今晚睡在我房裏。豈不好嗎。老秦從沒開過我的房門。我若聽得他的脚步響。就到老吳房坐着。他進來。我祇說老吳沒回。他等過了十二點鐘。必定以為不回了。回去安歇。主意已定。三步當兩步的跑到浩善館。與前秦士林一步一趨。比吳品厂還沒有回來。他便站在門口等候。不到幾分鐘。吳品厂

布帛縝密無隙
可乘着他如何
解脫

欲擒故縱將進
故退看官切莫
被他騙過

寫吳品厂拖鞋
突然運出針鋒
是深山鳥道是
空谷足音

已運步嫻嫻的回了。汪祖經忙迎上去，將自己的計畫說了。吳品厂歎氣點頭，遂走進汪祖經房裏。汪祖經看錶已到十點鐘，便從櫃裏將被拿了出來鋪開，要吳品厂先睡。他自己却跑到門口，故意找着下女談心。好等秦士林來了，不疑心他房裏有人。浩養館雖然專做中國人的生意，却不甚講究請下女，所以浩養館的下女沒有甚麼出色的。汪祖經的那副尊容，加以辭不達意的日本話，下女都懶得答白。見書於下女而見賞於吳品厂，始吳品厂之嗜好人與殊歎。

汪祖經也志不在魚，不過想借着說話掩飾人的耳目。下女不高興，也就罷了。獨自站了二十來分鐘，聽得木屐聲響。汪祖經的眼睛本來近視，又在暗處，益發看不清楚是誰來了。及聽得叫御免（對不住之意），日俗進人家多呼之）的聲音，才知道就是秦士林。秦士林早已看見了汪祖經，便問道：老汪，品厂還沒回嗎？汪祖經乘機答道：沒回。我正在這裏望他回呢。秦士林笑道：這才真算是椅定門兒待咧。到他房裏去等不好嗎？說着已卸了木屐上來。汪祖經站着不動。秦士林道：我到他房裏坐去，站在門口像甚麼樣？汪祖經怕他推自己的房門，連忙跟了進來。秦士林果然疎忽，逕跑到吳品厂房內，見折着當枕頭的墊子，還是那般擺着，房中一些不動。心信吳品厂是沒回來，便一屁股坐在席子上，從袋裏拿出煙來，擦上洋火，呼呼的吸。汪祖經怕他泛疑，也勉強坐了下來。兩個人你望望我，我望望你，都沒得話說。秦士林一枝煙吸完了，站起來低着頭，在房角上突來突去，心中思量甚麼似的，踱了一會，摸出錶來看，見已到十一點三十分鐘，估量着吳品厂已是不回了，拿着帽子就走了。出了房門，忽然發見文品厂的一雙拖鞋，文情細，密之極。擺在汪祖經的房門口，心中恍然不悟，不由得怒氣填膺，一把將房扯開。此時吳品厂正脫了衣服，躲在被窩裏，面屏聲息氣的聽秦士林的動作，猛然聽得門響，祇嚇得徑寸芳心，幾

明知是吳品廠
爾敢云原來是
你有醋氣有醋
意寫出爭風醜
態如溫冷燃厚
無復遺迹逃形

吳品廠死不死
在人後而在人
前尋死可見是
假

此是作者擅染
婦人女子怨氣
搖筆非開筆尤
情狀非開筆尤
非刻薄筆後一
秦士林已告終
秦士林已告終
秦士林已告終
秦士林已告終

第二十五章 吳品廠墮蜂叱螻蛄 秦士林打鴨驚鴛鴦

平。從。口。裏。跳。了。出。來。睡。也。不。好。起。也。不。好。正。在。百。般。無。奈。的。那。一。剎。那。間。秦。士。林。已。走。近。身。邊。用。那。使。降。魔。杵。的。氣。力。筆力雄厚直回將被一揭吳品廠縮做一團。秦士林轉着腰聽了一眼。冷笑道。原來是你。你為甚麼不再躲到上海去。一句話沒說完。汪祖經已腳聲如雷的奔了過來。拚命的將秦士林一推道。跑到我房裏幹甚麼。乘我不在房裏。你想行竊嗎。秦士林也將汪祖經一推道。我是行竊。你去叫警察來。汪祖經本來沒有氣力。又和吳品廠新從上海來。更是精疲力竭。被秦士林這一推。幾乎栽了個跟斗。退了幾步。立定了脚。眼睛裏冒火。握着拳頭。撞了進去。秦士林一手接住。往懷裏一拖。汪祖經乘勢將秦士林的腰抱住。想將他放倒。奈秦士林身軀高大。氣力又大。撼了幾下。撼不動。吳品廠見兩人打了起來。急得沒有主意。爬起來跑回自己房裏哭去了。秦士林恐隔壁干涉。不敢戀戰。將汪祖經放倒在地。輕輕的脫了手。抖了抖身上的衣。仍走到吳品廠房裏來。汪祖經自知不是秦士林的對手。然仗着一股浩然之氣。也就不怕秦士林利害。立刻爬起來。咬牙切齒的進到吳品廠房裏。望着秦士林道。你敢再來嗎。吳品廠哭着央求道。求你們兩位都放點讓。你們的意思。不過想逼死我。我一死。你們都乾淨了。說着用頭往壁上撞。日本的壁。是篋紮紙糊的。那裏撞得死人。撞了兩下。汪祖經怕撞破了壁。妙語忙解頭忙跑過去抱着。叫他莫撞。吳品廠懂得三從四德。便住了頭。三字不撞。却仍是掩面嗚嗚的哭個不了。秦士林鼻子裏哼了一聲。自言自語道。恐嚇。誰來。今晚我也懶得和你們多鬧。明日再來奉看罷。說着提起脚走了。汪祖經見秦士林已走。即代吳品廠將舖蓋理好。極力的勸他安歇。半夜無話。語次日起來梳洗才畢。秦士林已施施從外來。吳品廠扭轉身。朝窗坐了。保也不保。秦士林叫着品廠道。你說紙當了我二十來塊錢的當。我此刻已將帳

此劇必不重演
而汪祖最偏生
係劇中重要
主人所以接
演第二齣步
留餘地時去
徑從等閒看
預却其工心苦

汪祖經往見
單怕樹葉打
恐人情非
頭近人寫
得不汪若
林二人無
六燕之五
重正所形
吳品大所
情人大都
若此

吳品打秦士
林廠其聲必
清聽其聲必

單拿來了。請你算算。你既待我負心。我何必死纏着。你不放。祇是我不甘心。白花了這許多的錢。落得這樣的下梢。於今老汪譯的書也賣了。你的官費也有幾個月。沒有使請清還了。我這筆帳。大家分開罷。說着。從袖袋裏掏出張紙來。丟給吳品廠看。吳品廠見秦士林進來。本待不理。反聽他說出這些話。實在詫異。不能不拾着帳單看。祇見上面寫着某月某日付品廠洋若干元。某月某日付品廠衣服若干件。當洋若干元。共計洋一百四十七元。吳品廠看了。除幾件衣服當二十二元外。幾筆數都起不起。影子來。知道秦士林是有意敲竹槓。氣得將帳單一提。道我幾時用了你這許多錢。隨你的意思寫個數。就問我要錢嗎。秦士林兩眼一瞪。說道你也不要太昧了天良。使了我的錢。不感我的情。還要賴我騙你嗎。老實告訴你。你沒有錢還我。休想我出這間房。本意是在這一句隨即坐下來。將背靠着壁。氣忿忿的預備久坐。汪祖經已過來。拿着帳單看了一會。仍舊提下。此時他恐事情上身。却不陪着坐了。掉轉身就走。吳品廠更是着急。又哭了起來。秦士林却用好言來溫存。可怪吳品廠的性格。和石頭記上的花襲人一樣。伺候那個。心眼中就祇有那個。去年這時候。心眼中除秦士林外。沒有汪祖經的影子。這時候。心眼中換了。汪祖經。便也沒有秦士林的影子了。所以秦士林用好言來溫存他。祇作沒聽見。秦士林見房中沒有他人。以為吳品廠與自己有那們久的恩愛。必不得十分撐拒。想權去慰藉他一番。那曉得。倒遭他打了一個嘴巴。這嘴巴雖打在秦士林的厚臉上。不算甚麼。却委實將他的那一團慾火。打下去了。秦士林的慾火。既已下去。涎皮涎臉的樣子。便做不來了。想發作幾句。出氣。忽然轉念。還是和他用軟工夫的好。隨即挨着他坐下。說道我往日待你的好處。你都忘了嗎。不知吳品廠怎生回答。且俟下章再寫。

第二十六章 舊夢重溫良媒逢蝶使 新居始卜佳朕種蘭因

如此看來似吳
品汪祖均
非也所以寫
秦士林敵手
汪祖經之敵
且看下文數十
元了事便見端
倪條道就是
條子換不著個
是個有真心就
是吳品厂遇不

話說吳品厂見秦士林挨近身坐了下來。連忙將身子一讓。吳品厂原靠桌子坐着。這一讓。腰子恰好抵住了桌角。秦士林的手。已纏腰間抱了過來。吳品厂那裏肯依呢。極力的撐道。你再不放手。我就嚷了。秦士林見他這色俱厲。知道是不肯將就。登時將慾火。變成了一團無名火。隨手將吳品厂一推。跳了起來罵道。賤婆娘。趕快還我錢來。老子有了錢。怕沒有女人睡嗎。定要你這種臭貨。不吳品厂聽了。氣得打抖。戰兢兢指着秦士林的臉道。你這個絕無天良的人。我真瞎了眼。上了你的當。想敲我的錢是沒有的。一條命你拿了去罷。秦士林哼着鼻子道。沒有錢咧。看誰的本事大。秦士林口裏雖是這般說。心中却仍是有些不忍。也不往下再說。靠着坐了。翻着一雙白眼。看吳品厂哭。吳品厂哭了一會。揩乾眼淚。叫下女不用開飯進來。秦士林到底臉皮薄。不能再和下女靈要。挨着肚皮餓了一會。實在忍不住。自己掏出錢。叫下女買了些點心吃了。竟到夜間十點多鐘。汪祖經才輕腳輕手的走了回來。先在門縫裏一望。見秦士林未去。便不敢推門。悄悄的回到自己房內坐着。吳品厂早已聽得他的腳響。心中正恨他臨難苟勉。見他竟不進房。更是嘔氣。心中罵道。你平日一絲不肯放鬆。抵死的將我勾引。我今日爲你出了亂子。你就匿跡銷聲的。不顧人死活。原來你們男子。都是些沒有天良的。你既這般怕事情上。我此刻是走頭無路的人。恐怕你不得乾淨。心中越想越氣。便起身開門到汪祖經房裏。汪祖經此時正貼着耳朵。在壁上聽。吳品厂房裏的動靜。見吳品厂進來。疾忙低聲問道。怎麼樣。吳品厂等他湊近身。一把扭着他的耳朵道。我房裏有老虎咬人嗎。你昨日爲甚麼不躲。汪祖經連忙分辨道。不是躲。我想換了衣服就過來。吳品厂道。

了却秦士林宜
被乾淨

看他說留學界
清雅可寫的事
委實有限便知
清雅外史所以
無非作者之罪
實留學界之罪
留學界胡以有
罪曰留學界惡
濁唯其惡濁是
故有罪其罪且
擷髮羅數實之
留學界當許爲
知言

歌管樓臺聲細
沈沈此院落夜
刺之後繼乃以
花且出塞日本

你早躲倒好了。此刻想躲。祇怕來不及了。你一個男子漢。虧你也這般怕事。汪祖經奮勇說道。誰怕事。你且說他要怎樣。吳品厂道。他不過想敲幾十塊錢。那帳單你不是看見的嗎。汪祖經縐着眉道。你想給他嗎。吳品厂道。不給他。他死守在這裏。成甚麼樣兒。我還有三十多塊錢。你再湊幾十塊錢給他去罷。汪祖經本待不允。因怕事情鬧翻了。反掉了自己的官費。祇得答應。秦士林原祇想敲幾十塊錢的竹槓。錢既到手。立即無事。後來到民國三年的冬天。吳品厂的官費。畢竟因這事弄裁了。還連累了他兄弟吳源復。也裁撤了官費。兩姊妹便伴着汪祖經吃飯。汪祖經因爲是五校的官費生。所以沒事。他們沒有錢。倒沒有笑話。這件事就算是了。不肖生寫到這裏。一枝筆實在污穢不堪了。極想尋一椿清雅的事來洗洗他。却苦留學界中。清雅可寫的事。委實有限。在腦筋中尋來尋去。僅尋了件香艷的事。却喜這事。是看留東外史諸君欲急於知道的。諸君看了前幾回書中。不是有張全驚艷的一段事嗎。當時諸君必以爲是張全信口開河說出來的。後來見張全在四谷和羅福同走。居然又遇了這美人。並且改變了裝束。諸君此時。必想打聽這奇怪美人的歷史。這奇怪美人的歷史。在下却知道得十分詳細。於今且從這美人的對面慢慢寫來。前清光緒三十二年。浙江有一個小孩子。姓張名思方。隨着他哥哥張正方到日本留學。那時張思方還祇有九歲。生得神侔秋水。品奪寒梅。任是甚麼無情人見了。都要生憐愛他的心。他到日本不久。便同他哥哥進了宏文學院。宣統二年畢了業。他父親死了歸國。直到民國元年。十月張正方運動了一名西洋官費。出西洋去了。張思方也得了一名東洋官費。仍到日本來。這時候張思方已有十七歲了。更出落得風流蘊藉。神采驚人。他在宏文學院的時候。原有個日本人。姓真野的。和他認識。真野是慶應義塾的。

人姓真野性
也真野真野
逸之士筆有餘
意

不同流合污別
是清濁不肯與
思方不肯與張
同浴此等筆墨
雖顯而易見而
說者苟非特具
慧眼便真作方
聽心野張思方
脾氣野勤改著
不傲聲只是笑
寓言蓋本獨善
其爲之真諦發
而於瑣屑一
層亦厲風居卜
居微旨於針砭
人心痛下其固
世深故言外有
骨隱痛筆下有

第二十六章 舊夢重溫良媒逢蝶使 新居始卜佳朕種蘭因

四十八

學生家中很是富有。因慕張思方的人品結交。張思方歸國後。兩人都時常有書信往來。張思方這次來日本。動身的時候。就寫了封信給真野。真野自是非常歡喜。親到橫濱迎接。到東京錦町錦楓館住了幾日。張思方嫌不清潔。和真野商量。託真野代覓清淨地方。真野知道他也是想進戾應義塾。因笑說道。清淨地方不難找。祇是要合你的脾氣的。恐怕不容易。張思方道。爲甚麼呢。真野道。一則你太好潔了。敵國人好潔的雖多。也沒有像你的。二則你選擇伏侍的人太苛。人家用的下女。怎得合你的意。你還有許多古怪脾氣。我和你來往得久。才得知道。要是不相干的人見了。還要笑話呢。張思方笑道。還有什麼古怪脾氣。你說給我聽。看我可能改了。真野搖頭笑道。我說出來。你能改嗎。你且同我去洗個澡再說。張思方躊躇了一會道。你爲甚麼要在這裏洗澡。這時分的水已經洗髒了。真野笑道。水髒了便沒人洗嗎。你不肯和人同洗也罷了。你這脾氣可能改。張思方笑着不做聲。原來張思方有好潔之癖。最不肯和人共浴。他進浴室。總是趕浴室開張的時候進去。若已有人。他便不進去了。真野知道他這脾氣。所以故意邀他去洗澡。停了一會。張思方道。倘尋不出好貨。我就住貨家也好。不過一個人勞神些。真野道。且不用着忙。我有個親戚住在四谷檜町。他家裏人口少。又愛潔淨。等我去問問。要是肯租給人。搬到那裏寄居。倒很相宜。張思方道。令親家裏有些甚麼人。都幹些甚麼。真野道。神保町不是有個山口吳服店嗎。那吳服店就是他家開的。他家本是靜岡縣人。山口河夫便是我的姑丈。他在店內照顧生意。我姑母因嫌店內嘈雜。在檜町租了所房子住着。我的表妹和他祖母住在靜岡。一年祇來東京一次。檜町的房間是好的。祇怕我姑母不肯租給人。張思方道。你就去問問何如。真野點頭道好。立刻乘電車去問了。過了一會。真野已問了回

地方僻靜居之者必崎土幽人張思方拔萃之方稱身分否則玉球投暗玷白明矣

窳零星瑣屑大物爲小不寫情節却處處然似犯此大忌然物似謾矣近世小說寫景不擇堆砌而無法度如雜貨店不知店中貨物必列者是否件必需者所謂硬撐門面者此近似之此所以爲布之除是處石外只有一松盆景高士幽人流漱石梅寫枕卵石鳳尾松若問果本友松石竹義何流激不連寫竹梅及野托

來對張思方道。你的運氣好。我一說他便肯了。此刻同你去看看房間。若合意。明日便可搬去。張思方換了衣服。同真野山檜町來。頃刻之間到了。真野引到一所有生垣（解見前）的房子門首。向張思方道。這就是了。張思方見門楣上有山口兩字。點點頭道。這地方倒僻靜。庭園寬廣。房子也像是新的。祇不知道內容何如。真野道。新却不是新的。但是裏面很精緻。這一帶的房子本來便宜。而這房子差不多要八十塊錢一個月。自然是好房子呢。真野說着推開了門。讓張思方先走。張思方進門。見院落收拾得修潔異常。用鵝卵石鋪着一條通行的道。道旁青草上連排擺着許多的盆景。彎彎曲曲。逕到裏門的階基上。兩株鳳尾松分左右栽着。彷彿是兩排盆景的督隊官似的。張思方且不上階。基掉轉身向外面看了一會。對真野道。裏面的房子不用看也罷了。有這樣的庭園。便是極舊極壞的房間。我也願意。真野笑道。既來了。豈有不進去看之理。並且紹介你見我姑母也好。張思方點頭。真野隔着門揚聲。一個小下女開門。見了真野。便鞠躬讓進。真野等張思方脫了靴子。才拖木屐。引張思方到一間八疊席的客房內。下女已跟着進來。捧着兩個蒲團讓坐。一雙眼睛不住的向張思方臉上瞟。張思方紅着臉。望着真野。真野忙對下女道。快去請太太來。說有客來了。下女笑聲答應。從容緩步走出。回身關門。還兀自望着不捨就走。真野恐張思方不好意思。忙站了起來。叱道。還不給我快去。我就自己去請。下女才去了。張思方不樂道。這下女討厭。我來住。一定要退了他。真野道。不相干。退了就是。我姑母也說不歡喜他。他年紀才十三四歲。就時常會和男人吊膀子。二人說話時。聽得有兩人的腳聲響。即住了嘴。門開處。下女跟着一個四十來歲的老佳人進來。下女即送上一個蒲團。真野便指着張思方向他姑母道。這位便是我的朋友張思方君。回頭對張

者但舉一以概
百唯善讀者爲
能反其四隅耳

易卦之數八故
靈席之數八

十六歲是二八
年華以二八獎

第二十六章 舊夢重溫良媒逢蝶使 新居始卜佳朕種蘭因

五十

思方也介紹了。張思方從小到日本。很知道日本的禮節。應對一切。日本話也說得十分圓熟。山口夫人見了。異常歡喜。對真野說道。你說張先生好幾年沒到日本來。怎的還記得說日本話。中國話和日本話差不多嗎。真野笑着搖頭道。完全不同。學外國語言。從小時候學起。容易多着。並且不會忘記。他從小時來日本。所以還能說得這樣圓熟。山口夫人道。怪道說得這般好。不知道他是中國人的。還聽不出呢。你帶他去看看房子。可能中他的意。接着望張思方道。先生不要笑話。租人家的房子住。總沒有自己造的房子合意。這房子別的好處。一些也沒有。祇圖他個清靜罷了。八疊席的房有三間。先生若肯來。隨便住那間都可以的。張思方連忙應是。真野起身對張思方道。去看麼。張思方道。不必看。我明日搬來就是。這家的房子。我想沒有不好的。夫人尙可住得。我難道不能住嗎。山口夫人笑道。這倒不然。各人歡喜的不同。這房子我就不十分中意。他的姑爹偏說好。我也懶得再搬。就住下來了。先生既來了。去看看何妨。張思方心中原想看看。不過存着些客氣。不好太直率了。山口夫人既是這般說。便告罪和真野走到廊檐下。山口夫人也跟了出來。搶先引張思方穿房入戶的。連廚房都到了。張思方心中十分滿足。當下不便問價錢。祇說明日定搬來。山口夫人拉着真野到一邊。問張思方吃日本菜能否吃得來。真野知道張思方能吃。便代答了。二人興辭。山口夫人直送到門口。張思方問真野道。你姑母一個人住這大的房間幹甚麼。真野道。怎說是一個人住。我姑爹每日回家。還有一個聽差的。一個車夫。他的母親及他的女兒。每年到東京來。約住兩三個月。此刻已差不多要來了。你將來見了我那表妹。必定歡喜。他年紀今年才十六歲。說起來也奇怪。他的相貌和你竟像是嫡親的兄妹。性格也差不多。張思方不信道。那裏有這們巧。真野道。你

人舍幽僻
落是庚嶺
暗點松竹
梅字韻外
天涯何處
神心以無
文之出咳
皆珠為問
湖老殘遊
有此否

此處特持
個點出竹
字緊
接慶應義
塾尤
有深意
帽好一頂
四方
帽兒他們
偏要

不信罷了。日後見面自然知道。二人說着話。已到了停車場。張思方道。你明日早起到我館子裏來。幫我檢行李好麼。真野道好。張思方道。還託你樁事。你回去走三田花屋門口過。請你順便替我定一份花。叫他每早送上好的鮮花到檜町來。從前我在本鄉一家花屋裏定花。是四塊錢一個月。此刻就再貴點也不要緊。祇要花好。真野答應了。電車已來。張思方乘着回錦町。一宿無話。次日六點鐘真野就來了。手中擎着一把鮮花。見張思方還沒醒。便輕輕將花放在一旁。拿花瓶到外面換了水。將鮮花插上。攔在張思方枕邊。自己坐下。打開書包。拿出講義來看。不一刻張思方醒了。開眼吃了一驚。連忙爬起來道。笑話笑話。你來了多久。真野笑道。才來不久。張思方道。不耽擱你的課嗎。請你按鈴叫下女來。真野仍將講義包好。按了按電鈴。下女來了。張思方吩咐算帳來。真野催張思方去洗臉。替張思方打好了被包。零星東西。昨晚張思方已檢點清楚。喚了三乘東洋車。一乘拉着行李。真野捧着花瓶坐了一乘。一乘張思方坐了。巡投四谷檜町來。須臾到了。真野先下車進裏面通知。領着一個下女。一個下男出來搬行李。張思方開整了車錢。同真野到昨日坐的客廳內。便有個五十來歲的男子。笑容滿面的迎了出來。張思方看他的舉動。知道是山口河夫。恭恭敬敬的行了一個禮。真野兩邊都介紹了。山口夫人也走了出來。笑說道。怎的這們早。我們剛起來呢。山口河夫打着哈哈道。他們學生時代。怎能和我們比。張先生此刻在甚麼學堂。真野代答道。他想去進慶應義塾。河夫笑道。慶應很好。慶應的學生。一個個走出來。還像個人。甚麼明治大學。日本大學的學生。都是打着窮幌子。好好的一頂四方帽兒。他們偏要揉得方不方圓不圓的。攔在頭上。還有故意將帽兒揉破。稱老學生的。我望了他們實在討厭。當學生的時候。省儉的固然好。祇是也得有個分際。

操得方不方圓
不圓罵盡嫖探
遺作之學生

第二十六章 舊夢重溫良媒逢蝶使 新居始卜佳朕種蘭因

五十二

流連水池欲飲
微細心者不盡
得其端倪矣

難道有了一學堂的叫化子。這學堂就算有精神嗎。真野知道山口河夫的脾氣。開了話箱。便不容易收場的。恐怕貪着聽他說話。誤了自己上課的時間。拿出錶看。已到了八點二十分。忙走到外面。招呼下女安置行李。山口夫人跟了出來道。大郎。你去請張先生看是住那間房好。真野答應着回頭問張思方。張思方因自己膽小。僻靜的房間不敢住。揀了靠內室的一間。真野幫着清理了一會。復取錶看了看道。八點五十分了。我今日九點鐘開課。不能再延了。張思方問道。你今日幾點鐘課。下了課還來麼。真野道。今日祇有三點鐘。下了課就來。張思方點頭望着真野提着書包去了。便如小兒失了保母一般。不知怎麼才好。呆呆的望着下女七手八脚的拿着這樣看看。拿着那樣嗅嗅。山口夫人也幫着擺桌子移椅子。忙個不了。山口河夫走近張思方的身邊。在張思方肩上一輕輕拍了兩下道。我要進店去了。夜間回來陪你談話。張思方連忙點頭道。請便。山口河夫搖搖擺擺的去了。張思方才想起自己的行李。爲甚麼教夫人來檢。並且下女搬這樣翻那樣。毫無條理。也怕弄壞了自己的東西。便笑着道謝道。夫人不用勞神。沒有多少行李。我自己檢便了。接着用手揮下女出去。河口夫人拿着張思方的一張小照。看了一會。見上面寫了許多字。日本女人認不了幾個漢字。祇知道寫得好。看便問上面寫了些甚麼。是誰寫得這樣好字。張思方道。是我自己寫了幾句詩在上面。不成字的。見笑夫人。夫人將相片擱在桌上道。這小照須得配個夾子才好。張思方一邊清東西。一邊點頭應是。夫人站在一旁看張思方慢條斯理的。一刻兒工夫。檢得齊齊整整。拿出一個蒲團讓夫人坐。夫人道。我不坐了。我要去指點他們弄菜。太郎差不多要下課了。說時冬的一聲。午炮響。夫人便別了張思方進廚房去。張思方對準桌上的鐘。拿着臉盆手巾。走到洗臉的地方去。

敬鬼神而遠之
其能無戒懼乎

寒梅傲雪豈是
等閒花草肯沈
醉東風宜其靜
默寡言

洗臉。見洗臉架旁邊一個圓池。池的兩邊都有吐口。從廚房裏自來水管內引出水來。通川流過。池裏養着幾尾暴睛巨尾的金魚。流連了一會才洗臉。剛洗完回房。真野已提着書包走了進來。笑道：「已經清理好了嗎？這房子經你佈置出來。比前更雅相了。這地方你不必客氣。和一家人樣才好。我姑母待人很親切的。你一客氣。倒生出許多隔膜來。我姑爺爲人也很和平。祇是有種脾氣不好。太歡喜說話。你將來還是不和他多談的好。」張思方笑道：「歡喜說話爲甚麼不好？我也是歡喜說話的。」真野小聲說道：「你歡喜說話和他不同。他最歡喜評論人家的長短。好在你們來往的朋友少。不然他最容易得罪人。他還有一種脾氣。歡喜這人的時候。他便無所不可。若不喜歡的人。連這人的朋友親戚。都是不好的。他客氣的時候。客氣到萬分。若不客氣起來。就當面叫他。他也不一定答應。我說給你聽。對於有這種脾氣的人。總是敬鬼神而遠之的好。你不要忘記了我的話。我和他至親來往了十多年。也不知見他得罪了多少人。對我雖算是無以復好。祇是我總兢兢業業的防備他。一句話不投機。傷了親戚的面子。我那表妹的脾氣也怪得很。從來不肯和人多說話。每年到東京的時候。常和我姑母到我家來。就坐一天。也不能聽見他說三句話。要說他是害羞。却又不是他。也一般的和人應酬。從沒見他紅過臉。露出點羞澀樣子。他那愛潔靜的脾氣。也就和你差不多。」張思方聽了。沈吟了一會。問道：「他不歡喜說話。難道問他也不答應嗎？」真野道：「問他自然答應。不過問一句。答一句。罷了。」張思方點點頭。不做聲。得理會真野道：「我到廚房裏去看看。看我姑母教他們弄甚麼給你吃。」張思方道：「我同去。看好麼？」真野一邊走一邊笑道：「有甚麼不好？」張思方真個跟着真野走到廚房裏。祇見夫人彎着腰在那割鱈節魚。下女正在地下切浸菜。夫人聽得腳聲。回過頭來。是張思方。

純潔無瑕超然
塵外

難有五德故張
思方只會弄雞
蛋

胸無城府天真
未鑿張思方果
可人哉

來了。忙伸着腰子笑道：張先生不要笑話，這裏講得很仔細，壞了你的衣，太郎你也太失禮了，領着他跑到這裏來。夫人這句話可就是完全的客氣話了。昨日張思方看房子的時候，恨不得連廁屋都領着他看。這時候却偏怕污了人家的衣服，好在張思方是一副純潔無瑕的腦筋，並不理會。解得妙也笑道：夫人怕我弄壞了衣服，自己還會弄菜呢。夫人笑道：你會弄日本菜嗎？張思方搖頭道：我知道弄一樣中國菜。真野大笑道：你會弄一樣甚麼中國菜？張思方道：你想吃，我就弄給你吃。夫人道：甚麼菜？日本可有買？張思方用眼四處張了一會，見了幾個雞蛋，指着笑道：就是這東西。我會弄真野道：你將雞蛋怎麼弄法？張思方走上去拿了兩個在手裏，道：弄的法子極簡單，祇先將油傾在鍋裏，等燒紅了，將這東西整的打在裏面，燒黃了，翻過來再燒，加點醬油在上面，就是中國菜。夫人聽了，笑道：這法子不容易嗎？張思方道：容易，是很容易，祇是不知道的，要他發明這種弄法，也很費研究呢。細膩真野道：你就照你的法子弄一個給我吃，看是甚麼味。張思方點頭，夫人道：太郎，你也真太放肆了。我照他說的弄給你吃，就是他在旁邊看着，弄錯了，可以說的何必教他親自動手。張思方也有些怕，見夫人這般說，便連聲道：好夫人，放了手中的鑿節，魚叫下女洗了鍋。張思方將手中兩個蛋遞給夫人，夫人真個如法泡製，得一絲不錯。張思方心中很是納罕，他們女人家怎的一說就會。活畫出個胸無俗物的美少年來真野見已弄好了，便催着下女開飯。張思方回房，須臾下女端出兩份飯菜來。張思方問真野道：夫人為甚麼不同吃？另開更勞神了。真野道：不錯，等我去問問，說着又跑進去了。不一會，端了張小兒子出來，笑着說道：我姑母本想做一塊兒吃，他說因怕你喜一個人吃，所以沒出來。你既說一塊兒好，他是很願意的。說時夫人已來了，下女將夫人的

生魚非管腥種
故張思方怕吃

智可炫也而許
欺以爲智則不
足炫術以爲術
則不足術以爲
詐欺詭遁自以
爲多智多術甚
也矣哉其不思信

山口信口說破
日本許欺自是
快人快語第人
情鬼一錢足又
事能一而足之
烏能一而足之
亦唯有一領提
網作抽象之露
布耳

一份都放在小几上。三人同用了飯。真野連說：「這是般弄法，很好吃。」張思方笑道：「弄蛋的法子，不知道有多少。」
祇我不知道罷了。夫人道：「你吃過些甚麼？」日本菜。張思方尋思道：「日本菜我吃過的很多，但是不知道名目。」夫人道：「生魚（日本名サシミ）你吃過沒有？」張思方道：「我怕吃得真野笑道：「吃日本菜不吃生魚就沒再好的東西了。」三人閒談了一會，真野恐荒了今日的功課，便與辭回去了。張思方也拿出書來讀。夜間山口河夫歸家，在夫人房裏換了衣服，卽到張思方房裏來。張思方忙起身讓坐。山口河夫笑嘻嘻的問道：「張先生到敝國來幾年了？」張思方道：「三年前在日本住過四年。」山口河夫道：「貴國人到過日本的，回到中國去，一個個都歡喜說日本人的壞話，是甚麼道理？」我們日本人待貴國人實在不錯。張思方道：「先生怎麼知道歡喜說貴國的壞話？」山口河夫道：「我見新聞上都是這般說。」張思方道：「恐是新聞記者弄錯了，或者故意是這般說。」想貴國人待中國人好的意思。山口河夫笑着點頭道：「日本人待貴國學生不好的本也不少。我那吳服店的左右貴國人住的很多，也有貨家的，也有貸間的。那些米店醬油店沒一家不存心欺他們。欺了人家還拿着當笑話說你看這些東西可惡不可惡。我聽見他們說便罵他們不應該。我看也難怪貴國人生惡感。他們這些做小生意的人知道甚麼？我時常對他們說：中國是近來弱了，我們做小孩子的時候聽說有誰從中國來便不知道這人有多大的學問能到中國去。那時候那一樣不是學中國的。後來聽說要和中國開仗，我們都嚇得打抖，十有九怨政府不該鬧。這們大禍貴國就吃了那一仗的虧。我日本的一般青年都不信仰了。然而平心論起來，那時候日本那裏打得過中國。聽說那時開仗的戰艦，中國的比日本的大得多呢。我的心裏中國雖然打輸了，還是說中國比我們日本好不

講旁的一個人走出來都覺得大方些。日本人鄙吝不堪的話討人厭。不知山口河夫還說了甚麼。且俟下章再寫。

第二十七章 題像初成穠艷句 言情乍結鷺鷥緣

善畫者猶不能
繪影繪聲照相
如何不能使美
人成木雕泥塑
山口之言似無
當也然言外有
微旨蓋謂所貴
於美不以姿首
神韻不以孤士
所貴於高士
不以才華
不識

恍聞賣花聲

牡丹花之富貴
者杜蘅花之穠
艷者看他漸入
迷途曾不自覺
是作者警醒世
人處者警醒世
富貴人之所好
美色人之所好

話說張思方因白天聽了真野的話。知道山口河夫的脾氣見他果然七扯八拉的說個不了。恐怕他說不成聽的話來存着心無論他說甚麼總不置可否。山口河夫說了一會忽然覺得自己錯了連忙陪笑道張先生今日搬家勞頓了早些安歇的好說着起身看桌上的鐘道十點鐘了我也得去安歇你這像片新照的嗎一邊說一邊拿起桌上的像片一雙眼睛看看張思方的臉看看像片笑道我說照像的法子還是不好照不出人的顏色來要失却許多真像每一個美人反照成了一個泥塑木雕的菩薩倒是像貌平常的人占便宜這上面的字是你寫的嗎怎的中國人個個會寫字呢張思方謙遜了幾句夫人忽走了來催山口河夫去睡山口河夫才隨着夫人去了張思方也自安歇次早張思方還沒醒下女即來喊道張先生花屋裏送花來了問先生要盆景不要他說有絕好的紫羅蘭玫瑰花盆景張思方從被裏應道你去教他等着我就出來下女答應着去了張思方才起來披着寢衣靴着拖鞋走到門口祇見一担鮮花當門放着賣花人正和下女說話張思方問道賣花的盆景帶來了嗎賣花人見張思方出來連忙行禮道盆景沒帶來先生要時立刻去搬就是張思方點頭道你去搬來不好我仍退給你今日送甚麼花來了賣花人從花担裏面抽出一把花來將紙套去了笑道今日是寒牡丹和白杜蘅這都是西洋種顏色異常鮮美張思方用手接了花復玩視了一會淡紅淺白果是好看回到房裏

叫下女換花瓶裏的水。下女就桌上將昨日的花抽了出來。水淋淋的滴了一桌。張思方罵道：「無用的蠢才，捧出去抽不好嗎？」下女笑着用袖子往桌上揩，桌蓆都揩動了。張思方更氣得跳腳罵道：「我這房裏不要你做事了，給我快出去說着將花瓶奪了過來，自己跑到自來水管的地方換了半瓶水，揩乾了瓶的外面，正待回房。夫人從廚房裏走了出來，笑道：「張先生爲甚麼自己來換水？有事祇管叫下女做，不必客氣呢。」張思方心中正恨下女聽夫人這回說，恨不得立刻教夫人將這下女開了，祇是才搬來一日，便教人家換下女，覺得有些不便，含糊答應了一句，回到房中將花插好，清理了桌上下女拿掃帚來掃房。張思方揮他出去，道：「你將掃帚留在這裏，我自己會掃。」下女不敢掃，又不敢不掃，倚門站着，望着張思方發怔。張思方走過去，接着掃帚，往蓆子上掃，掃了幾下，仍遞給下女道：「拿去不用掃了。」說完掉轉身，拿着洗臉的器具洗臉去了。下女不敢違拗，拿着掃帚如此這般的告訴夫人。夫人道：「你這樣蠢東西，毛手毛腳的，怎麼怪得人家不要你做事？房間等我，我去掃。」夫人隨手取了掃帚到張思方房裏打掃完了。張思方才洗了臉進來，夫人陪笑說道：「蠢下女做事不如人意，我多久就不歡喜他。因爲一時間難得好的我，平日也沒有多少事差遣他們，不費力的事我都是自己做了，所以仍讓他在這裏吃飯。明日叫介紹所帶兩個來看看，有好的就換了他。」張思方道歉說：「夫人掃地不敢當，飯後花屋送了兩盆盆景來。」張思方教擺在廊簷下。次日介紹所帶了幾個下女來，夫人都不中意。每日仍是夫人掃房，換水。張思方本覺得過意不去，因真野對他說不要緊，他也不就不客氣。一日早起，方從洗臉的地方洗了臉，回房忽見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子從房裏走了出來。張思方吃了一驚，心想：「這女子是那裏來的，怎的這般美。」忽然想起真野的語，暗道是

會寶玉見了驚下幾折
玉吃驚亦見
了驚之下幾
無數波瀾曲
一樣寫法要
一機布局便
套唯其不落
斯成好布局

道高一尺寬
一丈以純潔
瑕之張思方
身懷網合人
悟道處亦留
外史之特色
不可輕易看
當看情小觀

又是欲擒故
最得勢得神

第二十七章 題像初成濃艷句 言情乍結驚羣綠

了。他。幾。時。從。靜。岡。來。了。我。尚。不。知。道。他。無。故。到。我。房。裏。做。甚。麼。呢。進。房。見。桌。上。的。花。插。得。和。往。日。不。同。橫。斜。披。散。
很有。趣。致。知。道。必。是。這。女。子。插。過。的。了。少。頃。夫。人。進。來。說。道。小。女。節。子。昨。夜。十。二。點。鐘。同。他。祖。母。從。靜。岡。來。了。以
後。先。生。的。房。子。教。他。來。收。拾。他。最。愛。潔。淨。的。可。合。得。先。生。的。脾。氣。祇。是。他。性。情。有。些。乖。僻。又。不。會。說。話。先。生。須。得
包。荒。些。張。思。方。前。日。聽。真。野。說。他。的。脾。氣。怪。得。狠。此。刻。又。聽。得。夫。人。這。般。說。不。知。道。他。到。底。是。個。甚。麼。脾。氣。夫。人
說。他。不。會。說。話。真。野。也。說。他。不。會。說。話。等。他。來。了。我。倒。要。和。他。說。說。看。我。想。他。總。不。好。意。思。不。答。我。的。白。他。若。真
不。答。白。我。也。往。下。說。下。去。無。論。如。何。他。不。能。一。句。也。不。答。祇。要。他。答。了。一。句。我。就。好。再。和。他。說。別。的。事。了。張。思。方
一。個。人。心。中。痴。想。夫。人。說。的。話。他。也。沒。聽。清。楚。夫。人。說。了。一。會。看。了。看。桌。上。的。鐘。已。是。七。點。鐘。了。隔。着。門。向。外。面
問。道。怎。的。還。不。開。麵。包。來。呢。便。有。個。極。嬌。小。的。聲。音。在。門。外。答。道。已。開。來。了。媽。媽。你。來。端。罷。夫。人。道。你。自。己。端。進
來。了。張。先。生。不。是。外。人。是。太。郎。最。好。的。朋。友。夫。人。的。話。說。完。祇。聽。得。門。響。張。思。方。因。為。心。中。痴。想。了。一。會。忽。覺。得
難。為。情。起。來。莫。說。逗。他。說。話。連。看。也。不。敢。看。他。一。眼。這。時。便。是。節。子。來。逗。他。說。話。祇。怕。他。也。答。不。出。話。來。這。也。不
知。道。是。種。甚。麼。心。理。作者必是個中人所以理會得來張。思。方。這。時。候。反。怕。夫。人。為。他。紹。介。見。面。緊。低。着。頭。不。敢。仰。視。夫。人。見。他。這
般。害。羞。本。有。意。紹。介。也。不。便。開。口。了。節。子。放。下。麪。包。牛。乳。仍。退。了。出。去。夫。人。將。麪。包。送。至。張。思。方。面。前。說。了。一。句
請。用。也。出。去。了。張。思。方。才。敢。舉。眼。看。那。熱。烘。烘。的。麪。包。正。在。出。氣。拿。起。來。吃。了。一。片。喝。了。兩。口。牛。乳。心。中。悔。道。我
為。甚。麼。不。抬。頭。望。望。他。一。望。他。夫。人。必。為。我。紹。介。豈。不。可。以。和。他。說。話。嗎。我。剛。才。進。房。的。時。候。雖。祇。望。了。他。一
眼。但。是。他。迎。面。走。來。他。的。身。材。面。貌。我。都。看。得。狠。清。楚。我。到。日。本。這。多。年。像。這。樣。清。雅。的。姑。娘。我。還。沒。有。見。過。他。

上用四點鐘頭心選
沒子心不在書在
學人可為當年
而緊張思方
樂落天愈痛
筆架遺德自知
其悲健

熱天怕熱冷天
怕冷訴盡造化
以萬物為獨
之遺憾緊接以
張思方願像一
出多少風波不
言以蔽之曰不
敵造與人無競
化雖與中顛倒
而冥冥中願切
察人之身則切
節操穢瑩之

臉上。一點。脂肪。也沒有。那好。看純。是天然。的肉色。並且。他那。面貌。絕不。像日本。女子。就是。身材。態度。也都。和中國。女子。一樣。若是。用中國。衣服。裝扮。起來。誰也。不能。說他是。個日本。人一個。如痴。如呆。的。又想了。一會。桌上的。鐘噹噹。的敲了。八下。他才。驚醒。他因為。慶應。義塾。招生的。時期。沒有。到。便在。正則。英文。學校。數理化。科報了。名。每日。八點鐘。要去。上課。因為。節子。發痴。將時間。都忘記。了。既驚。醒過來。連忙。包起。書包。拿着。帽子。茶也。不及。喝。就走到。門口。打開。靴櫃。不見。了自己的。靴子。才要。開口。叫下。女夫人。已走了。來道。請你。等等。就刷。好了。張思。方連說。不要。緊。祇見。下女。提着。靴子。出來。張思。方看。刷得。和漆。了一。般。連靴。底一點。泥也。沒有。心中。異常。歡喜。穿在。脚上。一步。一步。的仔細。着。走在。學校。裏。雖上。了四。點的。課。却沒有。用得。一點。鐘的心。坐電車。回來。途中。還嫌。電車。慢了。恨不。得不。停車。不許。別人。上。下一。逕。開到。方好。到得。家中。真野。來了。張思。方道。你。午。後。沒有。課嗎。真野。點頭。道。小林。牛（小林。丑三。郎性。暴。日人。呼為。小林。牛。亦取。丑牛。之意）缺。勤。他。那。們。樣。胖。不。知。他。有。甚。麼。病。時。常。會。推。病。缺。席。張。思。方。笑。道。你。說。胖。子。沒。病。嗎。我。看。胖。子。的。病。比。瘦。子。還。多。呢。凡。人。太。胖。了。都。不。好。熱。天。怕。熱。冷。天。怕。冷。多。走。點。路。便。喘。氣。不。了。真。野。道。怪。道。你。不。多。吃。東。西。是。怕。胖。你。這。樣。體。格。任。你。吃。多。少。是。不。會。胖。的。張。思。方。笑。道。我。平。時。不。多。吃。東。西。我。食。量。祇。這。們。大。教。我。吃。下。那。兒。去。真。野。道。我。姑。母。說。你。今。早。祇。吃。一。片。麪。包。牛。乳。也。沒。有。多。喝。你。食。量。這。們。小。嗎。我。姑。母。怕。你。不。歡。喜。吃。麪。包。教。我。問。你。若。是。歡。喜。吃。飯。以。後。早。晨。也。開。飯。給。你。吃。現。在。天。氣。冷。了。橫。豎。煮。一。頓。飯。吃。一。天。也。不。多。勞。甚。麼。神。寫夫人一茶關心張思方無微不至張。思。方。道。說。那。裏。話。我。歷。來。祇。吃。兩。頓。飯。在。國。內。的。時。候。早。晨。也。是。吃。麪。包。真。野。道。那。就。是。了。二。人。吃。了。午。飯。談。了。幾。句。閑。話。真。野。獨。自。回。家。真。野。去。後。夫。人。拿。着。一。張。像。

第二十七章

題像初成穠艷句

言情乍結鸞鸞緣

第二十七章 題像初成穠艷句 言情乍結鸞鸞緣

向張思方道。這是小女的像片。請先生題幾個字在上面。張思方看那像片上的美人。和早晨所見一般嫵娜。凝神注目的出了會神。祇見那一雙秋水也似的。瞳人望着自己。盈盈欲笑。張思方此時迷離恍惚的心中。不知作甚麼想。夫人以爲他思索題的字句。便不做聲。等了十來分鐘。張思方忽抬頭見夫人在側。登時紅了臉。連忙將像片放在桌上。讓夫人坐。夫人道。這像從靜岡照來的。不及東京的好。請你隨便題幾個字罷。張思方才記起要他題字的事來。斂了斂神。提起筆寫了首七言絕句在上面。道。

淡紅濃艷破瓜時。恰佔蓬壺第一枝。願得護花鈴十萬。東風珍重好扶持。

寫好了。翻覆看了幾遍。心中大悔。不該這般唐突。祇是已經寫壞了。沒有法子更改。望着夫人道。寫得不好。夫人不要給人家看了笑話。夫人接了看道。你講給我聽。寫的是甚麼意思。張思方照着解了一遍。夫人喜笑道。好極了。你這像片待我拿去配個夾子。免得弄壞了。不好看。張思方問道。配甚麼樣式的好。夫人道。外面買的不好。不如教小女用絲線編一個。色氣花樣。隨你心裏歡喜。那樣使用。那樣。張思方喜道。色氣花樣。都不要緊。勞動小姐。怎麼敢當。祇是夫人將張思方的像片拿了去。夜間山口河夫回家。特意到張思方房裏。謝張思方替節子題像。還說了許多的話。也不去記他。次日張思方上課回來。見房中的桌椅都移動了位置。倒像換了間房似的。心中甚是詫異。再看搬家來收着。沒有懸掛的團體照像。及單獨照的像片。四壁都掛滿了。几上的花瓶。用一個五色絲線編的花餅墊着。門框窗戶。磨刷得一些兒塵垢。也沒有心想。怪道真野。說他的脾氣怪。這樣看來。他的脾氣真怪。桌椅安着好好的。搬動做甚麼。等他送飯來。我定要問問他。他到房裏幾次。還沒有和我說過話。我也沒機

用兵如驅牛馬
力用不精如用
制日不足道唯
目舉綱張使事
不其意筆物括
散漫不筆則務
則不斲解神輕
平易神情逼骨
動形必平易生
此處寫張思方
與節子接近不
即節子接思方
理毫離近情不
擊痕跡古之小
此家無以尚乎

會和他說今日可尋着機會了主意已定換了衣服盤膝坐在蒲團上拿着本日的新聞翻看但是眼睛雖在報上轉心思却仍是一起一伏的計算問節子的話不一刻節子果然端着飯菜來了張思方忍無可忍的喉嚨裏轉了一聲又咽住了這聲音再也發不出來倒是節子看了張思方的情形知道是想說話便不和前兩次樣放了就走張思方心膽稍壯才開口道桌椅是小姐移動的麼節子望着張思方點點頭張思方笑道你移動做甚麼節子道這樣不好些嗎張思方點頭道好些你一個人移這桌椅不吃力嗎節子道媽媽帮着移動的你那像片夾子編紅的好麼張思方道已經偏好了的沒有節子道有一個編了多久此刻已變了色張思方笑道你去拿給我看看節子道且等你用了飯再拿來你看張思方便拿起筷子吃飯見盤內有一碟生魚張思方道我不吃生魚節子道你嘗着試試比別的菜都好張思方笑着搖頭節子提着茶壺到廚房泡茶去了

拉雜寫來與中國別有一種風味

張思方草草吃了飯自己端着碗盞送到廚房裏見沒有人茶壺裏已泡好了茶隨手提了回房節子捧着一個紅漆盒子進來笑道你到了廚房裏嗎這茶是誰送來的張思方道是我自己提來的你手中捧着甚麼節子走近張思方坐下打開漆盒拿出一個淡紅絲線編的像夾放在張思方面前道這個色氣太嫩了用不到兩三個月便不好看你祇看這花樣好麼張思方看了一看道好就是這梅花式罷節子復翻出許多絲線來一種一種配給張思方看張思方知道他歡喜紅的便說紅色的好看節子果然說好自此張思方和節子日親一日張思方每日上課節子聽得午炮響便不住的到大門口張望迎着了卽一同進房節子平日不多說話惟在張思方房裏卽笑說個不了他最會烹調凡日本所有的菜沒一樣不弄給張思方吃張思方不吃生魚他偏要天天買生

方節子內陳設不
待許可一經商
權化播弄節氣
說換佛又到新
地仿佛以明新
象人似到滄桑
告世人事而善
可易變思告而
遺謂愚告而善

吾國視女子為
有禮體之玩物
日本視女子為
為爬蟲比擬至
觀類似然以吾
大類均能自立
不知若吾國之
知塗抹脂粉也

體弱口氣又
是身軀弱又是
皮膚嫩又是紫
不帶日本的是

魚。別。的。菜。一。點。也。沒。有。逼。着。張。思。方。吃。直。到。張。思。方。吃。了。說。好。他。才。罷。了。張。思。方。房。裏。的。桌。椅。以。及。陳。設。的。器。具。
過。幾。天。他。必。換。一。個。位。置。問。他。為。甚。麼。要。移。動。他。說。一。間。房。的。陳。設。祇。要。揀。大。的。移。動。兩。樣。便。換。了。一。種。氣。象。仿。
佛。又。到。一。個。新。地。方。似。的。真。是。古。怪。脾。氣。然。足。微。異。日。之。厭。故。喜。新。經。年。屢。月。的。這。樣。擺。着。有。甚。麼。趣。味。山。口。河。夫。夫。婦。一。生。祇。這。一。個。女。
兒。憑。是。甚。麼。事。都。隨。着。他。的。性。格。做。去。不。忍。拂。他。他。却。十。分。孝。順。絕。不。胡。作。非。為。輕。易。不。肯。出。外。逛。逛。每。年。到。東。
京。來。一。次。住。多。久。都。得。隨。他。高。興。便。是。至。親。密。友。家。裏。接。他。走。動。走。動。他。不。高。興。起。來。那。怕。隔。着。幾。十。里。路。也。祇。
坐。坐。就。回。了。他。家。的。親。戚。本。家。都。知。道。他。這。種。脾。氣。多。不。敢。輕。易。講。接。他。他。也。不。理。會。這。些。事。一。個。人。坐。一。間。房。
裏。兩。三。個。月。不。出。房。門。也。不。知。道。悶。氣。親。戚。中。他。惟。待。真。野。狠。好。偏。偏。真。野。年。紀。雖。祇。二。十。多。歲。思。想。却。是。古。怪。
他。說。女。子。沒。有。知。識。不。能。樹。立。如。爬。蟲。一。般。因。此。抱。獨。身。主。義。和。女。人。不。甚。親。近。還。是。節。子。和。別。的。女。子。不。同。他。
才。肯。周。旋。一。二。還。有。個。姓。藤。本。的。是。節。子。的。姨。表。兄。在。仙。臺。第。三。高。等。學。校。讀。書。年。紀。也。不。過。二。十。來。歲。生。得。甚。
是。清。秀。每。年。暑。假。到。東。京。來。必。來。山。口。家。看。姨。母。他。非。常。愛。節。子。節。子。待。他。却。很。平。常。藤。本。口。若。懸。河。最。是。會。說。
每。每。能。說。得。節。子。發。笑。他。本。有。向。節。子。求。婚。的。心。思。因。為。探。聽。他。姨。母。的。口。氣。說。要。等。到。了。二。十。歲。才。給。他。議。婚。
他。便。不。好。開。口。節。子。心。目。中。實。在。沒。有。藤。本。節。子。此。時。的。腦。筋。裏。面。惟。有。張。思。方。的。影。子。所。以。張。思。方。下。課。回。遲。
了。他。心。中。便。不。自。在。張。思。方。每。下。午。出。去。他。必。拉。着。問。去。那。裏。甚。麼。時。候。回。來。若。是。過。了。時。不。回。來。他。便。教。車。夫。
拉。着。車。子。去。接。張。思。方。本。來。生。得。得。人。意。兒。就。是。夫。人。山。口。河。夫。也。都。極。歡。喜。他。和。自。己。的。兒。子。一。般。看。待。光。陰。
易。過。張。思。方。搬。到。山。口。家。是。十。一。月。初。旬。此。詩。十。二。月。半。已。住。個。多。月。了。天。氣。陡。然。冷。了。起。來。因。隔。神。田。太。遠。夫。

宜曰不期然而然
以揭聚告世人
以慎勿墮汗
以易曰眇能視
以能履虎尾
以人凶又曰履
咥然至而不履
霜然而特不
期有必然特
者不知幾耳

人教他橫豎放年假祇有幾日了不必去上課就在家裏也可用功張思方體魄本來弱嫩皮膚禁不得日本的北風刮得臉上如刀割一般便依着夫人的話在家裏用功真野放了假每日來閒談消遣節子素不知避忌他歡喜這個人一刻也捨不得離開近來的活計都是在張思方房裏做真野來了他仍是一樣真野見了他二人親密的情形心中疑惑有甚麼苟且不由得有些厭惡起來不肯多來看張思方了張思方以為他也因天氣寒冷懶得出來及殘年已過真野來賀年也祇畧坐坐就走了張思方才疑心他有甚麼原因問節子也不知道兩人幾年的交情竟是這樣糊糊塗塗的斷了往來張思方因真野有了意見連慶應義塾也不進了預備改早稻田大學的理工科其實張思方和節子全是精神上的戀愛真野粗心錯怪了真野若不是這般疑心張思方有一個畏友時常往來或者還可維繫他點心思張思方已近二十歲的人雖平日不與惡俗人往來然男女之欲是個不期然而然的東西況又每日和一個絕世佳人坐在一房那有不稍涉邪念之理便是節子平日雖守禮謹嚴乃半由於生性不喜風華半由於沒有他歡喜的男子不是他十七歲的女子尙不諳風情兩人都正在那念初萌形迹未露的時候有一個好朋友作一句當頭棒喝便萬事冰銷了新年既過張思方二人的感情更是濃厚起來一晚北風甚緊張思方已脫衣睡了忘記將電燈扭熄想爬起來又怕冷便睡在被裏想等有人走過時叫他進房來扭不一刻果有脚步聲響漸走到自己房門口來張思方聽得出是節子的脚音便粧睡不做聲節子打開門笑道你已睡了嗎張思方不做聲節子更笑道剛才還聽見你開門響不信你就睡着了說着走近身來剛彎腰看張思方的臉不提防張思方一雙手突然伸出來一把將節子的頸抱了節子立不住往前栽

順水行舟恰值
風平浪靜如此
寫法便覺得接
吻不唐突

曰純潔無瑕曰
點其勢不相
時吾故曰樹高
招風而此章自
始至終寫一情
字寫一漸字而

第二十七章 題像初成穠艷句 言情乍結鸞鸞緣

六十四

雙膝跪在被上。張思方乘勢接了個吻。節子連忙擰開笑道：「你這樣欺人家，不提防算得甚麼？」張思方央求道：「好妹妹，和我睡。」節子向張思方臉上吓了一口道：「你說甚麼？不要太。」張思方笑道：「不要太甚麼？」節子立起身來，拍了拍衣服，掠了掠髮，回頭望着張思方道：「我也要睡了。」說着往外就走。張思方也恐怕山口河夫及夫人知道，不敢行強，便說道：「你去請將電燈扭熄，我怕冷不起來了。」節子笑道：「燒着一爐這大的火在房裏，還怕冷嗎？」說着伸手去扭電燈，身材矮了，差幾寸扭不到，手拖出一張帆布椅墊，腳身上去，帆布不受力，幌了幾幌，幾乎跌下來。張思方捏着把汗，連叫仔細。節子故意閃幾下，引得張思方笑。張思方道：「不要真跌了，天冷時候也不早了，快熄了去睡罷。」節子一手拿住電燈蓋，一手扭着機板，噓的一聲，扭熄了。張思方見燈熄了，半晌沒聽見下來的聲音，問道：「扭熄了，爲甚麼不下來？」祇聽得噓的一聲，燈又燃了。節子嘻嘻的望着張思方，笑道：「又扭燃，做甚麼？」節子復扭熄。張思方道：「好生下來仔細閃了腰，才說完，燈又燃了，如是一扭燃，一扭熄，嗤嗤的，笑個不了。」慈態張思方眼睛都閃花了，連連叫道：「還不快下來，定要跌一交，好些嗎？」節子才住了手，笑道：「我一點力都沒有，懶得再和你鬧睡去。」隨即下了椅子，關好門去了。此後兩人見面，更不像從前了。背着人，便你握我，我揪你的，有時還撲做一團，漸漸的要將那純潔無瑕的愛情，點污起來了。山口河夫在家的日子，少夫人雖常在。家裏祇因愛護兩人的心思太重了，不忍過於拂他們的意，並且這種事情，早不防閑到了。這時候，縱要防閑也防閑不及了。再過了幾日，他兩人居然合辦了那人生應辦而不應辦的事。一對小兒女，祇解歡娛，不解愁。每晚過了十二點鐘，老夫婦睡着了，節子便悄悄的披衣起來，摸到張思方房裏，交頸疊股的睡覺。如此已非一日，夫

丙主欲所在則
在陷溺二字無
限傷心隔星紙
上今人為之畫

張思方忙道我
去非強迫而實
強迫所謂任人
播弄此其一端

他也要去者何
也要去者何
也人我不定奈何
欲勝天

人何常不知道。祇是也沒得法子禁止。後來連山口河夫也知道了。節子更放了膽。除却停眸。整宿儼然是一對小夫婦。一日節子到神田吳服店裏去。見了一個中國女學生。打扮得非常齊整。他歸家便要張思方去買中國裁料做中國衣服。張思方聽了高興到極處。和夫人說明日去橫濱去買衣服。夫人望着節子笑道。你太小孩子脾氣了。見了心愛的。不論貴賤。祇曉得要張先生也糊塗。換一種衣服。你知道要買多少附屬品。于二月間天氣又冷。換衣服這們容易嗎。張思方心想不錯。像今日這樣天氣。還得穿皮的才好。皮子差了穿不出去好的一件。至少也得幾十塊錢。再加裏衣裙子褲子。得一百多塊錢才夠。此刻手中所有的不過二十來塊錢。雖同鄉楊寅伯那裏可以借錢。祇是也沒有多少寫信要家裏匯錢來。一時間無論如何來不及。起初聽了節子的話。一時高興也不暇計算。計算及聽夫人這般說沒了主意。節子見張思方不做聲。悄悄拉了他一把。走到張思方房內。張思方跟了出來。節子低聲說道。你聽了媽媽的話。便不去了嗎。張思方連忙道。我去。我明日一定去。祇是沒有尺寸。恐不能合身。節子尋思道。中國女人的衣服。定要合着人的身子。做才能穿嗎。我日本女人的衣服。長短大小。都不十分要緊。張思方道。中國女人的衣服。和西洋服差不多。錯一寸穿在身上。便不好看。節子扯着張思方的手道。我明日和你同去。穿着合身就買好麼。我這裏有錢。張思方點頭道。媽媽不許你去。居然稱起媽媽來了你怎麼樣哩。節子搖頭道。他不許我去。我也要。去張思方道。你有多少錢。節子笑道。我有兩個鑽石戒指。大的五百塊錢。小的三百五十塊錢。你莫對媽講。明日拿去賣了。張思方道。賣一個小的夠了。祇是教我拿到甚麼地方去賣哩。節子也躊躇起來。活畫出一對不知停了一會。還是張思方有見識。笑道。有法子了。節子忙問有甚麼法子。張

何以要瞞著曰
瞞者使人不知
不覺人失知覺
無力與造化抗
此謂暗中播弄

數始於一故東
四只一件

太極兩儀故當
兩百塊錢其數
偶也

第二十八章 花事闌珊媽愁坵怨 梁燕岑寂蝶忌蜂猜

六十六

思方道。送到當舖裏去當了。不好嗎。有了錢。還可贖出來。節子道。好。此刻去拿媽。一定知道。等夜間他睡着了。我拿出來給你。你去當了。回來不用對媽說。去買衣服。祇說同到甚麼地方去逛逛。張思方點頭。道理會得。當晚節子果然瞞着夫人。將兩個戒指都拿了出來。交給張思方。張思方教他將大的留着。次早吃了麪包。即揣着戒指坐電車到神田。來心想。從來沒有進過當舖。不知道當舖裏是甚麼樣的規矩。恐怕弄錯了。不好。他有個同鄉姓揚名贊字寅伯。爲人很是正直。自費到日本多年。此刻在中央大學上課。住在表神保町的玉津館。平日與張思方交情尚好。張思方因想不如會了他同去當。便在神保町下車。到玉津館來。不知後事如何。且俟下章再寫。

第二十八章 花事闌珊媽愁坵怨 燕梁岑寂蝶忌蜂猜

話說張思方到玉津館會楊寅伯。剛好楊寅伯挾着書包下樓。將去上課。見了張思方。笑道。你今日沒課嗎。張思方搖頭道。不是沒課。有人託我當一件東西。我因不知道當舖裏的手續。特來問你。楊寅伯笑道。當舖裏沒有甚麼手續。你帶圖章來。沒有到對面小阪當店去當。就是張思方道。沒有圖章不行嗎。楊寅伯道。我這裏有圖章。你拿去用也使得。說着從錶鍊上解下一顆小圖章來。遞給張思方道。他若問你地方。你寫玉津館就是。張思方點頭答應。楊寅伯笑道。沒有時間。不讓你坐了。改日來談罷。說着自去上課。張思方握着圖章。到小阪當店當了兩百塊錢。匆匆的回到家中。節子已倚着大門盼望。見張思方回了。忙迎上前笑道。當了錢沒有。張思方將當票拿出來給節子道。當了兩百塊錢。這票子不要丟了。沒有他。再也取不出來了。節子接了看道。這東西留着不好。媽見了就知道我當了戒指。橫豎還有個大的。那小的。我本不歡喜。便不取出來也罷了。沒得留着壞事。說着啞的

渾池無礙之使
有七帝鑿是而
渾池死當要本
完擊死當要本
於是當票謂不
不於猶可謂不
碎而必置諸陰
溝使酒溺而莫
池使有七欲蓋
無以異較之紅
樓夢寶玉欲痛
心疾尤令玉痛
胡此醉

看官記清他們
是天看小

一聲。撕了張思方着脚道。可惜可惜。放在我房裏。媽怎得看見。何必平白的吃一百五十塊錢的虧。咧。節子也。悔不該撕破。祇是已沒有法子。他們又不知道去報失票。節子將那撕破了的紙屑揉成一團。往草地上一擲。張思方忙拾起道。擲在這裏不好。隨手塞在陰溝裏面。節子道。你想和媽怎樣說法。張思方沈吟道。你說怎樣說才好。節子道。我想不如說明的好。買回來橫豎要看見的。張思方點頭道。是。二人遂同進房。仍是張思方和夫人說。夫人知道阻攔不住。便說道。隨你們兩個小孩子鬧去。祇是得早些回來。二人聽了。歡天喜地的各自收拾畢。立刻坐電車到新橋。由新橋搭火車到橫濱。在山下町日本所謂唐人街一帶尋遍了。也沒尋着一個皮貨店。節子着急來了。問張思方。怎麼好。張思方道。有法。說到日本皮貨店去買皮子。教裁縫縫起來。加上一個面子。也是一樣的。別的東西都容易取辦。節子道。我祇要有衣穿。你說怎麼好。就怎麼好。張思方帶節子走進一家日本開的皮貨店內。貂皮銀鼠拿了幾種出來。都貴了不能買。祇灰鼠脊還便宜。七塊錢一方尺。花七十塊錢買了十方尺。復到綢布店裏。買了些衣服。裁料量了尺寸。就託綢布店請裁縫趕着幾天內做好。送到東京來。當下交了錢。寫了檯釘的番地。仍乘火車回東京。過了幾日。綢布店送了衣服來。從此節子出外即穿中國衣。天生麗質。任怎生裝束。都是好看。張全和周正動在神保町停車場過的就是他。和張思方兩人從上野看櫻花回來。在神保町換車。張思方手中拿的書包。乃是新在神田書店裏買的書籍。回顧二十一並不是上課。此時一則放了櫻花假。二則張思方已深陷在溫柔鄉裏。每日除調脂弄粉外。便和節子同看日本小說。這日在上野看櫻花。節子見遊觀的人。肩磨踵接。心中忽然不耐煩起來。也沒有多看。使拉着張思方回家。回到家裏。仍是悶悶不樂。張思方慌了。

點虛響小說中
毒救苦救難觀
世音現身說法
可作迷津寶筏
能普渡大千小
說迷

行道以脚道不
當乘桴浮海
故張思方病脚
麻脚之下特標
木不仁之症晉
惠公曰寇深矣
可若何慶鄭曰

問他甚麼原故不樂。節子嘆了口氣道：「有甚麼原故？我且問你去。看花是甚麼原故？張思方笑道：「你這也不懂得。因爲他好看，所以人人都去看他。節子問道：「人人都去看他，與他有甚麼好處？張思方更笑道：「有甚麼好處？不過人人都有愛惜他心思去看看他，歡喜他好看，或者在他底下喝喝酒，做做詩，徘徊不忍去，這不就是他的好處嗎？節子復問道：「與他的好處也祇得這樣嗎？我倒不信。人人真能愛惜他，若真是愛惜他，何以一陣風來，將他吹到地下枝上，祇脹了幾片綠葉的時候，也沒見這些人去吊唸，吊唸他，咧我想世界的人沒有真愛情，真愛情是不以妍媸隆替變易的。張思方聽節子這番話，心中很是詫異，何以無原無故的會發出這一派議論來呢？真是今日我說錯了甚麼話，他疑我愛他的心思不真嗎？翻來復去，將今日所講的話想了幾遍，實在沒有說錯甚麼。忽然領悟道：「是了，近來他歡喜看小說，這一派話都是中了小說的毒。正想用話打斷他，節子復接着說道：「他在枝頭的時候，人都百般的趨奉他，一落到地下，甚麼車夫下女都在他身上踹過來，踹過去，那些趨奉他的人，見了彷彿沒有這一回事似的。你說愛惜他的人，應這們樣的嗎？我的意思以爲與其後日去任意踐踏他，倒不如今日不趨奉他的好。所以我今日懶得多看。」語云無愛而感愛必及之，觀此已知後日之不祥。張思方笑道：「不看也罷了，人挨人擠的本也沒甚麼味。人家多愛熱鬧，我一到了熱鬧場中，頭都昏了。在家中幾多清爽，我看你在家，中未必清爽。你就不拉我回，我也不想再看了。並且我今日脚不知道爲甚麼有些麻木，走路很覺得吃力。我從前在日本害過一次脚氣病，鬧得我，很苦說着，用手在脚背上抓了兩下，道：「不好，彷彿蒙着一層布似的，感覺遲得很呢。節子忙近前看道：「腫了麼？快到醫院裏去診察，是不是脚氣病？若是脚氣病，須急急診好才妥。一轉了慢，性便很難好。這病我也害過，不知道

君實深之奈若
何古詩云公渡河
涉河而死當奈
公何留東外史
有此物此志

脚氣之下緊接
以譚疾忌醫治
到順天堂療天
順天者存逆天
者亡謹疾忌醫
聽石之言

病不可不早治
者寇不可啓也
覆篋一日縱敵
數世之患之意

這病是容易痊
的只是得難開
東京吾國外患
莫甚於日本而
當局者方應就
不遇宜其沈疴
在宵奄奄沈疴

病了。多久。轉過多少地方才好。張思方點頭道。且再過幾日。看怎樣。大驚小怪的。若不是脚氣。連媽都要笑話我。們小孩子呢。節子道。媽笑話有何要緊。你是個明白人也。諱疾忌醫。嗎。張思方便答應去。看次日張思方到順天堂診察。果然是脚氣。當即配了藥。在日本害脚氣病的。照例不許吃飯。祇能吃麵包小豆。因為日本的米。水氣太重。並且難於消化。張思方因為醫生說自己的病不重。祇要吃藥不間斷。不必禁飯。便照常吃飯。祇是害脚氣病的人。固不宜吃飯。然尤不宜近房事。醫生難也向張思方說過。那知道教他禁飯。倒容易。這事那裏禁得來。幸在少年還掙扎得住。若是上了年紀的人。祇怕早已沒命了。一對可憐蟲。那知道甚麼利害。仍是暗去明來的。勉強支持的。到六月初間。張思方實在敷衍不來了。奄奄一息的。睡在床上。水米都不能入口。節子夫人以及山口河夫都慌了。送到專家治脚氣病的醫院去診。這醫院在飯田橋。名阪口前醫院。夫人和節子同送了進去。醫生一見吃驚道。這病為甚麼不早診治。到這時候。就住院也難診了。節子聽醫生這般說。便哭了起來。夫人也悽然下淚。幸張思方昏迷不覺。不然又添了一層證據。醫生忙止住節子道。我不是說這病沒有救法。不過我這醫院裏治不好罷了。夫人悲聲說道。先生。這醫院專診脚氣病。尚不能診別家。不更是不行嗎。醫生道。不是這般說法。這病診是容易診的。祇是得離開東京。脚氣病能施行。不服藥也會好。但是他現在不僅脚氣病。他這身體羸弱的。很元氣虧損到了極處。得先事補養。能坐得住了。再去旅行。不旅行是診不好的。夫人節子聽了。才略略放心。張思方在伊口前病院住了半個月。到底年輕的人容易恢復。居然能扶着壁行走。夫人節子每日在醫院裏守着。夜間十一點多才歸家。山口河夫一二日也來探看一次。張思方既能行動。醫生便教他到熱海去旅行。這熱海。

維新只須二三
十年工夫言外
有遺憾

嗚呼流連忘返
安於逸耽於玩
不亡何待

日本人替人作
事無誠意有欺
詐性戒之戒之

想同到熱海
無不波因而有
無數風波

雖名熱海其實不熱不特不熱並且冬溫夏涼風景絕佳熱海的溫泉是日本有名的其地三面環山東南臨海居民數百戶明治時代建了一所離宮在那裏便有許多華貴之家各在那裏建築別墅祇二三十年間便高屋連比隔熱海本町不一里便是熱海花園那花園裏面怪石清泉任是極俗的人見了也能消他幾分鄙吝之氣憂鬱的人見了不待說是立時煩襟滌淨熱海花園之東不到三里路便是伊豆山溫泉那溫泉含明礬硫黃質極多浴身甚是有益日人稱熱海有八勝一、梅園春曉（熱海花園梅花甚多或稱為梅園）二、來宮杜鵑（杜鵑花以來宮為最盛）三、溫泉寺古松（日本三松之一）四、橫礎晚涼（瀨海有石壇曰橫礎宜納涼）五、初島漁火六、錦浦秋月七、魚見崎歸帆八和田山暮雪這八處勝景皆足令遊人流連忘返阪口前醫生教張思方到熱海去施行雖是因熱海氣候景物相宜却還有層原故因熱海有個噲氣館噲氣館內設有醫局醫生多是老成有經驗的這館何以名叫噲氣館咧因為明治十七年岩倉右大臣說蒸氣最能療病遂建築這館用機器吸收蒸氣閉在一間不透風的房內有病的人在裏面坐幾十分鐘出一身大汗覺得爽快些兒和土耳其的浴法差不多浴好了再到醫局裏診視幾十年來頗診好了幾個人幾十年診好了幾個人其不診好者正不知凡幾也阪口前醫生教張思方到熱海就是想用噲氣治療之法張思方遂退了院歸家準備去熱海節子因張思方一個人帶病登程甚不放心想同到熱海去夫人和山口河夫商量山口河夫道這事倒不可隨便他到底是中國人將來不知道怎樣我雖明知張思方不錯無奈在日本的留學生名譽太不好了十有九對於日本女人存着欺騙的心思便是張明較著的妻作妻小也常有一聲不則偷跑回國去了的同回到中國幾個月因家庭不和又離了婚的更不知有多

一本本推翻在此
一舉作者不忍
張思方陷溺故
從此擊登彼岸

以此一安頓便
生出無數後文
讀者料必被他
騙過

少常聽中國人說中國人的家庭關係和日本不同。起居飲食也不如日本便當。節子的性情又乖僻。中國人向來由父母主婚。張思方又沒得他父母許可。將來能否帶回中國尚不可知。縱帶回中國去也說不定不生別的障礙。我見他二人情形。久思量到這一層。恐怕弄得大家都知道了。不得好結果。教人笑話。於今再教他同到熱海去。不是明明的告訴人說我的女兒已有了人家嗎。少年人性情不定。倘一旦張思方有些不願意。我們有甚麼把握我的意思。熱海是萬不能同去的。如是乎節子死矣夫人聽了心中雖覺得忽然。祇是說不出個可去的理由來。呆呆的望着山口河夫道。教張家小孩子一個人去。你我能放心呢。山口河夫躊躇道。坐火車倒沒有甚麼不放心。不過要換兩回車。病人有些吃力。太郎一向不會來。想是有事到別處去了。不然教他同去也好。暑假中左右沒事。夫人道。太郎並沒往別處去。祇是不知道甚麼原故不來。且着人去請他來商量。看是怎樣。山口河夫點頭。夫人即叫車夫去了。不一刻。真野來了。先到張思方房裏問了問病證。見節子坐在一旁。便不肯坐。抽身來見山口河夫。夫人對他說了請他來的意思。真野道。腳氣病本宜轉地調養。如你老人家因他一個人去不放心。我送他去便了。祇是我今年畢業。此刻須蒐集論文。裁料不敢十分耽擱。祇能送到熱海。將他安頓好了。便要回來。山口河夫喜道。祇要你送到那裏有醫生照顧便沒你的事了。他這病不能在東京久延。你計算何時可以動身。愈早愈好。真野道。橫豎兩三天工夫。隨時都可。夫人道。等我去問他。看他還有甚麼要預備的事沒有。說着起身到張思方房裏來。張思方正躺在一張短榻上和節子談話。他們不識憂不識愁一雙心意兩相投見夫人走來。節子隨手拿了個蒲團笑道。媽媽你坐了聽他說話。夫人坐了下來笑道。甚麼笑話等他的病好了再說罷。祇怕不能你真是個小孩子。

冷笑一聲是真

實在我的病不能再延了筆力能撐惹航斬釘截鐵

懶懶地走出門口寫昏烟無知爲造化所播弄

道我的病非趕緊轉地方不可。夫人倒不可誤會了我的意思。夫人望着節子道：張先生既不是誤會，今日就也。使得又不是回國，要一年半載才能來，有甚麼難分難捨的，快不要和小孩一樣，時間不多了，你幫着收拾罷。我去叫太郎預備。剛說已預備好了，此又說叫太郎預備，張思方那不寒心。說着走了。張思方冷笑了。一聲節子站起來，扯住張思方的手道：你不要聽媽的話。如聞其聲。遲幾天去不要緊。張思方立不住，順手的一張螺旋椅，就過來坐下，捏住節子的手，勉強笑道：你不必着急，我去不到半個月，必然回來。到那裏一定了地方，即寫信給你，你也寫信給我，並不是聽媽的話。要去實在我的病不能再延了。節子道：你到那裏寫信來太遲了，打個電報來好麼？張思方點頭道：使得。你在家裏若是悶氣，就到芝公園、日比谷公園去散步，祇是不要穿中國衣服防人家欺負。你房裏的東西，你替我收好。你安心住着，我趕快回來。就是說時脚步響，真野隨着夫人來了。張思方鬆了手，節子轉身出去。真野笑道：此刻就動身嗎？張思方擡了擡身道：承你的好意，送我到熱海去。我想這病多在東京一天，多延一天，不如早去調養的好。真野點頭道：你在這裏將要帶着去的行李檢好。我歸家去說聲就來。回頭望着夫人說道：請你老人家包點牛乳油、火車上吃麵包用得着的。夫人答應了。真野匆匆出門而去。夫人幫張思方用手提包盛了單夾衣服，復捲好了毛氈氣枕，叫下女拿了盒牛乳油，納在提包裏面，囑咐張思方仔細揭了盒蓋，淌出油來，污了衣服。山口河夫也走來，幫着將桌上的幾本解愁破悶的小說，用手巾裹了，叫車夫都搬到外面。張思方懶懶的換了衣服，復躺在椅上喘氣。真野跑來道：快四點鐘了，要趕四點半鐘的車，得動身了。張思方立起身來道：走嗎？夫人見張思方立脚不穩，走過來扶着真野也近身來扶。二人挾着張思方，走。張思方糊糊塗塗的走到門口，上了

見明而求時夜
如何可得張思
方意馬心猿欲
借火車馳驟亦
不可得為酒溺
已深之人不易
不救警醒世人

寫真野似乎瘋

車舉眼不見節子出來。心中如刀割一般。忍不住眼淚如雨一般滴下。躁脚叫車夫道。走嗎。與上走嗎二字同一邊車怨聲口前用燕有聞夫拉着車要走。夫人攀住說道。張先生到了熱海。多寫信來。自己保重些兒。張思方祇點點頭。叫車夫快走。夫人山口河夫直送到大門外面。不見了兩乘車的影子。才回身見節子伏在席子上。嗚嗚的咽。不過氣來。夫人忙攙着他的背。叫好。孩子不要哭了。不到幾日就要回的。節子那裏肯信。晚飯也不吃。直哭到十點多鐘。睡着了。才住。且將這邊按下。再說張思方同真野風馳電掣的到了新橋火車站。恰好四點二十五分。真野買了兩張往國府津的火車票。將行李給紅帽兒（火車站搬運行李者戴紅帽）拿了。自己扶住張思方上車。接行了李。頭等車坐的人少。真野將氈包打開。取出氣枕來。坐着吹滿了氣。教張思方躺着。張思方便躺下一言不發。如失了魂的人一般。猛然汽笛一聲。張思方嚇了一跳。坐起來。睜開眼。四面一望。見真野坐在自己背後。喫煙。瞧了幾眼。也不做聲。嘆口氣。仍舊躺下。一片撒扒不著情景如畫真野挨着張思方的耳朵問道。就要開車了。吃麵包麼。張思方搖頭。真野知道他有點賭氣的意思。伸手在窗眼裏買了幾塊麵包。轉瞬車已開了。張思方意馬心猿的和火車一般。馳騁了點多鐘。久心中忽明白過來。道。我不過到熱海去養病。又不是生離死別。不上一日的路程。想回來就回來。着急些甚麼。不是自討苦吃嗎。我看他也是癡極了。連出都不能出來。送我。不是一個人躲着。哭去了。是做甚麼。我到熱海定了旅館。不要忘了打電報給他。祇要病畧好了些。便要回東京去看看他。或者寫信給他。教他瞞着夫人。到熱海來。這都容易。心中顛顛倒倒的胡思。天色漸漸黑起來。睡眼模糊的見節子笑嘻嘻的立在前。張思方知道是將入夢。目不轉睛的看他。怎樣祇見他面色漸漸改變。雙眉緊鎖。咬着嘴唇。一步一步的往後退。電燈一亮。

筆而非筆。筆而
比較其互。相
對面攝影之筆。

海水浴場所以
為張思方所
蕩垢而張思
因病不能入浴
蓋痛其回頭是
岸而執迷不悟
也

重點浴場至有
深意

張思方離東京
才一日便覺得
輕鬆了許多。謂
吾國無日本外
患疾可為也。嗚
呼外患

沒有了。張思方驚出一身冷汗，不敢再睡。坐起來，見真野捧着本英文書，手中拿一枝鉛筆，在電光之下，旋看旋寫。寫日本學生之勤，以形容中國學生之惰。張思方推了他一下道：「幾點鐘了？真野抬頭見張思方坐着，便笑道：「你不睡嗎？六點鐘了，你再睡一覺，就換小田原的電車了。今晚在小田原歇了，明早再乘往熱海的火車。」張思方道：「我不睡了，你買了夕刊新聞沒有？」真野道：「買了。」隨手由書包內抽了出來，遞給張思方。張思方翻來復去，看了一會，腹中飢了。真野將麵包牛乳油拿出來，張思方吃了兩片，火車已到了。真野忙着收拾，仍叫紅帽兒的警察拿了行李，自己扶着張思方下車。換電車一點多鐘到了小田原。這小田原為舊大久保氏城邑，德川時代為東海道五十三驛中最大最要之驛站。其地沿海，設有海水浴場。此刻六月杪七月初，早已開場。張思方二人因到遲了，張思方又病着，不能入浴，便在一家名片野屋的旅店裏住了。此時張思方雖說明白了，不久便得和節子會面，心中却仍是一刻也丟不開。一夜不曾好睡，離離恍恍的，到東方既白，又沈沈的睡去了。真野起來喚醒他梳洗畢，用了早點，乘人力車至火車站，搭十點五十分鐘的車。午候二點多鐘便到了。真野從容不迫的，等旅館裏接客的來了，將行李點給他。這旅館名氣象萬千樓。色好名因有溫泉浴場，日人都稱他溫泉房，房屋甚是軒敞。張思方等行李搬到了，即拿出紙筆來，寫了一個電報，教下女，即去打給節子。真野送張思方到噶氣館附設的醫局內診視，配了藥回來。腳氣病本來奇怪，無論如何利害，祇要能搬到空氣新鮮的地方不吃飯，不多走路，便是不服藥，也好得很快。張思方離東京才一日，便覺得輕鬆了許多。雖說是心理上的關係，其實也是這般病證，才能如此。第二日早起，真野即乘火車回了東京。張思方一個人更是寂寞無聊，又不能出外散步，心想節子此時必接了電報，不知他心

病在天涯點出
在題目主意原來

世人大都如夢
特不自覺耳

靈雖僵而不死
薪未盡而終
張思方似夢非
夢似醒非醒欲
燃已死之灰此
其作者欲縱放

胸中豁然開朗
絲毫人念頭也
不起是紅樓
處寶玉未出家

中怎生想念我。他這兩晚必是和我一樣睡不安穩。復又想道。他倒還有極愛他的父母。在面前安慰他。可以閒談破悶。又沒有病。可以到清淨地方散步。我是病在天涯。父母尚不知道。孤獨時一個人躺在這旅館裏。裏說親愛的人不能見面。便是祇知道姓名的人。也沒一個在跟前。真野本來算是我好朋友。近來也不知道怎麼會格外生分起來。一路來雖承他照顧。然將往日的情形比較起來。終覺有些隔膜似的。並且住一晚就跑了。雖是因試驗在即。却也不應這般急遽看起來。都是我生相孤獨罷了。不知後事如何。且俟下章再寫。

第二十九章 續前歡舊樑重繞燕 寒夙約佳偶竟分鸞

話說張思方一個人病在氣象萬千樓。自傷孤獨。因想起昨日在火車中的夢境。不覺毛髮悚然。心中雖以為妖夢無憑。不關甚麼吉凶。然因此一夢。却添了許多不自在。坐起來想寫信給節子。燃着筆。覺得千言萬語。不知從那一句寫起才好。翻着眼。睛望那窗外的落日疎林。又觸動了思親之念。仍舊躺下。口中念道。桂樹滿空山。秋思漫漫。玉關人老不生還。休道此樓難望遠。輕倚危欄流水自潺湲。重見應難誰將尺素報平安。惟願夕陽無限好。長照紅顏。念了幾遍。更悽然不樂。復坐起來拿筆寫了一首七律道。

秋葉淒清秋草黃。蕭條孤館對斜陽。鄉關萬里空回首。人世多情卽斷腸。有限光陰俱渺渺。無邊幽夢總茫茫。惟應一念捐除盡。頂禮牟尼一瓣香。詩好

寫完了。反復念了幾遍。胸中豁然開朗。絲毫念頭也不起了。叫下女買了些日本有名的壽帶香。來點着。將窗戶關上一點。風沒有。那香烟因沒有風來。蕩動他。便一縷一縷的從火星上發出來。凌空直上。足有四尺多高。火力

之先說要做和
尙時情景

又是一兜攪極
文章馳驟緩急
之能事

左手拙於右手
筆致飄蕩之極
亦悟道之至

不繼。才慢慢的散開來。鼻做一團。有時化作兩股直烟。到頂上復結作一塊。總總變化無窮。捉摸不定。張思方一雙眼睛跟着輕烟上下。覺得十分有趣。須臾兩眼看花了。閉目養神。昏然思睡。一枕游仙。病苦都忘了。次日早起。下女遞進一封信來。張思方知道是節子寫來的。連忙開看。上面寫的是日本文。不肖生特將他譯了出來。一好第

中之日文信讀
者苦之久矣 以備情書之一格。這一格不備
倒也罷了

我神聖不可侵犯之張君鑒。此際爲君離我之第二日午候十二時也。母睡正酣。我乃不能成寐。我之不能成寐。不自今日始也。昨夜已不能成寐。然幸不能成寐。得聞電報夫叩門之聲。君電得直入我手。

我父久廢書。筆硯皆不完整。傾囊發筒覓之。始得秃管於故書堆中。

我素不善書。前在靜岡小學校時。同學中惟我書最劣。比常恨焉。以右手不若人。人或不然也。試之乃益拙於右手。始知我之不善書。乃出於天性。雖欲強爲之不能也。同學中笑我書者。嘗舉是意以解之。此時之筆更秃不中書。知君必笑我。已輟不欲寫。然非寫無以達意。勉強寫之。君若笑我。則後當不復寫矣。

我母謂君十餘日必歸。我意君一人必不在彼。流連如許。君意果何如也。來電不着一事。豈效鄙夫惜費哉。今晚藤本表兄自山口縣至。邀我過其家。我已謝絕之。彼於我有他望。幸君早歸。以旣疇昔之願。俾我父母得有辭以謝之。君作書較我爲易。在彼一日。宜以一書與我。我亦以一書爲報也。

我爲此書費二小時。心眼俱倦。平生與人通音問。此第一次也。卽以此爲報。明夜容繼續爲之。

節子拜啓

非我同類其心必異作者可謂善於難問

節子信明寫張節方信時常讀小說之改頭換面非也蓋以下其左證耳

兩情中梗固在再三致意恐讀者錯看田雞嫌刻薄然實稱密之至

第二十九章 續前歡舊樑重繞燕 寒夙約佳偶竟分鸞

七十八

張思方看了這書。委實有些放心不下。心想藤本是日本人。又與他家至戚。我曾聽真野說過他之爲人。既年少美丰采。復有口辨。家中無兄弟。又有產業。我雖沒有見過他。料不至十分惡劣。我一個中國人。雖是節子愛我。但他終身大事。他父母豈能由他自己作主。夫人雖待我不錯。祇是這都靠不住的。且看節子信中的口氣。明明說出不能自主的意思。心中想着。復將信看了兩遍。笑道。我自己疑心生暗鬼的胡想。他雖是這般寫。不過望我早回去的意思。那有這樣的神速。便定了婚。唉。我想回東京的心思。在火車上就恨不得轉回去。還待寫信來催嗎。等我寫封回信給他。教他放心便了。立刻寫了封回信。無非是些悱惻纏綿的話。教節子安心。再等幾日。病勢略能自由行動。卽回東京來。自此各人每日一封信。你來我往。也不怕郵便夫厭煩。張思方在熱海整整的住了二十日。上下樓梯。已不吃力。祇是還不能到外面散步。一日發了節子的信去。過了三日。尙不見有回信來。忙打了個電報去問。又過了兩日。仍不見回信。張思方心中慌了。連夜力疾回東京。入門祇見夫人出來。不見節子。張思方開口便問節子那去了。夫人道。前月他祖母一個人回靜岡去。五日前忽打電報來。說患病沉重。教節子回靜岡去。他接了電報。卽動身去了。說一個禮拜仍回東京來。張思方聽了。口中不言。心想這話有蹊蹺。他祖母病勢沉重。夫人爲甚麼不回去。並且他既回靜岡去。那得不寫個信給我。必然出了別的變故。悶悶不樂的回到自己房內。兀自想不出這個道理來。夫人進房清理行李。張思方躺在短榻上。祇作沒看見。如癡如呆的飯也不吃。有時還放聲哭出來。竟似害了神經病的夫人。慌了手脚。一面安慰他。說就打電話叫節子來。一面叫車夫去請醫生。醫生來看了一劑安眠藥。此藥一名張思方果然睡着了。次早睡夢中覺得有人推他一下。醒過來卽聞

夢裏畫中
愛麗黃梁一覺
萬事若如夢矣
故節子必於夢
方中推醒張思

得一種香氣。張開眼睛一看，祇見一個明眸皓齒的絕世麗姝，坐在一旁，望着自己，嫣然而笑，揉了揉眼睛，再看不是別人，就是他心目中朝夕眷戀不忘的節子。小姐當時這一喜非同小可，一蹶劣，即坐了起來。節子已用手撲過張思方的頭，就額角上接了個吻，兩個都望着笑。節子問道：「你的病好嗎？」張思方點點頭，仍望着節子笑。後爲

文失魂節子不好意思，低着推張思方道：「還不去洗臉，十點鐘了。」張思方點頭道：「你到靜岡去爲甚麼就回了？」張本張思方的病也好了嗎？節子也祇點點頭，不做聲。張思方凝了會神，復問道：「你接了昨晚的電報趕回來的嗎？」節子搖頭道：「你起來洗臉，煮好了小豆子，吃了再說話。昨晚沒吃飯，祇管挨着餓，說話怎的正說着，夫人進來，笑道：「張先生好了麼？快去洗臉吃點心。」節子不要扭着他說話了。妙，久病才好的人，不宜多說話，傷了中氣。張思方祇得起來洗臉。夫人節子陪着用了早點，節子仍舊坐在張思方房裏，和張思方說笑。仍舊張思方心中總覺得有些不安。節子笑着說道：「你寫信來不是說醫生說你的病還須調養半個月才能回東京來嗎？我因爲你一時不得回來，祖母打電報來，我才肯回靜岡去。祖母時常害病的，我知道沒有甚麼大要緊，不過我左右在東京悶得慌，回去看看也可散散悶。到了靜岡，果然祖母是不相干的老病，因怕你一時急於回東京來，所以又連忙趕回來去。匆匆連信也來不及寫，你來的信及電報，媽都原封轉寄靜岡。我又動了身，沒有收着。今早回來，媽對我說：「我知道這般看起來，我寫信催你回，你不回不寫信給你，倒連夜的趕回了。」張思方聽了才恍然大悟，自己錯疑了人。祇怕未必心中一點芥蒂也沒有，仍如從前一般的，不拘形迹，過起安樂日子來，無如造物忌盈，好夢易醒。一日張思方因與節子尋歡逾量，十點多鐘才起來，走到洗臉的所在去洗臉，見節子的房門關着，聽得裏面有女人

情韻離奇筆墨
水月鏡花

誰教南浦愁中
翠雲化四樓夢
法是警世
誰謂小言之倍
不若大言之倍
炎

第二十九章 續前歡舊樑重繞燕 寒風約佳偶竟分鸞

八十

的。笑。聲。張。思。方。向。門。縫。裏。張。望。祇。見。節。子。背。着。門。坐。了。蒙。着。素。巾。穿。着。花。衣。分。明。是。一。身。新。嫁。娘。裝。束。張。思。方。也。不。暇。看。房。裏。還。有。些。甚。麼。人。臉。也。懶。得。去。洗。幾。步。跑。回。房。躺。在。席。子。上。忍。不。住。淚。如。泉。湧。心。中。也。不。知。道。是。氣。是。恨。祇。覺。得。胸。前。一。陣。難。過。房。中。的。器。物。旋。轉。不。已。轉。了。一。會。滿。屋。的。金。星。亂。迸。一。剎。時。都。沒。有。了。用。盡。目。力。也。不。見。一。物。起。先。還。覺。得。黑。洞。洞。的。後。來。猛。聽。得。天。靈。蓋。中。霹。靂。一。聲。便。昏。厥。過。去。在。黑。暗。地。獄。中。不。知。經。過。了。幾。許。時。日。回。醒。過。來。張。眼。一。看。祇。見。身。旁。站。了。幾。個。穿。白。衣。的。人。恍。恍。知。道。是。看。護。婦。心。想。爲。甚。麼。來。了。這。多。的。看。護。婦。再。看。房。中。的。陳。設。知。道。是。醫。院。看。護。婦。見。張。思。方。的。眼。睛。能。活。動。了。忙。着。請。醫。生。上。前。張。思。方。一。眼。看。見。了。夫。人。觸。動。了。心。事。胸。中。一。痛。又。昏。了。過。去。醫。生。急。施。手。術。張。思。方。忽。一。聲。哭。了。出。來。夫。人。近。身。撫。着。張。思。方。的。胸。道。好。孩。子。不。用。氣。了。張。思。方。見。夫。人。近。身。猛。然。一。把。抓。住。恨。道。都。是。你。不。好。我。祇。問。你。夫。人。吃。了。一。驚。醫。生。忙。分。開。張。思。方。的。手。教。夫。人。且。到。外。面。去。坐。夫。人。嘆。息。而。去。張。思。方。瞪。着。夫。人。去。了。咬。牙。切。齒。的。恨。了。幾。聲。合。着。眼。睡。了。夫。人。進。來。看。過。幾。次。張。思。方。聽。得。他。和。看。護。婦。悄。悄。的。說。話。教。看。護。婦。仔。細。招。呼。退。院。的。時。候。另。外。酬。謝。張。思。方。聽。了。更。是。氣。忿。想。翻。過。身。來。發。話。奈。四。肢。如。中。了。迷。藥。一。般。絲。毫。動。彈。不。得。鼻。子。裏。哼。了。一。聲。夫。人。卽。連。步。退。了。出。去。第。二。日。真。野。同。山。口。河。夫。來。看。張。思。方。祇。翻。着。兩。眼。望。了。一。望。也。不。作。聲。二。人。也。沒。有。甚。麼。話。可。以。安。慰。床。沿。上。坐。了。一。會。問。了。問。看。護。婦。昨。夜。的。情。形。便。輕。輕。的。出。去。了。張。思。方。在。醫。院。裏。住。了。半。個。月。夫。人。沒。一。日。不。在。病。室。外。面。打。聽。病。狀。張。思。方。心。中。雖。然。感。激。究。竟。不。敵。那。恨。他。的。心。又。過。了。幾。天。病。已。全。好。了。張。思。方。思。量。退。院。需。錢。家。中。雖。尚。有。二。十。來。塊。錢。祇。是。沒。有。帶。在。身。邊。並。且。也。不。够。使。本。月。的。官。費。沒。人。去。領。叫。看。護。婦。拿。紙。筆。來。

死也不到他家
住看官記清

來時三兩句話
去時一航風荷
且含混飄忽若
此所以特提糊
糊塗塗字樣筆
入餘如揮無問不

寫了封信給楊寅伯教楊寅伯代領了官費並借幾十塊錢來次日楊寅伯來了問知入醫院的原因張思方一絲不瞞的說了楊寅伯也覺得這事情詭異將錢給了張思方問他退了院可是仍住原處張思方搖頭道我死也不到他家去了今日且到你館子裏去住一夜明日就託你代我將行李書籍搬出來再定行止楊寅伯道這般不妥出口家待你並無差錯況且這事的底細毫不知道安知人家不是有不得已之苦衷逼而爲此呢不是我尋你的短處你這種急法也有些魯莽你和節子固是兩心相愛祇是並沒有婚約又有這些苟且之事教人家父母怎能任你們鬧去你渾渾噩噩的也不向夫人提起求婚的話他們不怕你糊糊塗塗住一年二年一言不合或因別的事故搬往別處去嗎他明媒正娶的嫁出去何等體面又不是甚麼下等人家可以任意草率像他家這般待你就要算是很難得的你病了夫人這般關切病好了也可不去謝謝人家嗎以後不到他家住倒不要緊檢行李是得親自去的張思方道你所說的我都知道不過我怕到他家裏去了難過不然去一輪有甚麼要緊楊寅伯道我和你同去如夫人定留你住且再住一兩個月亦無不可張思方笑道那就太不值價了人家下了逐客令還兀自不走請你同去搬行李就是楊寅伯點頭教看護婦去算賬來看看護婦去了不一會會計進來說道尊賬已由山口夫人算過了張思方無語楊寅伯點頭道那就是了回頭向張思方道賞看護婦幾塊錢罷了張思方問會計道山口夫人算過了多少錢會計道住了二十二日院金五十五元手術費十八元共七十三元看護婦二人每日二元四角共五十二元八角共計一百二十五元八角山口夫人給了一百三十元張思方歎了口氣自恨拿不出一百三十塊錢來還夫人楊寅伯請會計去叫兩乘東洋車來會計道山口夫人已

看得破忍不過
下文以解脫作
註脚緊承以靠
不住長繩萬丈
乍縱乍縮

節子坐蒲團隱
隱動約窺出糊
懸學道老虎假
懸懸

又是一擒

準備一乘在門口。祇叫一乘够了。說着自去叫車。楊寅伯望着張思方笑道：「看你怎麼意思，不到他家去。唉，這也不知道是福分是冤孽。」張思方嘆道：「這福分沒有也罷了，我祇一條性命以後想也沒有。第二個節子教我。我上當我也再不敢是這般癡心了。」楊寅伯大笑道：「你知道這般設想為甚麼怕到他家去了？難過呢？祇怕是看得破，忍不過罷。」聰明人時常會作解脫語，最是靠不住。我們走罷。二人遂同出來看護婦。醫生都送到大門口，着着二人上了車。看護婦遞了兩瓶藥給張思方帶回家去。吃張思方接了點頭道：「謝車夫拉着車飛跑，張思方見是山口家的車，夫心中不因不由的不自在起來，坐在車上思量到山口家持何種態度。頃刻之間到了夫人山口河夫都迎了出來。楊寅伯下車見了禮夫人，上前扶張思方下車。張思方心中又是感激，又是悲痛，兩眼又流下淚來。夫人山口河夫也是淒然不樂。惟楊寅伯沒有變態度。曠達乎不四人同進房，張思方見房中陳設和往日一般。几案上一些微塵也沒有，祇少了節子。平日在這房裏坐的一個蒲團，作編織物的一個盛針的紅漆盆，張思方用手巾揩着眼淚，踰在常坐的一張短榻上，望着壁上懸的那些像片，出神。楊寅伯重與夫人山口河夫見了禮，寒暄了幾句，各不提起節子的事。楊寅伯對張思方道：「我看你此刻不必就搬，且住幾天，看情形再說。太急了難為情。」張思方也覺得不能就走，遂點點頭。楊寅伯便告辭起身。夫人留他不住，張思方知道他把功課看得重，不留他，再坐起身同送他出來。楊寅伯囑咐張思方道：「你心裏得想開點，不要鎮日愁眉苦臉的。教夫人見了難過。」通達世情之語亦以後不必再提節子的事了。張思方道：「我心中不知怎的，絕不願在這裏，並且極怕人家提節子的事，就是有人將這事的底細說給我聽，我也不會聽他。」楊寅伯點頭道：「不聽也罷了，你安心住着，我有工夫。」

最嗟法知
是夫不繩解
前其去纏纒
途回秋如脫
首波寫此復
真

而步思
于方解
山瀦水
窮瀦水
水瀦致
風張

便來看你說着向三人行了一個禮去了。張思方站在門口望着楊寅伯走過了生垣還是站着不動。山口河夫自收拾進店去。夫人催張思方回房。張思方回到房裏那幾個月曾不敢進房的下女正收拾茶碗。張思方分外生氣。揮手教他快出去。夫人恐怕張思方提節子的事。借着這機會端着茶碗出去。張思方勉強振刷精神坐着看書。爭奈滿紙都是寫了節子的事。似的那能够須臾忘懷呢。夫人親自開上飯來同吃。祇得奉行故事胡亂吃了。兩口席間都是一言不發。張思方心想我再住這裏莫說我自己不便。便是夫人也不自如。我何必在這裏大家活受罪呢。還是搬了的乾淨。祇是這話終覺有些難出口。躊躇了一會道有了。我何不去看定一家旅館。委婉的寫封信給夫人。並送上這幾個月的房錢伙食費。請夫人將房裏的東西交給來人帶回。凡事當面難說。背後寫信是很容易的。主意已定。從皮箱裏拿出二十多塊錢來。揣着託故說是去看朋友坐電車到本鄉看定了。有町本鄉館的一間房子。這本鄉館完全住的中國人。日本人不過偶然有一兩個鄉裏紳士。不知道本鄉館的習慣。祇見登着三層樓的高大洋房。排場闊綽。以為必是大旅館。住幾天帳掙架子。但是這旅館雖完全住中國人。却與別家專住中國人的旅館不同。房屋潔淨。照顧周到。能和住日本人的旅館一樣。不然張思方那樣脾氣的人。如何得中意。張思方定了房間。便不回去了。教賬房拿出紙筆來寫了封信。說要搬出來的理由。封了六十塊錢在裏面。教帳房送去。取行李來自己便坐在看定的房間裏等。直到晚間才將行李取來。夫人親手回了封信。六十塊錢退回了。張思方見夫人不受。祇索罷休。自此張思方便在本鄉住下。不待說是一切不如山口家如意。住了十來天才漸漸的慣了。世無過不慣的生活。每日仍去正則英文學校上課。不特不與山口家通音。連真野也不通音。聞

能退下文章
力厚如驚膠
藥名曰續斷

筆清如水意
筆隲於危瀾
頃中描寫錦
餘牽掉歇問
之致而鋪張
物追摹狀態
不難本題嘆
止矣

少年何人張
也以張全起
張全結下文
有匪夷所思
大結局乃巨
之結波太聲
此處爲結亦
不可不稍嫌
不足耳

第二十九章 續前歡舊樑重繞燕 寒風約佳偶竟分鸞

八十四

了。舊小說中說得好。有話卽長。無話卽短。不覺又到了。次年四月。這日正是禮拜。楊寅伯來邀張思方去看櫻花。張思方問到甚麼地方去看。楊寅伯道。荒川的櫻花最好。一條長堤。足有十多里。兩邊都是櫻樹。一路走去。風景確是不惡。櫻樹稀少的。所在便有些做小生意的人。或是擺個攤盤。或是搭個茅架。點綴其間。更是有趣。我去年去看了。一回。因祇一個人。少了許多。與致。所以今年特來邀你同去。張思方道。荒川我沒去過。怎麼個去法。火車去嗎。楊寅伯搖頭道。沒有多遠。從兩國橋坐小火輪。不過點多鐘便到了。張思方遂換的衣服。同乘車到兩國橋。這日天氣清明。男女老少。從兩國橋搭船去。荒川看櫻花的。盈千累萬。小火輪裝載不了。拖一隻很大的民船在後面。楊寅伯張思方遂上民船坐着。這民船上坐的中國留學生不少。其中有一個二十五六歲的清俊少年。同一個三十來歲的偉男子。見了張思方。恍佛發現了甚麼珍奇物品似的。交頭接耳的議論。張思方却不在意。楊寅伯早看見那少年於張思方下船的時候。連做手勢給那偉男子看。偉男子見了。便湊着少年的耳根說話。楊寅伯十分詫異。留心看他。二人的舉動。不一刻船開了。都無言語。各一心盼到船到了。大家上岸。楊寅伯引着張思方向前走。悄悄的問道。你見了那兩個中國人。沒有他們見了你。很像納罕似的。張思方點頭道。見着了。那少年我恍佛在那裏見過。一面祇是想不起來。楊寅伯道。你留神看他二人。現尙跟在後面。用手指畫腳的說話呢。張思方回頭。恰好與那少年打個照面。張思方連忙掉臉。低聲向楊寅伯道。他們舉動很奇怪。一雙眼睛和偵探似的那老的更覺得兇狠。楊寅伯笑道。便是偵探也沒要緊。且看他們怎樣。我們還是看我們的櫻花。於是二人攜着手。一步一步向長堤上走去。那夾岸的櫻花開得正好。遊人雖多。因堤長路寬。却不擁擠。許多鄉裏人。三五

作者自云借著
櫻花做引湊湊
熱鬧心虛若響
手有覆瓿之憂

成羣背着酒罈。穿着一身花衣。畫得一副臉。青紅紫綠。無色不備。故意裝出幾分醉態。在堤上起趨趨的偏過來。倒過去。遇着年輕生得好的女人。便涎皮涎臉的跟着胡說。膽大臉皮厚的。見了女人。便撈起衣。做要撒尿的樣。勢引得那些女人笑個不了。警察見了也背過臉去笑。寫太平景象不失日本
人格是作者長處還有些偏僻地方。不時髦的藝妓。終日不見一個人。叫他的局。在家中悶得慌也。糾合着東家姨西家妹。三個一羣。五個一黨。都是濃粧艷抹。拖着長裾。擎着花傘。分花拂柳的。惹得一般平日無錢叫藝妓的窮生。跟在背後饑涎欲滴。筆酣墨飽寫來如花
團錦簇異樣光彩這些事。皆足娛心悅目。來的人都是想看這些把戲。大家湊湊熱鬧。不過借着櫻花做引子。其實在堤上走的人。那一個抬了頭呢。楊寅伯二八到這時候也隨人俯仰的。逛了一會。偶一回頭。見那二人還兀自跟在後面。楊寅伯捏了張思方。一把道。你看。他們又跟來了。我們且避他一避。看是怎樣。張思方點頭道。好。楊寅伯見前面有個酒樓。掛着一塊布幌子。上書斗大的大正亭三字。我們去吃點料理。再出來說着。同向大正亭走來。走到亭前。張思方忍不住再回頭一看。祇見二人各點點頭。好像都理會得似的。張思方心中本來沒事。見了二人這光景。就像作了甚麼虧心事一般。禁不住那方寸之間。突突的跳動。一剎時臉都改變了顏色。楊寅伯不知道張思方甚麼原故如此。懼怕心中也怕出甚麼變故。拉了張思方一脚。便跨進大正亭口中安慰他道。你驚慌些甚麼。真說我們平白無故。不怕人家偵探。便是幹了甚麼不體面的事。既安心幹了也得安心。受法律上的裁判。驚慌些甚麼。張思方定了定神。笑道。你知道我的。我可是幹甚麼不體面的人。楊寅伯點頭道。不知那兩個東西。見了什麼鬼。據我想。他們一定是認錯了人。不知道將你。我當作那個。我們且吃了料理。再出來。他們若還是跟着我們走。等我去了。

雷子忽於此處
露而奇峰突出
斜插青雲

問問他們。看是爲着甚麼。張思方道：「你就去問問他們好麼？」小孩子楊寅伯道：「此刻去問他們做甚麼，他們又沒有跟進來，我們上樓去罷。」你看招呼客人的下女，都在那裏忙着接客呢。文勢如春張思方舉眼看幾個穿紅着綠的下女，果然都揭着簾子，高叫請進。張思方走近簾子，見了櫃檯裏面坐的一個少女，嚇得倒退了幾步，不知那少女是誰。且俟下章再寫。

第二十章 薄倖青衫尤雲滯雨 美人黃土碎玉飛花

話說張思方見了櫃檯裏面坐的一個少女，嚇得倒退了幾步。楊寅伯連忙扶住道：「怎麼怎麼？」張思方搖頭道：「不要進去了。」楊寅伯驚道：「你看見了什麼？」張思方道：「節子坐在裏面。」楊寅伯笑道：「你看錯了，他如何得坐在這裏面？」張思方道：「一點不錯，難道還不認得嗎？」楊寅伯道：「就是他，也沒有甚麼要緊。」正好就此打聽他嫁後的經過，你同我上去，我自有的辦法。張思方終是趨趨不肯向前。楊寅伯拉了他上樓，張思方低着头不敢左右顧。楊寅伯曾在山口家見過節子，向櫃檯裏面一望，並沒有人上了樓，就有下女送蒲團過來。楊寅伯見樓上沒有別人，乃問下女道：「剛才坐在櫃檯裏面的女子是誰呢？」下女笑吟吟的答道：「先生問他嗎？他的模樣兒真好，我們這裏七八個下女也沒有一個比得他。上祇是脾氣不好，不肯和客人斟酒。」楊寅伯笑道：「我問你他叫甚麼名字？幾時來這裏的？」下女道：「我們都叫他菊子，才來了一個禮拜。」聽說是紹介所紹介到這裏來的。楊寅伯點頭道：「你去叫下面揀好吃的菜弄幾樣開兩瓶啤酒來。」下女答應着下去，先捧上着杯啤酒來。楊寅伯替張思方斟了一杯酒，自己拿着杯子叫下女斟了，慢慢的飲了一口，問下女道：「菊子既不肯和客人斟酒，在這裏幹甚麼？」下女道：「他會烹調，本

備者花之隱宜
傲霜笑雪耳奈
何肯沈前東風
馬盡假惺惺作
態者而筆下難
尖刻却不等於

怪麗尤爲留東
外史特色

文情婀娜寫節
子性似水寫節
楊花寫節中聽
明比湖中秋藕
約言其無心負
隨風扶微聞力
案怪探幽見鏡
作者心地如鏡
烟激微塵

天在咫尺隔者
天涯斷絲牽

是在廚房裏弄菜的楊寅伯道。現在正在廚房裏弄菜嗎？下女道。我剛才沒到廚房裏去。大約是在那裏弄菜。楊寅伯道。你下去看看。見了他。你就說樓上有個人要會他。有話說。下女躊躇道。他決不肯上樓來的。這幾日來。喝酒的客人也不知叫過了他多少次。昨日也是兩個中國人在這裏喝酒。說從前見過他。叫他上樓說句話。他肯上來。兩個中國人動了氣。後來逼得他哭了出來。終是不肯上樓。極力寫節子身分繁楊寅伯沉吟道。昨日兩個甚麼樣的中國人。下女道。兩個都是二十多歲。一個生得很清秀。一個穿了身新洋服。有神經病的。見了女人就跌了。閱者思之穿新楊寅伯以爲是外面跟來的兩人。聽下女這般說。心想不對。一個生得清秀。不錯。這一個精明強幹的樣子。現在外面怎的會見着女人。就跌了。且不必管他是誰。我且幹我事。乃對下女道。你不必管他。肯上樓不肯上樓。試去說說。看下女不敢違拗。下樓去了一會。跑上來道。我下去還沒開口。已在裏面房裏哭起來了。楊寅伯站起來道。我自己下去叫他。張思方一把拉住道。你叫他上來。教我置身何地。楊寅伯用手撫着張思方的肩膀道。你如何這樣跌。你祇坐着不要開口。我叫他上來。自有說法。說着分開。張思方的手教下女引着。走到櫃檯裏面。一間房內。節子見有人進房。拭了淚。低着頭想跑。楊寅伯低聲呼着節子的名字。行了個禮。節子望了一眼。止不住眼淚如連珠一般。落在席子上。滴滴有聲。答了一禮。倚着壁揩淚。楊寅伯見他往日的那種矜貴態度。依然尚在。祇是衣服尋常。朱顏憔悴。不覺心中代他委屈。從容說道。不圖今日得於此處。遇着小姐。張君現在樓上。特託我來請小姐上去坐坐。節子半嚮答道。我已知他來了。祇是見了面。彼此沒有好處。不見也罷了。請先生將他的住址留下。我有要說的話。寫信給他。便了他對於我。料是沒有甚麼話說的。楊寅伯道。既近在咫尺。

置儂爾附偏爲
節子描寫傷心
作者思怨處見

有話無話不言
意自遠滯留仙
所謂石不能言
最可人者殆謂
新乎

又點出張全是
紅樓寫賈村

第三十章 薄倖青衫尤雲滯雨 美人黄土碎玉飛花

八十八

尺有話何妨當面說。寫信必有許多說不盡的。他朝夕想念你。想對你說的話。必是不少。你決不可以爲我們有。擲揄你的心。我們都不是這種輕薄人。節子泣道。先生的話。我很感激。祇是我的事。不是一時間能說完的。我的事。不說明也無顏見張君的面。楊寅伯見節子這般說。不便強他所難。沉吟一會道。既是如此。你明日到我玉津館來。好麼。節子點頭道。好。楊寅伯恐張思方等得心焦。卽辭了節子上樓。見張思方伏在桌上下女坐在一旁。發怔。楊寅伯笑呼張思方道。你又在這裏發甚麼癡。教下女見了笑話。原來張思方想起節子往日的風流無端。落魄到這步田地。心中傷感。不可言。楊寅伯下樓去後。他便伏着桌上流淚。心中打算節子上樓。他也不抬頭去望。見楊寅伯一個人上來。便立起身道。我們去罷。菜也不必吃了。楊寅伯笑道。急怎的。我還有話說。一邊說一邊捺張思方坐自己。也就坐擊着杯。教下女斟酒。須臾搬了菜上來。楊寅伯勸張思方吃。張思方如芒刺在背。那裏吃得。下楊寅伯也不多勸自己。吃了個飽。給了賬。拉張思方下樓。張思方想開口。忽又咽住。祇一拉字便寫出張思方心的事。祇喝酒吃菜。張思方心中必以爲吃完後。自有明文。乃楊寅伯祇吃了個飽。便給帳要走。宜乎其不肯動身。而必用拉也。既拉則不能不下樓。既下樓。更何能忍而不問。所以想開口也。然張思方從來祇顧這話。當如何啓齒。頗費躊躇。所以忽又咽住。看他歷十六字。便將張思方的心事描摹畢現得請非小說能手乎。楊寅伯知道問節子的事。便說出來。說給你聽。二人走到外面。見堤上的遊人。仍是如出洞的。螞蟻一般。楊寅伯留心看那兩個中國人。已不知去向。了。楊寅伯笑道。他們多半是等得不耐煩。跑了。張思方祇低着頭走。不作理會。二憂愁一逸。楊寅伯仍牽着他的手。走。安慰他道。你不用焦急。節子約了明日到我家來。楊寅伯說到這裏。忽蹀脚道。壞了。張思方翻着眼睛。望了楊寅伯。楊寅伯道。你在這裏等我。忘了一件要緊的事。閱者其

懸說着匆匆的跑去了。張思方心中納悶。上文奇筆。突至此。其酸澀操着手在堤上踱來。踱去。不一刻。楊寅伯笑嘻嘻的走來道。

謝東山敲著棋
子却道兒在
棋破處正
其與敵使
寫到時忽
寫到濃來
星到筆之
人與卷又
拾下波復
出下文一
平一波復
之奇觀可
之奇觀可

終夕為君愁
到天明也
以理無話
便當無話
書中無話
勢如龍益
勢如龍益

好笑那兩個跟着我們走的人也進大正亭去了見我跑了轉去都有些難為情似的掉過臉上樓去了張恩方道你忘了甚麼事楊寅伯道方才匆卒之間祇約他明日到玉津館來並沒說給他地址偌大一個東京教他到那裏去找玉津館所以折回去告訴他張思方道為甚麼不寫給他口說一會兒又忘記了楊寅伯笑道放心那有這們善忘的人你明日早起就到我家來恐他來得早張思方道我來了他不更難為情嗎楊寅伯道不要緊我看他言詞爽利得很便是見了你也不過多消一副眼淚罷了張思方雖然點頭答應楊寅伯心中總覺見面不好說話二人各自無言一步步將長堤走盡遊人都漸就歸路遊興都好像因張思方心中不樂減了一般其實各人都鬧倦了穿紅戴綠的藝妓更以鬧得粉融香汗濕透春衫就是一把花傘也無力擎舉收了起來倒拖着一步一頓的走

文字餘波張思方都無心觀看跟着楊寅伯走到千住町坐電車回本鄉館楊寅伯自回玉津館去了張思方這一晚思量往事如夢如幻更想到去熱海時火車中的夢影

前後照顧絲毫不漏文心之細吾無間然矣不覺瞿然驚道凡事果真有前定嗎雖說夢由心造本無憑準但是那時我何曾有別的念頭不過覺得熱烘烘的一旦拆開難以為懷坐在車中不快活一半也因我自己的病太重何以就會造出那種夢來哩並且我在氣象萬千樓念的那首賣花聲後半闋不完全道着我後來的事那首詞又不是我作的不過因他應景得好無意中念了出來我至今尚不知道那詞是誰的如此看來凡事都有預兆不過粗心人都忽略過去

隱者亦都忽略過去張思方思量到這裏便預想明日見面時的情景遙想到天明想不出見面後的好景象來胡亂合了合眼即起身梳洗用了早點匆匆到玉津館楊寅伯住的是樓上近街一間六疊席子的房此時他已俯着欄干看來往的行人

恐節子到此竟莫被作

節子行動匪夷所思

楊柳枝芳菲節
可恨年年贈離
別一葉隨風忽
報秋縱使君來
豈堪折吾爲節
子語之

節子隱事不打
自招

白圭之玷尚可
磨也斯言之玷
不可磨也嗚呼

第三十章 滌伴青衫尤雲滯雨 美人黃土碎玉飛花

過者。見張思方來了，便打了個招呼。張思方上樓，也不進房，同倚着欄干，說話才談了幾句，祇見節子雲鬢不整，的坐着乘東洋車，逕投玉津館來了。楊寅伯悄悄向張思方道：「你見他眼睛腫得和桃子一般，沒有張思方不做聲，推楊寅伯迎上去，楊寅伯跑到樓口，見節子正和下水問楊先生。楊寅伯便高聲說：「請樓上來。」節子就在地下向楊寅伯鞠躬行了個禮，從容上樓。楊寅伯側着身子引道：「節子進房，一眼見了張思方，登時面色慘變，一步一步往後退。」宛然夢中之景楊寅伯連忙笑說道：「終久是要見面的，躲避怎麼？」節子才住了脚，楊寅伯讓他進房，節子低頭咬着嘴唇，思量了一會，忽然換了副面孔，已有決心似笑非笑的向楊寅伯道：「楊先生，我今日到這裏來，本極無禮，不過我所歷的坎坷，不向先生說出來，沒人知道，切不可疑我有想收覆水的心思。」楊寅伯道：「小姐且進房裏坐着，再說。」節子便進房向張思方行了個禮，從容坐下。兩個從容寫節子胸有成竹說道：「我實不料今日尙得見張先生，也能直接向張先生說說也好。明我心迹。」楊寅伯送了杯茶到節子面前，節子端起來，喝了一口，放下茶杯，剛待說，眼淚如雨一般下來，用手巾揩了，說道：「兩位先生知道，我何以有今日？我去年雖對張先生不住，祇是這半年來的艱苦也足報答張先生待我的恩了。張先生，你去年去熱海之後，我寫信給你，不是說我表兄藤本由山口縣來了嗎？那時我催你早回，就是妨他向我父母求婚。我父母久有意將我許給他，知道他一說必肯，後來他果背着，我向我父母說了他，便待我分外親切，時時尋着中國人的短處，對我說世界上惟有中國人最無天良，最靠不住。我父親也幫着說我，一時認不定，竟信了他的話，疑你不能作終身之靠。後來接我到他家，住了幾日，你寫信打電報來，我卻沒有接到。那日清早，我媽教車夫來接我，才知道你回了我媽，教我瞞着你，我所以對你撒

我不及舌戒之

我才天良發現
一語直揭節子
之向無天良
令人失笑

一向負心還說
良心上不肯負
人昧心之筆

我平生撒謊就是那一次。此等謊豈能多撒我歸家之後表兄急於要我過門我父親也是如此我媽惟恐你知道生出別的變故教我始終瞞着我那時的心思已待你不如從前以為你是個靠不住的一心祇想到表兄家去不過敷衍着你便你看不出破綻及到了表兄家聽說你為我急昏了人事不知的抬進了病院我才天良發現翻悔上了表兄的當恨表兄入骨表兄見我如此接我父母來勸我我恨極推我父母出去我父母怒我無禮誓不理我表兄見我父母不理便壓制我不許我悲哭我不依即拳腳交下我終不甘心到他家沒有一個月我便留了一封信在桌上逃了出來託人紹介到一個子爵家做了幾個月下女又被表兄訪着了教我回去我說情願立刻就死必不再回藤本家表兄又要我父母來說我也是一般的回絕我父親憤不過見子爵說不要用我我便辭了出來我媽苦勸我回家我想我生成命苦回家也無顏面仍託人紹介做下女一禮拜前才到大正亭不料尚能見你我是這般活着也沒有旁的希望不過表示我良心上終不肯負你今日既見了你說明了我便了了這樁心事以後的日月就容易過了張先生你還記得去年這時候在上野看櫻花的事麼我那時也不知怎的無原無故說出那些不吉祥的話來那曉得都應了今日的事於今回想起來便是做夢也沒有這般快法我今日想後日的事必也是如此人生有甚麼滋味我此刻除了剛才所說的這樁心事腦筋中已是一點渣滓沒有便是你的影子也漸漸忘了你說我還有甚麼貪戀節子說到這裏復喝了口茶張思方從節子進房至今眼淚沒有乾後來更如癡如呆的耳目都失了作用坐在那裏和泥塑木雕的一般楊寅伯雖素曠達聽到傷心之處也不禁鼻子一酸淚珠如離弦之箭奪眶而出聽節子說完了乃嘆道小姐這般用心連我都替張君感激我

你就是這樣走
嗎一語畢竟張
思方陷溺已深

如此下場

節子死了看官
記清
自第二十五章
至此爲一段以
張全遇張思方
及節子爲伏筆

想問小姐一句不願意的話不知小姐許我麼節子道先生有話祇管說楊寅伯道不知小姐與藤本家已履行過離婚的手續沒有節子微笑道先生的好意我已知道了這手續不是我應履行的所以不曾履行坐久了擾了先生話已說完了就此告辭說着就席上叩了個頭起身就走楊寅伯正待挽留張思方忽然跳了起來道你就是這樣走嗎無傷傷心節子回頭道不這樣走怎走覺悟說完掉轉身走下樓去了張思方掩面痛哭回房楊寅伯追下樓來送見他已上了車拿着條白手巾揩眼淚春蠶到死絲方盡吾爲之點然楊寅伯望着他走了上樓勸張思方不必悲痛勸了點多鐘才止了哭午飯也不吃懶懶的也懶得回本鄉館就在楊寅伯家歇了夜間將節子待他的好處一件一件的算給楊寅伯聽楊寅伯細想節子今日說的話竟是要尋死的意思虧你才知道祇是早知道也沒有法說越想越像恐怕說出來張思方更加着急便不提起次日早起楊寅伯下樓洗臉恰好送新聞的來了楊寅伯捲開看了看題目見三面記事內載着江戶川內之艷屍幾個頭號字登時嚇了一跳往下看上面雖沒有調查出姓名來祇是載出來的衣服年齡身段容貌都和節子一絲不錯並且是昨日午後三點多並發現出來的時間尤其吻合知道是節子無疑了心想這消息決不可使張思方知道好在他是喜看新聞的在不高興的時候尤不得不去拿新聞看他又沒多朋友並且知道他的事的人很少瞞了他免得又生出意外的事來楊寅伯定了主意便將新聞納在洗臉架底下洗了臉上樓心中也很爲節子傷感後來張思方無意遇了真野才知道節子死了子節

從真野口中出之亦從真野口中了之章法秩然

張思方從此求學之心灰個乾淨不久即辭官費回國去了再說張思方同楊寅伯去荒川的時候跟着走的那兩個人到底是誰呢肯留心的看官們大約已經知道那生得清俊的便是張全楊寅伯說

以張全下居方
正筆以爲實筆
別筆以爲實筆
正筆以爲實筆
爲筆以爲實筆
引條筆細密最

點出學校放樓
花假照應前此
張思方遇節子
筆是補筆非正

寫出洋服照應
羅福領錢做衣
服大搖大擺事
一髮全身不能
加減呂覽懸金
淘莫能易字哉

他精明強幹的便是胡莊張全自那日羅馱子在他家鬧了一回酷海風潮之後不幾日便因下女的事和朱繼霖鬧意見張全一個人搬了出來因嫌神田太遠便在目白一家中國人開的館子住下這館子叫新權館住的都是同文學校的學生祇是這一些學生有點特別的地方看官你道這一些學生是些甚麼人便前集第十六章書中張裕川對胡莊說的那四十多個豐沛子弟久仰一個個都是三十來歲的彭形大漢同文學校見他們都是官費便體恤他們在中國沒有讀過書到日本來無學校可進遂百計圖謀的想出一個法良意美的主意來專爲他們設一班名字就叫做甚麼特別陸軍班事如戲耶一般的也有教習也要上課不過是初等小學的功課罷了他們在中國整行列隊慣了的到日本也拆不開一窩蜂的聚在一個新權館內朝朝剝蒜夜夜吃葱張全因一時沒有地方住才搬到這館子裏來心中未嘗不知道不可與同居住了幾日恰逢着放櫻花假那些丘八先生都飲酒高會鬧得滿館子天翻地覆張全在家坐不住跑到神田來想順便尋了房子尋了一會沒有合意的便到胡莊家來此時羅福也來了正在那裏邀胡莊去看櫻花胡莊懶得去此時懶得去次日偏要去羅福見張全來了便吵着要張全同去張全笑道我知道你是因爲穿了一套新洋服想賣弄賣弄羅福默氣留學生窮氣俱流露上然羅福賴有此一張全來了便吵着要張全同去張全笑道我知道你是因爲穿了一套新洋服想賣弄賣弄羅福默氣留學生窮氣俱流露上然羅福賴有此一羅福見道着他的心病那灰黑面皮之內忽然泛出紅潮來張全知道他有些難爲情輕薄人亦間有寧之下女注意羅福見道着他的心病那灰黑面皮之內忽然泛出紅潮來張全知道他有些難爲情輕薄人亦間有寧之下女注意便對胡莊道小姜他們都出去了嗎胡庄道老劉被黃文漢此君久邀往飛鳥山去了老張吃了早飯便出理情入便對胡莊道小姜他們都出去了嗎胡庄道老劉被黃文漢此君久邀往飛鳥山去了老張吃了早飯便出去不知往甚麼地方小姜昨晚沒回家此刻睡了妙妙張全之間以小姜提頭胡莊之答以小姜殿後互換有法作者於此等不要緊處絕不放鬆○昨晚沒回家此刻睡了尤耐人尋味張全笑了祇瞞得一笑過羅福羅福拖住張全的手道不要開談了去看櫻花是正經張全道我來神田本沒有甚麼事便去看櫻

張全進門遇節
子至此點出近
典前章照應遠
與第二十五章
為情節並折生
勢如蛇龍

花也。使得。祇是。你。說。到。那。去。看。好。呢。羅。福。道。聽。說。荒。川。堤。很。熱。鬧。我。們。就。到。荒。川。去。罷。張。全。點。頭。道。你。帶。了。錢。沒。有。羅。福。道。去。荒。川。要。多。少。錢。你。不。要。瞎。敲。我。的。竹。槓。張。全。笑。道。巴。巴。的。跑。到。荒。川。去。難。道。連。料。理。都。不。吃。一。頓。荒。川。每。逢。櫻。花。開。的。時。候。有。的。是。酒。菜。飯。館。走。餓。了。不。進。去。吃。帶。便。當。即。飯。盒。去。不。成。羅。福。道。吃。飯。的。錢。自。然。有。不。過。想。鬧。鬧。就。使。不。得。張。全。笑。道。你。拿。出。錢。來。給。我。看。看。我。才。肯。去。我。是。一。塊。錢。也。沒。有。羅。福。道。你。也。是。七。十。塊。錢。怎。麼。使。得。這。們。快。我。是。做。了。洋。服。交。了。一。個。月。的。房。飯。錢。尚。餘。了。十。來。塊。張。全。道。我。的。錢。自。有。我。的。用。法。難。道。裝。窮。嗎。你。捨。不。得。錢。不。去。看。也。罷。了。羅。福。忙。道。去。去。於。是。二。人。遂。由。兩。國。橋。乘。小。火。輪。到。荒。川。隨。人。脚。跟。四。處。遊。觀。了。一。會。吾嘆世之不隨人脚跟者少也揚寅伯張愚方至荒川已著隨人俯仰四字於此又曰隨人脚跟謹識作者苦心哉○觀花者不擡頭謂無向上之心也忽。見。高。高。的。懸。着。一。面。布。幌。大。書。大。正。亭。御。料。理。幾。個。子。張。全。即。拉。着。羅。福。進。去。進。門。使。見。了。節。子。張。全。不。覺。怔。了。一。怔。停。了。步。目。不。轉。睛。的。望。着。他。進。去。了。才。同。羅。福。上。樓。下。女。上。來。張。全。便。問。節。子。的。來。歷。下。女。說。不。知。道。張。全。以。為。不。過。是。普。通。下。女。罷。了。教。下。女。叫。上。來。陪。酒。下。女。不。肯。去。叫。羅。福。見。這。下。女。容。貌。比。那。芳。子。強。了。幾。倍。心。中。也。不。希。望。節。子。那。樣。的。作者忍心這般寫吾甚非之一涎。着。臉。向。下。女。笑。用。那。可。解。不。可。解。的。日。本。話。和。下。女。調。情。張。全。一。把。將。羅。福。拖。開。對。下。女。道。你。為。甚。麼。不。去。叫。他。上。來。下。女。見。張。全。生。氣。似。的。不。敢。回。話。下。樓。和。節。子。如。此。這。般。說。了。節。子。忍。氣。道。你。祇。說。我。病。了。下。女。仍。上。樓。照。節。子。的。話。說。給。張。全。張。全。冷。笑。了。一。聲。道。要。拿。身。分。擺。架。子。不。必。到。這。荒。川。來。做。熱。鬧。生。意。不。上。來。罷。了。馱。子。我。們。到。別。家。去。吃。罷。羅。福。見。這。下。女。對。他。眉。來。眼。去。未必真眉來眼去在羅福眼中自覺得眉來眼去也不。肯。就。走。張。全。那。裏。動。了。甚。麼。真。氣。見。羅。福。不。肯。走。也。就。坐。下。點。了。幾。樣。菜。兩。不。相。下。的。狠。香。虎。咽。起。來。硬。吃。了。羅。福。二。元。八。角。張。全。回。到。胡。莊。家。將。事。

此處補足前章
文極細密而又
可作正筆尤極
雙管齊下一氣
呵成之妙

餘音袅袅不絕
如縷

情說給胡莊聽。胡莊罵張全道：「這東西真沒有天良，好罵得你記得在初音館的時候怎樣對我。說他一淪落了，你便如此蹂躪他嗎？他不上樓陪酒，正是他根基穩固的地方，你應格外憐憫他，才是你今晚不用回日白去。明日同我去看看他，可以幫助他的地方，盡力幫助他一點，也是一樁快事。」爲善最樂，勿忘張全道。愛情是隨時變遷，作者勸善苦心。張全道愛情是隨時變遷的東西，我初次遇他的時候，心中真把他當天人看待。第二次同馱子在四谷遇着，見他容顏憔悴，那愛他的心便淡了許多。到今日，我心中不過以爲他是下女中生得好的罷了。你明日要去看便同去一過，也使得。次日胡莊吃了早飯，果同張全去荒川拖船上，忽然遇了張思方。袁子才說得不錯，潘安衛价雖暗中摸索，也能認得張全一見，卽指給胡莊看，悄悄的說：「初次遇着的便是此人。」一篇洋洋大文，以張全起卽以張全結其起也。無形其結也，無跡筆力雄厚，所以整暇如此。胡莊點頭道：「想必是去會那女子的。我們且跟着他走。」二人逕跟到大正亭，見他們進去了，才躲在一邊等他們出來。之後便進去想打聽消息，不料楊寅伯復轉身進來，心虛的人容易露出馬脚，所以忙掉轉臉上樓，一絲不漏。此時節子正在傷心的時候，一個人伏在房裏哭得無可奈何。胡莊想在下女跟前引出節子的歷史來，奈下女也不清楚，祇索罷了，各自歸家，不知後事如何。且俟下章再寫。

第三十一章 詩等驢鳴侈談風雅 心期燕婉乃遇戚施

話說張全回到新權館，已七點多鐘，吃了晚飯，正想到外面去散步，剛走到門口，祇見一個四十來歲的人，穿着同文中學校的制服，四十來歲的人，穿中學校制服好看。望着他，點首。張全一看，認得是同館住的河南人，便也點首答意。那人趨近前道，看那旅客一覽表，知道是姓張小弟，久想過來奉看，因春假試驗忙碌，得所以沒得閒。昨日想過來

看他說出姓名如同登壇傀儡

如此這般便是學杜少陵有知將掩耳疾走

原來好看者在後杜陵高足弟子如是如是駕靈皮相李杜徒為浮一大白

領教先生又出去了。先生此刻還是要外出嗎。張全忙陪笑道：「失敬得很。我出外原沒有事，不過想去散散步，說着回身引那人到自己房內，讓了坐，問那人性名。那人道：「小弟姓王名貴，和是取那書上天下之事，和為貴的意思。小弟平日喜歡作詩，中國的詩就是杜甫作得好，所以又號學杜。張全忍住笑，恭維道：「久仰得很，改日再領教足下的佳作。」王貴和連忙起身道：「正要將拙作呈教，我此刻便去拿來。」請先生斧削斧削說着，已邁步翩翩的跑出去了。偏用這不倫的字來形容他妙，邁步翩翩下接一跑字令人絕倒。張全心想這人必是個詩瘋子，不然也沒這般熱心。且看他作的詩何如一會。王貴和捧着兩本寸來厚的書來了，雙手遞給張全道：「這兩本都是在日本作的，所以名東征紀詩。」名目奇特張全點點頭，讓他坐，翻開那東征紀詩一看，見上面寫着牛眼睛大的字，開宗明義第一章便是無題兩首道：

天賜良緣逢浴家，玉似肌膚貌似花。問余雖不通鶯語，口唱足蹈亦可嘉。
馨竹難書傾國貌，英雄夜夜不禁情。天下美人余不愛，佳人快快發慈心。

張全忍不住笑道：「足下的詩真有杜甫之氣，佩服極了。王貴和喜道：「特來領教不通的地方，誠恐不免請不必客氣。」斧削斧削罷，請看以下還有好一點兒的，沒有張全再去看下去，感懷一首道：

昨夜驅蚊二更天，身癢心焦極可憐。帳中若有同床妻，驅除何得用蚊煙。

張全祇得笑着說道：「了不得了，留在這裏慢慢領教罷。」王貴和道：「下面還有一首感懷，請先生看，是何如說着起身將詩奪過來。」緊字妙不失丘八身分翻過幾頁遞給張全，上面寫道：

昨夜寤寐臉朝東，夢見腰妹在懷中。醒來想想一嘗夢，氣得我涕泗滂沱。

獨鼓四邊聲
曰不通不通

骨梗在喉而出
哇之

贈大心細臉皮
厚亦褒亦貶文
字深入顯出

生人大欲飲食
男女學生功課
亦宜以飲食
女為重聖人復
起不易吾言只
可憎又有女子
專用車未免敗
人與趣者其
有禮防墮喪之
平痛不疾首為
不病之呻

張全實在不能再忍撲的一聲噴得一詩本的唾沫恐怕王貴和難為情忙斂住笑容掩飾道我昨晚受了風喉裏發癢時時會噴出來一邊說一邊用手巾揩那書上的唾沫隨即將書覆了推在一邊道足下於詩一道頗有研究可惜我不會足下來日本幾年了便有這們等語本詩稿王貴和道去年七月才來的因為學詩與我性情相近每日總得幾首幾個月積下來便不覺得多了張全不好拿甚麼話和他說祇談天氣王貴和見張全有倦意便起身告辭張全不敢挽留送到房門口問了他房間的番號說改日本看王貴和去了張全也不回房隨着脚走到第一民興館去會他的同鄉周正勳這周正勳也是同文學校的學生年紀二十三歲在同文學校成績很好祇是性情也和張全差不多最喜修飾遇着女人便如蒼蠅見血一絲也不肯放鬆與張全先後到日本他胆大心細更兼臉皮厚日本良好女子被他弄上了手的也不知有多少好嫖的人日本話多半說得好他仗着日本話的勢日本話亦有勢可仗耶在外面吊膀子無所不至他從前住在神田每早晨由水道橋坐高架線電車到目白上課那高架線的電車上午從七點鐘起至九點鐘止下午從三點鐘起至五點鐘止有一種女子專用車不許男子坐的日本的電車本來不分男女的為甚麼有女子專用車哩因為這條路上的女學堂太多上下課來往乘車的女學生常是攢三聚五的男學堂也不少從前沒有女子專用車的時候兩下混做一塊不是女學生失了汗巾便是男學生不見了墨水壺擠擁的時候有些輕薄的男學生便暗地裏摸摸這女學生的屁股捏捏那女學生的手腕時常會鬧得不是滿車的笑聲便是滿車的罵實在鬧得不成體統了才設這女子專用車然有許多女學生却另有一種心理情願和男學生做一塊兒坐好在那女子專用車有限願和男子坐的沒人

士爲知己死
女爲悅已容
性已容性
也惜也
學業不足
嗚呼可哀
也已

男貪女愛
左右逢源
是海上風
俗如何移
寫到實地
東京謂文
明實濁也
導社會於
惡濁

禁止。因是。雖有。女子。專用。車。而。周。正。勳。來。往。仍。得。有。女。學。生。同。載。一。日。遇。着。一。個。年。約。二。十。歲。的。女。學。生。生。得。面。如。秋。日。芙。蓉。身。如。春。風。楊。柳。挾。着。一。花。緞。書。包。在。飯。田。町。上。車。周。正。勳。見。了。便。結。實。釘。了。幾。眼。那。女。學。生。因。沒。有。坐。位。站。在。車。當。中。用。手。攀。住。皮。帶。周。正。勳。正。想。討。好。連。忙。起。身。讓。他。坐。那。女。學。生。用。眼。瞟。了。周。正。勳。兩。下。微。笑。點。頭。坐。了。周。正。勳。見。有。了。些。意。思。便。不。敢。怠。慢。使。出。全。副。精。神。不。住。的。用。眼。睛。去。瞟。那。女。學。生。煞。是。作。怪。也。不。住。的。用。眼。睛。瞟。周。正。勳。兩。個。人。在。電。車。上。眉。來。眼。去。湊。巧。周。正。勳。到。新。宿。換。車。那。女。學。生。也。換。車。各。人。心。中。都。以。爲。有。意。趕。着。弔。周。正。勳。等。車。的。時。候。便。走。過。去。向。那。女。學。生。脫。帽。行。禮。那。女。學。生。却。祇。微。微。點。頭。不。大。作。理。會。周。正。勳。輕。輕。問。他。在。那。學。堂。那。女。學。生。還。沒。答。白。車。已。到。了。大。家。爭。着。上。車。話。頭。便。打。斷。了。從。新。宿。到。目。白。祇。有。三。個。停。車。場。利。那。間。就。到。周。正。勳。心。想。這。一。帶。沒。有。甚。麼。女。學。堂。祇。有。一。個。女。子。大。學。在。高。田。豐。川。町。哦。是。了。他。從。飯。田。町。上。車。若。走。早。稻。田。那。邊。去。比。這。邊。還。得。多。走。路。我。拚。着。犧。牲。幾。點。鐘。的。課。不。怕。不。將。他。吊。上。他。那。眉。梢。眼。角。具。見。風。情。年。紀。又。是。二。十。來。歲。了。豈。有。個。不。上。吊。之。理。並。且。看。他。的。舉。動。不。像。個。小。家。子。下。手。尤。其。容。易。且。慢。周。正。勳。這。理。想。怎。麼。講。難。道。大。家。女。子。比。小。家。女。子。喜。吊。膀。子。些。嗎。這。却。有。個。很。大。的。道。理。在。內。大。凡。小。家。女。子。多。緣。窮。苦。勞。其。心。形。人。慾。因。之。淡。薄。即。有。些。不。成。人。的。女。兒。知。道。在。偷。人。養。漢。中。求。快。樂。他。住。的。小。門。小。戶。出。入。自。便。來。往。的。男。子。不。待。說。是。下。等。人。居。多。下。等。人。遇。着。下。等。人。有。甚。麼。規。矩。祇。三。言。兩。語。就。成。了。功。家。中。又。不。十。分。管。束。這。方。便。之。門。一。開。女。人。偷。男。人。倒。底。比。較。的。容。易。真。是。取。之。左。右。逢。其。源。何。必。在。外。面。旁。求。俊。又。真。知。道。好。色。的。能。有。幾。個。所。以。吊。小。家。女。子。容。易。而。實。不。容。易。大。家。女。子。和。小。家。女。子。一。般。的。人。慾。或。且。更。甚。家。中。多。一。層。束。

上課行有餘力
則以弔勝吾當
恕其小過而以
弔勝之餘善爲
不課之時問吾
不能恕其大嘗
矣

草本無聲風悅
之鳴女學生本

縛自己存一層身分來往的人又多是顧面子的那慾火有日長無日消若有個身分略相當的人去引動他真如乾柴就烈火那得不燃所以弔大家女子不容易而實容易周正勤這種理想也是由經驗得來作者自道他既主意打定下車便緊跟着那女學生走那曉得才走出車站祇見一乘東洋車停在那裏那女學生走到車旁回頭看了看周正勤從容上車車夫拉着就走周正勤慌了提起脚就追幸轉彎是上阪的路車行得慢周正勤恐怕到了平地不追上趕緊幾步竄上阪祇一條大路知道是必走的頭也不同向前追趕差不多跑到高田老松町那車才慢慢趕上上周正勤恐怕車中人不知道他的熱心車近了身故意高聲咳嗽那女學生果然從車棚上琉璃孔內向外張望車行迅速轉瞬已捨了先幸路不曲折東洋車不容易逃形看到了女子大學門口停了車那女學生下來站在地下和車夫說話周正勤趕過去聽已說完了祇聽得十二時三個字周正勤見已進去了車夫也拖着車轉回原路空洞洞一個大學門口幾樹垂楊無可留戀心想他對車夫說十二時必是教車夫十二時來接我且趕回去上幾點鐘課十二點鐘在車站上等定等個着連忙趕回學堂幸好祇逾了幾分鐘不功課所以十二點鐘未到便收拾書包跑到火車站坐着等十二點半鐘果然來了周正勤暗自得意思想不差成績甚好眞算是膽大心細眞是且慢得意那女學生進了車站周正勤起身迎着行禮那女學生掉過臉去周正勤見左右沒人自言自語道女學生掉過臉去勢眞冤屈死人腿也跑酸了課也就擱了眼也望穿了祇落得個掉頭不理我與朱繼雲的跟着背後法面周正勤不覺吃力早知道這般不討好我也不讓坐位了那女學生聽了這可憐的聲調不禁回過臉兒來噴道誰教你跟着跑我又沒要求你讓位周正勤的意思正要逼出他這句話來周正勤忙陪笑道我因爲愛你所以讓你坐怎麼待你要求哩我既

無言因周正動之語而言其言也強故無下文

心中既怕不安當是俗語所謂拿不穩拿不穩而爲之成否靠不住故終於無成鋪叙周密之至

劇中正角就此下台正筆亦就此寫餘設其餘則

第三十一章 詩等驢鳴侈談風雅 心期燕婉乃遇戚施

愛你你難道一點兒不愛我嗎。真可謂臉皮厚那女學生又掉過臉去周正動無奈。黔驢之技已窮祇得打算破工夫跟他幾日

一時車到了同上了電車周正動挨近那女學生坐着那女學生並不避讓周正動利用着電車走的聲音掩住了隔坐人的耳鼓低聲問道你家不是在牛込嗎周正動這話本是無意說出來的恰好說中了那女學生以爲

知道自己的住處必是見過面的人便換了副笑臉點點頭。故意縱開之筆周正動見他點頭遂接着問道同去你家裏坐坐使得麼那女學生打量了周正動一會似笑非笑的鼻孔裏哼了一聲。嗤其不類也周正動不知就裏車停了不能再說跟着在飯町町下車心中却也有些怕不妥當祇是仗着自己平日機警縱出了事不怕沒有解脫方法

仍大着膽跟了走遠走迴神樂坂到了表町周正動曾在這一帶住過知道大戶人家甚多心想這女子上課有東洋車接送必是個貴家小姐要是吊上了不特不用使錢說不定還有好處心中一高興利令智昏的膽更大

了走過去牽女子的衣道你家裏若不能去你就送了書包再出來我在門外等你那女學生見周正動動手嚇了一跳登時將袖子一拂故意笑道你等麼很好你可不要走了說着幾步跨進了一所有鐵欄干的門一直進

去了周正動知道這一次走了眼色這勝子是吊不成功的垂頭喪氣的站在那門口想使個甚方法報復他偶然抬頭一看祇見門口掛着個尺來長的磁牌子上書着子爵鳥居正一不覺吃了一驚暗道不好我吊的方法

錯了這種人家的女兒豈是這般可以到手的嗎快走出了別的亂子才真是作三十年老女孩兒倒糊周正動

正待要走鐵欄干裏面忽然跳出兩個男子來逸住周正動的書包叱道你站在這門口做甚麼周正動雖則心

虛到底膽力不弱見已被人拖住祇得翻過臉來也叱道你管我做甚麼你這門口又沒貼禁止行人的字樣爲

虛到底膽力不弱見已被人拖住祇得翻過臉來也叱道你管我做甚麼你這門口又沒貼禁止行人的字樣爲

虛到底膽力不弱見已被人拖住祇得翻過臉來也叱道你管我做甚麼你這門口又沒貼禁止行人的字樣爲

虛到底膽力不弱見已被人拖住祇得翻過臉來也叱道你管我做甚麼你這門口又沒貼禁止行人的字樣爲

虛到底膽力不弱見已被人拖住祇得翻過臉來也叱道你管我做甚麼你這門口又沒貼禁止行人的字樣爲

虛到底膽力不弱見已被人拖住祇得翻過臉來也叱道你管我做甚麼你這門口又沒貼禁止行人的字樣爲

虛到底膽力不弱見已被人拖住祇得翻過臉來也叱道你管我做甚麼你這門口又沒貼禁止行人的字樣爲

惡聲至必反之
日本有罵中國
人的專門名詞
中國何無專門
罵日本人名詞

看他鄭重寫此
事與留學界有
關係者精敏神
下筆映力可見
作者用意所在

甚麼不許我在這裏兩個男子道這門口不是通行的路逕你在這裏做甚麼周正勳道不是通行的路逕我爲甚麼走到這裏來哩反問他我祇問你我在這裏於法律上違反了甚麼你說說不出我們回到警察署去看你爲甚麼無故侵犯人家自由說着鬆了手中的書捧着袖子做出要拖他們到警察署去的樣勢這兩人是子爵家的用人有甚麼見識見周正勳一硬早就軟了日本又不像中國可以借勢欺人而警察對於學生尤其優待這兩人恐怕事情弄壞了壞了家主的名譽接了書包倒沒了主意周正勳口中雖說得硬其實何嘗肯鬧到警察署去乘勝罵了幾句拾過書包挺着胸膛大踏步走回原路走了幾丈遠才聽得兩人各念一聲罵中國人的專門名詞(チャンゴロ)(日語字典無此字其義不可知惟用之罵中國人)周正勳祇作沒聽見第二日上課有意等這女學生並未等着過了幾日同文學校不知因甚麼事校長某子爵出來演說演完了下壇的時候忽然說道鄙人還有句話是專對於中國學生說的然不是對一般中國學生說是對一個人說這個人是誰哩鄙人也不知道諸君聽了我這句話必然好笑說我人都不知道有甚麼話說其實不然鄙人要說的話是關於這個人道德的事與本學校絲毫沒有關係與本學校既沒有關係於鄙人是不待說不生關係的了然則鄙人何必說哩祇因爲與中國留學界有關係鄙人既待中國政府施教育吾國人糾正錯誤之責是不能不負的鄙人昨日接了一封信信面上由鳥居子爵家來的信中寫的事鄙人爲這人名譽起見也不當衆宣布這人的名字信中也沒有寫鄙人也不必查問祇是這人聽了鄙人這話自己幹的事自己是知道的以後將此等行爲改了罷這不是留學生應幹的事校長才說完滿座的人都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周正勳聽了怒不可遏不

校長演詞淋漓
痛快語語有核
針針見血此作
者信他人酒杯
鏡自家愧備

此校事已無可再
生放者將病
陡起足香亦不
之難於用兵
然雖是神地
者必置於唯
用筆而神唯
無可再生斯
瀾而生波則
成妙手在藝
巧奪機工不
飛龍在天不可
經則化用可化

周正勳行徑
實所厚

第三十一章 詩等驢鳴修談風雅 心期燕婉乃遇戚施

二〇二一

假。思。索。的。立。起。身。來。道。請。問。校。長。來。信。沒。有。寫。出。姓。名。校。長。知。道。這。人。姓。名。不。知。道。校。長。見。周。正。勳。怒。容。滿。面。的。
立。起。身。來。打。量。了。幾。眼。答。道。鄙。人。並。無。知。道。這。人。姓。名。之。必。要。你。爲。甚。麼。起。身。質。問。周。正。勳。道。校。長。固。無。知。道。之。
必。要。同。校。的。留。學。生。却。有。知。道。的。必。要。一。個。人。破。壞。了。大。衆。的。名。譽。恐。怕。不。好。校。長。道。這。人。的。姓。名。你。知。道。嗎。你。
就。說。了。出。來。使。大。家。知。道。也。好。周。正。勳。道。我。知。道。是。知。道。有。一。樁。事。但。不。知。與。信。中。說。的。相。合。不。相。合。且。等。我。說。
出。來。給。校。長。查。對。查。對。這。人。住。在。神。田。每。早。到。本。校。來。上。課。前。兩。日。在。電。車。上。遇。着。一。個。二。十。來。歲。的。女。學。生。兩。
下。都。眉。目。傳。情。後。來。那。女。學。生。約。這。人。到。他。家。去。這。人。同。走。到。牛。込。表。町。一。家。挂。子。爵。鳥。居。正。一。的。牌。子。門。首。那。
女。學。生。教。這。人。站。在。門。口。等。說。進。去。送。了。書。包。就。出。來。這。人。在。門。口。等。了。一。會。不。見。出。來。正。待。進。去。質。問。他。鐵。欄。
干。裏。面。忽。跳。出。兩。個。男。子。來。說。這。人。不。該。站。在。他。家。門。口。這。人。辨。了。幾。句。就。走。了。不。知。寫。信。的。是。不。是。這。般。一。回。
事。滿。座。的。學。生。聽。了。周。正。勳。的。話。都。撲。嗤。的。笑。起。來。校。長。大。不。快。樂。繃。着。眉。頭。問。道。這。人。又。是。誰。哩。周。正。勳。道。不。
對。不。必。說。了。對。呢。這。人。便。是。我。不愧瞻請。問。校。長。來。信。要。求。將。這。人。如。何。處。置。校。長。躊。躇。道。周。正。勳。你。不。是。將。近。
畢。業。了。嗎。你。平。日。的。成。績。很。好。勉。力。考。個。最。優。等。罷。以。後。不。要。在。外。面。這。樣。他。信。中。要。求。我。查。出。這。人。除。了。他。的。
學。籍。認。真。講。起。來。學。生。而。有。這。樣。行。爲。除。他。的。學。籍。也。不。爲。過。姑。念。你。是。本。校。的。優。良。學。生。恕。了。你。這。一。次。以。後。
改。過。就。是。周。正。勳。不。服。道。我。不。承。認。校。長。改。過。的。話。這。事。我。並。不。自。以。爲。過。校。長。既。認。定。有。這。種。行。爲。即。當。開。除。
學。籍。請。校。長。執。行。就。是。說。完。出。位。就。走。校。長。用。手。招。回。道。三。年。的。成。績。棄。之。可。惜。你。定。要。去。你。就。去。罷。周。正。勳。點。
點。頭。折。轉。身。走。出。來。坐。車。逕。到。表。町。質問校長時詢走。進。門。房。裏。抽。出。張。名。片。道。有。特。別。要。事。要。會。你。家。爺。爺。門。房。

日本人強權凌
弱知周正勳氣
憤方盛直不敢
惹

看了名片。望了周正勳。幾眼。說道：「請你將事由寫出來。」周正勳道：「你祇說有要事，便了。」門房不肯動身。周正勳大怒，收回片子，自己往裏面走。門房攔住道：「請你到客廳裏坐着。」我就去。回周正勳停了步，仍將名片遞給他。門房引周正勳到一間西洋式的客廳裏，坐着。自去通報去了。不一刻出來，說道：「剛到華族會館去了。」周正勳哼了聲道：「那麼會會你家小姐也，使得。」門房聽了，站在一旁發怔。周正勳揮手道：「你去。」你家小姐說：「同文學校一個中國學生來會他。」門房不知就裏，祇得進去。如言通報。此時子爵並沒有出去，祇因存着身分不肯輕見百姓。並不問事由。今見門房回出，要見小姐，這不倫不類的話來。又說是同文學校的中國學生，知道是那話兒來了。實在吃了一嚇。雖會料定那信必發生了效力，實不料他敢公然上門請見。一時那有回答的主意。旁邊一個姓林木的清客說道：「且等我出去看他怎麼說法。」他若說得無禮，將他推出門去。就是子爵忙搖手道：「這事不可魯莽。」隨他說：「甚麼你祇將他敷衍出去就罷了。」於今的留學生因為中國革了命，氣象變了些兒。他們的氣餒盛得很。鬧警察署的事，倒見過幾次呢。仔細想來，這事我本來也太過了。殊不知並不是你的力量你出去不可委屈他。林木答應了，整衣服大搖大擺的到客廳裏來。周正勳起身問了姓名。林木問道：「烏居家裏與足下素無往來，不知今日有甚麼貴幹？」周正勳道：「你家爵爺小姐都不在家裏嗎？」我今日並不是拜訪，因有樁事關係爵爺與小姐的名譽，所以來找他們說話。他們既不在家裏，我明日再來罷。說完，提起帽子就走。林木連忙阻住道：「有事不妨對我說代足下轉達。」就是周正勳仍轉身就坐道。見風便轉的是可人既這樣，便請你代我說了罷。你家小姐親自來這裏，你家爵爺爲甚麼寫信教同文學校開除我的學籍。我在同文學校祇差幾個月就要畢業了。這中學文憑是我將來求

地。下。報。復。根。蒂。
基。礎。穩。固。之。極。
而。文。章。波。瀾。發。電。
語。尤。極。風。發。雲。湧。
聽。令。人。目。擊。心。驚。
馬。能。及。追。

學。考。高。等。進。大。學。的。基。本。他。無。緣。無。故。將。我。的。學。籍。除。了。使。我。將。來。一。生。不。能。達。求。學。的。目。的。恐。怕。不。能。如。此。罷。
休。他。回。了。你。和。他。說。我。立。刻。提。起。訴。訟。請。他。小。姐。出。庭。對。質。我。還。有。他。約。我。來。的。確。實。證。據。如。訴。訟。結。果。我。負。了。
情。願。一。生。廢。學。我。也。沒。有。別。的。話。說。林。木。聽。了。周。正。勳。的。話。疑。心。小。姐。說。的。話。不。實。在。或。者。與。這。人。有。甚。麼。勾。染。
因。事。情。翻。了。臉。故。意。約。了。來。給。苦。他。吃。小。姐。平。日。的。行。爲。並。不。十。分。正。當。這。人。又。生。得。不。錯。他。爲。甚。麼。忽。然。這。般。
決。絕。起。來。這。事。倒。不。可。大。意。鬧。出。來。關。係。太。大。便。對。周。正。勳。笑。道。我。家。主。人。回。了。替。先。生。改口得快是說。知。就。是。但。
是。這。事。祇。怕。是。校。長。先。生。誤。會。了。我。家。主。人。寫。信。的。時。候。我。也。在。旁。邊。見。着。信。中。並。沒。有。開。除。學。籍。的。要。求。不。過。
說。有。個。貴。學。堂。中。國。學。生。於。路。上。對。小。姐。無。禮。就。是。了。既。是。校。長。先。生。誤。會。將。先。生。的。名。籍。除。了。我。家。主。人。知。道。
也。必。心。裏。不。安。先。生。且。坐。坐。我。進。去。看。主。人。回。了。沒。有。說。着。起。身。進。去。了。一。會。兒。跑。出。來。笑。道。剛。從。華。族。會。館。赴。
宴。回。來。已。吃。得。爛。醉。竟。不。能。出。來。陪。先。生。命。我。向。先。生。道。歉。我。已。將。先。生。的。話。一。字。不。遺。的。說。了。我。主。人。大。爲。不。
安。說。確。是。校。長。誤。會。了。當。立。刻。寫。信。去。要。求。將。先。生。的。學。籍。復。起。來。看他通體靈活請。先。生。將。住。址。留。下。復。了。籍。好。
寫。信。通。知。周。正。勳。心。想。也。算。占。上。風。了。便。說。道。我。來。無。非。爲。這。學。籍。祇。要。你。家。爺。爺。能。要。求。復。起。來。我。便。沒。有。話。
說。說。時。用。鉛。筆。寫。了。住。址。給。林。木。告。辭。回。家。不。到。三。日。林。木。果。然。寫。信。來。學。籍。已。復。了。周。正。勳。依。舊。進。同。文。上。課。
祇。是。心。中。總。丟。那。女。學。生。不。下。一。意。的。想。圖。報。復。他。每。日。上。下。課。都。留。心。在。電。車。上。探。望。半。個。月。一。回。都。沒。有。遇。
着。心。想。不。如。搬。到。目。白。停。車。場。旁。邊。住。着。總。有。遇。着。他。的。時。候。於。是。遂。定。了。民。興。館。一。間。房。子。搬。了。過。來。這。民。興。
館。也。是。中。國。人。開。的。差。不。多。是。同。文。學。校。的。寄。宿。舍。不。過。沒。有。寄。宿。舍。的。章。程。罷。了。周。正。勳。搬。來。才。幾。日。這。日。吃。